

目 录

- 林谦文选黄彦辑(1)
- 杜文秀的两件文稿宋文熙辑(20)
- 闻尘偶记文廷式(23)
- 让台记吴德功(56)
-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资料.....姚秀芝、卫香鹏辑(101)
-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外文资料.....薛衔天等译(122)
- 黑龙江上的流血悲剧(日)石光真清著
 金宇钟译 赵连泰校(146)
- 海沔腾瀋(选录)苏鹏(177)
- 风雨楼痛语秋宗章撰(206)

林 谦 文 选

黄 彦 辑

编者按：林谦，字德光，号若谷，广东省香山县大车乡人，道光年间举人。1843年居乡里，任“总催”，以他的亲身经历记述了清政府在香山横征暴敛的情形。鸦片战争后，广东一省承担对英赔款的大部分，包括关税、地丁、商欠等，约占赔款总额的百分之七十。按清朝中央政府规定，1843年12月应交银210万两，1844年7月应交银350万两，均从广东各库中提取。于是各级官吏、差役，乘机巧立名目，鱼肉百姓，借征课地丁之机大刮民财，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林谦的记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广东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

正文部分，除〈呈香山知县陆孙鼎文〉（标题为辑者所加）选自光绪重修〈香山县志〉外，其余各篇均从清末郑勉刚所辑〈乡贤林若谷先生零稿〉（原抄本）中选录。另附录三篇摘自光绪重修〈香山县志〉，其中〈曾望颜致陆孙鼎书〉标题为辑者所加，可作为林谦记述的补充。收录各篇均由辑者分段标点，并加简注。

里长札记序

里长十年一届，余生阅六届矣。幼而嬉，长而游学，乡里事鲜所究心。戊戌^①，咨催赴直^②，以侍养得请家居。今岁癸卯^③，余族

① 道光十八年(1838年)。

② 直隶省。

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值年，漫以为照前届办耳；而图差乃索二百金，视前加倍。因周咨博考，经八阅月，始尽悉其情。随耳所闻，目所见，心所触，缀辑成文。故语有详略，情或异同，要以九月以后所著为合。每欲逸其前数篇，又念以桑梓至近，而民生之困，弊积之深，良法美意之迁变失实，尚且懵然如此，则所谓“吾斯之未能信”，岂必在远者大者哉！姑存之以志吾过焉。十月望前五日若谷自识。

里长图差源流迁变考略

征输一项，查《大清律例》，十里〔甲〕轮当里长，催办钱粮；又钦定《户部则例》，每户应征银米限单，发给甲内首名。是粮务只责成甲首即本户殷丁，而以里长督之里长本称“督催”，并不假手差役，惟里甲怠误及花户顽欠，然后差追比追而已。

国初，有派民壮坐催各图者，谓之“图差”。其时民壮、图差未分为二，亦不过坐地催趲里长、甲首，未尝手执十甲粮单，遍各花户而催之，如今日之“走图”也。然以其增设非例，扰害百姓，已有请行革汰者。

今我邑图差，本是民壮雇来帮办散役，却假借里长事例，用民壮保举。而例应发给各甲之限单，皆其总握，名为图差，实是里长矣。又以例应十甲轮当里长，遂换一“总催”名目，向值年该户饬议举充。民间不察，亦虚沿旧例，倩图差包揽，银两恣其所索。而图差既揽充里长，又似于民壮别为一途，复以保举图差之民壮为“督催”，串同作弊。于是行于民者有里长“总催”，又有甲长“协催”；而官之粮差有图差“协催”，又有民壮“督催”；冬月更有“找差”、“签差”之遣，且益以门丁亲随，谓之“紧催”。遂不胜其扰。而惟正之供，半耗于供亿，中饱于胥役矣！

[里长催粮，古例相沿。康熙时，以其扰害百姓，廷议革除，而督催专责之各甲户首见《福惠全书》。直省州县奉行，参差不一。陆稼书晚其先生知灵寿，朱可亭晚先生抚两浙，皆革去里长，其最著者也。]

金花票

图差索银于值年之户，每以官亦有派吓人，虽老成亦为所惑。查图差预年就粮房指买图票，又从民壮贴定头役。至来春开篆，红示征粮，粮房送票，某图着某差催粮，图差某以民壮某督催，其票谓之“金花票”。有规银四百员，为开印利肆，谓之“金花银”。不过印等沾润而已，而图差遂指为官礼，且捏称谪里长银一百员，内署拆去三成，以慑吓愚民。袁方伯一相云：“任衙役催输，钱粮从此不完，官声从此大玷。”信矣！□印之所沾者四百员耳，而粮房借是以讹于图差者四五千员，图差借是以讹于值年者且至万员。居官者于陋例丝毫之入，可无慎哉！

粮总催议

盖闻兴利莫如除害，抚字即在催科。至其事为邻县所无，而吾邑独有，下累民生，上亏国课，则征粮之总催是也。粮之有总催者，凡闾图之十甲，每年轮一甲值其图内粮务，十年而周。首岁，官飭旧催举报值年之甲，承充总催。而民间相沿，谓之“当大役”，亦曰“当里长”，所输之银曰“帮役”。盖尝求其故矣。夫粮出于田，无田则无粮；役出于丁，成丁则有役，二者固殊焉。国初徭役，尚沿明旧。里有十甲，各推其丁粮多者为甲长。岁役，于

十甲长中轮一人为里长，重其一里之事，凡十年一周，曰“排年”。是时富户苦累不堪，则有将田产诡寄他户以避徭役者；又有预先鬻产以居于次富者，皆由十甲丁银责成里长科敛输纳故也。洎乾隆四年，以康熙五十年所定丁额匀摊入田亩中征输，别无丁役银两，贫民富室共沐鸿慈，此邻县之所以并蠲，吾邑则已蠲而独存其名欤！夫丁与粮相因也，征粮与征役相兼也，则以征役之里长转为征粮之总催，岂足异哉！而今则民重困矣。留一总催之名，以税则上薄取而下厚取矣，以丁则上无取而下有取矣！数百顷之户，所敛以与图差者，每亩银数厘或满分犹为言也。二三十顷者，亩满钱；十顷以下，钱有加，丁或出银助之。一二顷者，亩须二三钱，丁如之。即至丁粮几绝之户，亦必筹办三四十金，乃免其扰。以故短尝缺祭，卖男鬻女，每值输年，辄为大戚。夫总催之所催者粮也，赤贫之丁追呼宜不及矣。兹则以户为主，每十年而一轮，故无税而有丁者犹不免焉。斯上可验此例之防自当役，而今日之苦累其在富户犹少，而贫户白丁之受困为不堪也。

且夫州县之所重者，粮务也。百姓踊跃输将，官之利而非图差所利也。为图差者，每岁故为延宕，以收取陋规，积压以至当总催之年，度其力必不能顿清积欠，甲内人亦无敢当总催之责，因得肆其婪索而无如之何。迨饱其所欲，则旧欠新征，俱置不问。至于明岁，总催又在别甲，而此甲之新粮又成旧欠，欠愈多则索愈重。如权子母者，本不能归，而取子反得以私收其厚息也。至于并无积欠之户，又以九甲有欠同催同比难之，遂亦俛首而听其诈讹。十顷之户，正供可得而稽也，辄讹至一二百金。一顷之户，正供更无几也，且讹至七八十金。以多年纳粮之项，悉输现年之图差，小民惟知吏役之可畏，既竭其仰事俯畜者，又拮据称贷以奉之，安能复有赢馀源源上纳也。立一总催之名，本期有裨粮务，乃不独毫无裨益，且

大有亏害，亦徒令图差多一重讹索于百姓而已矣！

然便果有总催之人，以追随奔走于图差之前后，无总催是无乡导也，欲裁去之犹待商也。实则予之以钱，图差即总催耳。所举总催，催一户各爪之图差钱耳。间有具稟承充之户，给予印票，无论真名诡名，亦息在家已耳。香邑计四十四图，每岁应有四十四总催。而数十年来未见有一总催亲履十甲之门者。要皆各甲自与其户爪相为筹办，而图差督之而已。夫谓之图差，即总一图十甲而催之者也。故十甲花户旧欠新征之数，俱给于图差，餘不及焉。乃于十甲中另设总催，十甲殷丁为协催，而图差之督一图者又谓之协催，名亦颇【繁】矣！且今之总催，禁以白丁冒充，亦犹昔之甲长，必丁粮多者为之也。然曩时所立之户，今或薄税仅数亩矣，又或白丁仅数人矣。就中择人以任一图粮务，必不得力。即使通行典例，亦宜权变于其间。故莫若除十甲轮值总催之虚名，使各甲自催其一户各爪之粮。而以总催十甲责之图差，则民得以畀图差者纳正供。其力既舒，而积欠之户亦可次第清完，不至重有所困。将见举一邑之大弊而剔去之，民气乐而颂声作，其急公奉上之谊，必有感发于不自知者。然则伤举总催之粟，毋亦可以已而不已者欤？

且同是香山粮务也，而客图则无总催矣。客图者，番^①图一，新^②图二，顺^③图五。此八图者，皆以邻县人输税吾香，岂其风独淳，知大义，不须总催之设欤？是征粮之总催，不惟邻县无之，即邻县享吾邑之田者亦无之也。其受此累者，惟吾邑土著之民而已矣。

实无总催之人而徒存总催之名，又严之以按卯查比，小民畏而

① 番禺。

② 新会。

③ 顺德。

输之金，图差婪而索其贿，情也，亦势也。故事相沿，成为利藪。近日粮房，将合邑之赋户分十六股，不问何人，皆得指图买票以充图差，而求偿于总催之户。其九户之有旧欠者，又得勒索以为赢息，谓之“票骨银”。百姓之脂膏有尽，蠹役之谿壑难盈。乃者年有加，届有添，其所需索尤有骇人听闻者，民愈穷而欠愈积。粮务之弊，殆无纪极。用竭愚者千虑，比项成编，冀或有能行之者。

〔此论事之文也，层折清挑剔醒，其体固应如是。——自注。〕

里长总催十甲，图差亦是总催十甲，故此议谓有图差而饬举总催之票可撤也。然此特据时弊云然，考《大清律例》、《户部则例》，催征只是责成里甲，盖其人皆由民间公举，以其乡人而催乡户，可无滋弊；而各管各甲，催趲易周。故虽里长，亦只督催各甲长，至完欠细数，则发给于甲长。是催输尤以甲长为重也。惟摘欠拘比，乃差之职耳。今吾邑图差，手持十甲新旧欠数，是以里长、甲长职事归并于差，而讹索之弊日以益甚。则汰图差而复里长总催之旧，乃为合也。——九月上旬再记。

厥后联呈，仍请专用图差而撤饬举总催之票，缘照例十甲公举里长事久不行，人多以为烦难故也。——十二月下旬又记。〕

寄澡莲书

忆丁酉^①计偕，相与话别羊城旅次。暨余下第南旋，阁下赴皖，未接晤言。岁庚子^②，余馆前山，得由皖付回手书，疏懒竟缺裁答，心滋歉仄。比闻阁下自和州高迁六安，久不晤贤昆玉，未审确

① 道光十七年(1837年)。

② 道光二十年(1840年)。

信。惟尊慈康健，使阁下得尽力宣猷，实为欣抃。

余自戊戌咨取，以侍养得请家居，老母幸荷福庇，馀皆碌碌，无足述者。惟吾邑有“当里长”一事，今岁适轮到寒族值年，始知为一邑大累。辄具议一篇，示邑诸公，咸欲吁请裁汰。惟事关通邑，其势甚涣；又相沿已久，未知可以纠合得如愿否。阁下留心民瘼，况梓里休戚，事更相关，故别纸眷寄。此事若果得请，一邑之幸。否则，余始之，惟望第之成之矣。

州县职在亲民，欲亲一邑之民，必先亲一邑之贤士，然后民隐可得而周，壅蔽可得而决。为治之道，本末具举。若屑屑焉以缉一贼获一匪为务，此亭长职耳。闻阁不所至，讴歌载道，卓有政声，深幸此邦人得一贤父母。循良报最，足操左券，当望懋崇明德，勉图王事，以报国家者大吾宗，则余优游守拙，亦与有荣施矣！

[余既撰《粮总催议》，欲闻之邑侯，拜埠谓兹事胥役沾润甚大，若有浮言播惑莛听，则成牢不可拔之势矣。嗣卓如^①自闽回籍，乃详告之，因得与邑侯往复数四，腊月遂蒙报可。溧莲次年春有书达县，则已裁革矣。——甲辰^②二月记。]

罢里长帖与族众

里长一事，就同图之十甲挨次轮当，官谓之总催。其实总催十甲粮务即是图差为之，而殷丁各催其本甲，数十年来未尝有一总催偕图差沿催十甲也。特图差得饬举总催之票，即向该甲说一大注。其名为里长者，并本甲粮亦不用催，止就各甲丁科此项银交与图

① 曾望颜，字瞻孔，号卓如，香山县人，时任福建布政使。后官至署四川总督。

②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差，实图差之私人而已，非官饬举本意也。而里长亦须酬劳，皆在田丁摊出，黠者又从中染指，故每遇轮年，则旧欠新征，俱不若举里长□图差之紧要者。欠积累累，上亏国课，下累族人，诚非□□。

查图差之所以婪索者，皆因该甲粮欠顿难扫完，故必绝其欲壑而后无事。本族向亦相沿积习，故以七八顷粮税，每届加增，由二十而六七十，至于百员有奇。今岁，图差竟索至二百金，且抄示旧欠一单。余谓与其贿差，何如完欠。幸我族知义，清完旧粮，可无借口。而上忙已过，新征亦应上纳，乃徘徊观望，且数以议里长为言，何哉！

夫所谓议里长者，图差借□以取钱耳。议里长为官府催粮则必议，议里长为图差科钱则不必议；与之钱而无妨于粮务则犹可议，与之钱而民不纳、差不催、责比不应则不可议。又差奉票而来，讹索不遂然后迫议里长，尤不当徇差而议。且官之意，将使百姓虚循故事，逋粮以求包庇于图差乎；抑宽裕民力，源源上纳之为美乎？是则罢设里长而劝族人龟勉输将者，乃认真办事，善承官意者也。惟我族急公奉上，无烦吏役追呼，斯是好义子民而非顽抗之丁矣。

至于分属长老，族有欠粮者，宜谕之以义，悚之以法，若仍照旧抽捐，必不能责其拖延粮务。今我族已于六月联有依限完粮之约，自应照约办理，不须顺差之欲，违官之意，无益于上，为累于族，而汲汲然惟议里长之是务也。

[是年七月中余族尚未妥说里长银两，图差多方恐吓。论者皆谓里长原属令甲，且通邑相沿已久，须议人承服，彼乃无辞。余独议罢之。众疑其抗违也，因著此帖以解之。]

里长条说与两都

香邑各图户，每十年轮当现年一届。图差索银，由数十两至数百两不等，其银皆向田亩抽捐，又白丁科敛以足之，极其苦累。循行日久，几不知其所自来。所索之数，逐届增加，莫可如何！

尝诘其故，则以“帮役”为词。查此项名目，官谓之“粮总催”，城厢谓之“当大役”，粮房亦曰“当役”，乡间谓之“当里长”，所输之银曰“帮役”。然粮出于田，役出于丁，自乾隆四年将丁银摊入地亩，而力役之征统于粮税，役不用当，况大役乎。

或曰：此衙门饭食，若督抚两院之有役食也。今查国库年中所派，并非别有一樵夫役取给民间之项，止系雇人应卯代比，以为“板费”。各役见图差有此注大钱，因多设名目以取之。如皂班“签银”、“烧纸银”，则视图差所索之多寡，以为拆头。且图差系由民壮保举，从前图差只谢民壮银一二员，后来定做四等，天字号索谢四十员，地字号索谢二十四员，人字号索谢十四员，和字号索谢十员，谓之“馆例银”。又有四、六、八、十之名，亦以天地人和为等，而取其十员、八员、六员、四员，做神诞戏金，于是民壮所入亦不貲。此高光为头役时所设例也。眉注：高光为民壮头役，在道光三、四年间。至比卯所以催粮，乃雇人代比，而责民间输钱以为“板费”，统谓之“帮役”，可乎？

况图差雇人代比，年中约钱二三十千。而每户各有子爪，或银或钱，均有给与，谓之“行年使用”。如四一二列人字号，约钱二百余千；大一二列和字号，约钱二百千；则粮税之多，列天字、地字等票者，所入更厚。夫一票一图差，而岁入如许，既恐以愈见责，则分所入以雇人承代，亦所应尔，何得别有所索也！至门丁下乡催粮，轿马供应，图差又将欠粮各户爪摊派，更有何役可帮乎？夫行年之

钱，即图差之工食，虽早早完粮，亦无短少，则谓借当现年之项为图差工食，非也。

乃迂其说曰：官之饬举总催，以为徒〔图〕差引导也，须设有工食，方可雇人。然雇人工价，何须百数十千之多？且图差何用雇人？今番、顾客图，并无此累，则以不设总催也。乃图差于异县犹且熟识花户，岂本地图户要总催以为之导耶？计香邑四十四图，每年应有四十四总催。乃数十年来，岂并无一总催随图差催粮，只是殷丁催本甲业户，图差催十甲殷丁，与客图一样，毫无误公。缘图差便是十甲总催，其图差既经民壮保举，自要拣熟识花户者充其选。故值年之户，虽议有里长做总催，亦只息偃在家，毫无催粮之责，则借口于总催工食以索银者，亦非也。

然则图差之索银，本无其名，实以用银买票，而求偿于值年之户耳。夫房之卖票，非德也。今粮胥乃计其图份肥瘠，差议价钱，不问何人皆得指图买票以充图差。冬间先交过银，至来春图差得票，遂因以为利。买于房既贵，则索于民亦多；索于民愈多，则买于房益贵。其所以逐届加增，大为民累，总由于此。且此不独累民，并害粮务。查各户当现年时，中户每亩科银一二钱，下户每亩科至一员或一两不等，且人丁又要帮银，如此拮据以奉差，势不能不拖延粮务。至于图差得贿，则此户新征旧欠多所宽假，而做威势于别户欠丁。迨至明岁轮到别户值年，而此户新征已成旧欠，图差又得做威势以讹之。积欠累累，追比不应，又职此之由也。

夫图差如此婪索，而民每恪谨与之者，亦有故。缘图差于值年之户，知其每有积欠，则索之，欠愈多者索愈重。该户亦不完积欠，求当于差，则颺勉应之。是图差借总催之名以索贿，而户丁又借里长之名以行贿也。夫一户之中，总有早清粮务者，今以顽丁欠粮，而族绅乡耆乃令凡享田者均出以贿差，甚至白丁亦受波累，不平孰

甚于此！且既责以出钱贿差，则不欠者有时而欠，亦无辞以责之矣。以贿差之银完欠，则欠可渐清；以完欠之银贿差，则欠且愈积，其得失不较然哉！

或谓吾不贿差，而困差逼吾承服，以同比同催来难，将如之何？是说也，又困差所以吓无积欠之户者也。不思困差方用银买票以求利，乃白地厕一里长其间，稍闪懒不得，要讹钱不得，实种种不便于困差。使果有认真去做总催者，困差方谢去之不遑矣！数十年来竟无一总催随困差催粮，亦为此也。且既云同催，则十甲之行年工食宜均分矣；既云同比，则彼可代，此亦可代矣。是议人承服，亦不足相难，况正不必议乎！查例举总催之票，原令旧催协同值年之户会议举报，今困差空持票来，而旧年总催实是乌有，安得会而议之？是困差先无以应我也。况官之物举总催，为催粮也，今既不用催粮，止为困差催讹索之项以为过交，又可议乎？与其虚循故事，使之贿差以抗粮，何如着实认真，教以急输而完欠，知官之意亦不在彼而在此矣。

由是言之，罢设里长，并非顽抗；龟勉上供，便是好义。即或从前积欠，苟有主意其间，逐渐清完，困差亦无从讹索。若值年之项，乃困差借票讹诈，不义之甚者，索得多则攘之者众，少所与则脱之者急。今但不循旧曲捐，而专清粮务，著为轮年定规，则困差无所利而买票，房亦无所市于差。而票之行差，与客图二例，困差不须捐本，第收其行年工食，固有赢余矣。

然或虑贫苦小户以暗弱为困差所欺。则推敬恭桑梓之义，纠合一图或数图甲户，每税一顷贖报三员，以之生殖；或置田，其银止头年捐过，永不再捐。而以其息，每十顷粮务递年给与困差银一两，准是叠计，该图有百顷则予十两，稍示优恤，以免滋扰。且今时各户有多至数百顷者，有少仅数亩者，更有并无税业，止存数丁，如

大二四詹日昭户者。若通融办理，苦乐不偏，亦于古人均役之意有合焉。计两都四图四十户，约税三百余顷，顷收三员，可有千金。每岁取息约三十余两，给大一二、四一二两图差，似属简便。各图甲少此讹索，则其力宽裕，不烦追比，而益鼓舞于输将，亦上下两益之一道也。故为缕悉情事，俾勿为图差所蒙。并附经画之方，俟都人酌其可行与否。

[此事间与各户长辈言之，颇多疑惑，故逐一条说，不得不言之详也。——自记]

总催议、里长说后记

香邑“大当”一节，苦累极矣！果将仿举总催之票撤销，民自乐于输将，固也。然语及贿差，则富户较易，而贫户为难；告以革弊，则贫户又易，而富户为难。盖田亩多者积欠亦多，一忤图差，其讹索更不止此，故不得不勉事弥缝也。如此，虽官禁贿差，而欠户之行贿如故矣！

查《户部则例》，于征收事宜有十限之法，此虽为现粮言之，而旧欠似可仿照此例。令欠户分限递纳，苟能如期，图差毋得滋扰；如或延宕，必须拘到的丁。至各族衿耆有沿旧抽敛贿差者，从严究治，并许业户人等首告。或可绝其弊也。

又查里长总催，本是成例，却无图差名目。吾邑乃以图差侵里长职，而民间遂无以里长催粮者。夫催输之法，里长催十甲殷丁，殷丁催各甲花户，至为简便。今之图差，即里长替身，既已收各户爪之使用为图差工食，又讹大当之户为代充里长工食。职只一职，人亦一人，而有两个名目，遂骚扰如此。存其一而去其一，固所应尔。而图差举之者差，每多吓诈；里长举之者民，自少讹索。功令

之要十甲会议举充，良有以也。然则欲复里长总催之旧，则图差其在可汰之数欤！

里 胥 考

州县粮务，其经承曰粮胥，其书办曰书总。《福惠全书》所称，每遇值年，则粮胥、书总，保歇、图差咸思蚕食者是也。又有里胥者，亦作里书，乃粮房分管各图之胥，非民间里长之谓也。按征胥输之法，十甲为里，里编一册，册首总为一图，是图即里也。以其分管各图，故曰里胥。吾邑俗称书仔。书仔者，小书也；别乎书总之为大书也。

查顺治十八年，户科给事中柯耸编审厘弊疏云：“江浙各县每于经制吏书之外，每里各有册书一名，或号里书，或称扇书册之大者复为扇，以分辖各图，扇又名区，故亦称区书，或称图书。）专司书算。”又雍正四年，直隶总督李绂停编审行保甲疏云：“每逢编审之岁，民间派费甚多，有里胥、里长之费。”又黄六鸿《福惠全书》“论编审”云：“严饬里书，不许私为增减；慎选户长，不许捏开虚报。”又广西融县知县熊飞谓《编审议》云：“丈量不用户房里书，必得各里中老成殷实一二人之为长。里长抚丈，印官掣丈。”其说皆与里长对举。柯、黄门疏，于大书、小书之别尤为分明，则里胥在官，里长在民，不可混而为一，明甚。而县示乃谓图差不尽识花户，应责成里胥带同催输，盖以里长当里胥，故误也。

呈香山知县陆孙鼎文

具呈直隶试用知县林谦、康贡生吴景濂等，呈为联恳革除粮差

讹索“大当”银两，以苏民困而裕输将事：

窃惟地丁钱粮，国计民瘼利病相关，若香邑图差借票讹索“大当”银两，蠹国病民，其害无极。查本邑共一十四都，除客图不计外，共分四十四图。每年向有饬举总催之票，名曰“金花票”。粮胥每按图分肥瘠卖票于差，差遂向轮年之户讹索银两，谓之“大当”，又曰“当大役”。当现年票之买于房既贵，则索于民亦多。前届之所索愈多，则后届之所买益贵，数十年来有加无已。各户不胜其扰，不得甘心隐忍科敛以供之。田多之户，每亩科派，每亩出银自一二分至四五钱不等。田少之户，科派又及于白丁，每丁出银自五六分至六七钱不等。即田赋已绝，而既为一户，亦必措办数十金，以致短尝缺祭，卖女鬻男，甚有畏累自尽者。中下之户，每值输年，辄为大戚。

或以此为丁银。不知我朝自雍正年间，已将丁银摊入地亩，而力役之征统于田赋，实为圣代鸿慈。乃本邑稍贫之族仍不能免出丁银，是朝廷久已免役，蠹役反行私抽。又或疑为本邑夫役，如北省之有“大差”、“杂差”。不知吾粤为赋重役轻省分，本邑更非冲剧通衢，实无一项取给于此。又或以今之图差即里长职事，以此为里长工食。夫图差总催十甲之粮，诚里长职事。然每年各户爪所与图差钱文，约计每一名皆有百数十千至二百馀千不等。是本有图差工食，并未令其枵腹从事，而此讹索“大当”银两，乃在常年工食之外。

查田赋则例，每亩轻之银不满五厘，上者银四分有奇。今私抽之项，比正赋有加数倍、数十倍者。民既竭以贿差，安能有力完粮？而差既得贿，遂于甲丙之新征旧欠，亦任其延宕。是图差有催之名，无催之实，民间只供亿于差，仍拖欠于官也。

此项陋弊，查外省邻邑皆无。即吾邑另设番、顺、新之客图，亦

无此累。而吾邑土著之民，因官有饬举总催之虚名，致令胥差卖票买票，反借为递相讹索之地。徒使闾阎受害，于粮务毫无裨益。知仁智兼存之君子所断不忍为，不肯为者也。

尤有甚者：凡户有欠粮，应拘的丁。故勒令富户代纳，例有明禁。今图差反捏一例曰：一丁有欠，合族皆可拘追。夫罪非甚重，父子不相及，未闻催粮有此峻法者。且其所拘非必到官，饱所欲则释之耳。苟其人可以鱼肉，但与欠丁同姓，虽并无粮欠，亦任锁拿；而所欠的丁无钱可索者，转得逍遥无事。遂致欠者仍欠，粮终不完，民困益甚。此尤图差之稔恶，为民之巨害也。

至各户完欠细数，例载岁令里胥开送查对，出示本里，所以昭核实，使人预筹办纳也。今十甲新旧欠数，止交图差手执。而粮胥又往往匿开米数合、银几分，俟花户照数完纳后，次年再出，遂为旧欠，令图差出其不意，拘拿吓诈。常有正供银米不过几厘几合，而所勒至有钱数千、银十数圆者。迨花户补纳，不得不向房查抄实数，粮胥又从而索之。年愈远者，索愈多。寥寥几字，亦费白金数钱，而后得以投柜清完。此又胥役之串同讹诈，均宜禁革者也。

幸逢仁宪，勤求民瘼，痼疾在抱。用敢缕陈其弊，联叩台阶。伏乞俯准嗣后停止饬举总催之票，只给图差催粮之票，以总催一图之粮。令各花户依限完纳，其逾限不完者，必拘的丁，不准滥及无辜。而各户爪每年所给图差工食，即为总催王食，不准令索“大当”银两。并革除“金花票”陋规，则粮胥无从卖票，图差亦无从买票，自无所借以讹民。且令粮胥将各户欠数照实开列，务令欠票与卯簿相符，斯胥役串匿图诈之弊，亦无由而作。将见民困日舒，民生日遂，感戴仁慈，踊跃输将。魴鱼释頰尾之灾，葑屋免追呼之苦。国计民生，万世永赖矣！

附 录

(一)林谦传(摘录)

林谦,字德光,大车乡人。淡泊严正,好学不倦,而常抱经世志。由廪生中道光戊子^①举人,大挑知县,分发直隶,告终养归。……邑征粮,岁轮图甲,举总催。官给之票,名曰“金花票”。粮胥卖票于图役,役向轮户讹索,名曰“大当”陋规,岁万两。贫寡之户,倾产鬻男女以供其求,甚有畏累自尽者。谦首建言除之。胥役以千金进,弗纳。与邑绅吴景濂等诣县陈状,胥役乞哀于官,持不决。谦将控诸大府,适曾望颜自闽藩回籍,谦属致书知县陆孙鼎,痛言其害,弊始革,勒碑丰山书院。

(二)纪事(摘录)

(清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邑绅士林谦等稟请知县陆孙鼎革“大当”积弊。缘摊丁归粮之后,图差借役横索,名曰“大当”,又曰“当大役”,民受其害。至是谦等控之县,陆孙鼎犹豫未决。适曾望颜由福建布政使罢归,致书陈之,其弊遂除。

(三)曾望颜致陆孙鼎书

征收一事,前接林孝廉^②寄到条示,具见审虑周详,持重勿轻之至意。然以愚昧读之,似老父台过于详慎,而不遽欲扫除积弊以苏民困者。又似老父台因公事纷集,于原呈条议未暇遍阅,而犹有遗略者。及转思之,乃决知非尽老父台本意,而幕胥丁役之参其议

^① 道光八年(1828年)。

^② 林谦。

也。弟賦性慧直，不善諛詞，如蒙恕其狂妄，請為老父台再陳之。

查第二條所示故留尾欠，貽累花戶一節，應諭糧胥填給油串，倘仍稍留尾欠，查出重究。并諭花戶完糧，按年清完，查明填申收執，毋任朦混。

第四條所示匿不刈稅一節，令賣主呈明，責成各鄉紳耆族長清查，如有寄戶代納，兜吞入己者，指名稟究，以凭拘押過刈。

第五條所示輪嘗積欠一節，將各姓祖嘗積欠，飭房另造清冊，交各該姓紳耆值理詳查。無論何戶輪收，先于嘗業內撥款代完。一面自向欠丁清理，如違稟請拘追。各等因此，皆切中事理，可即見之施行者。

若第一條所示“金花票”陋習，各邑皆有，不獨香山為然；停止總催之票，必先有妥實之人，勢難違議更張等因。夫各邑之皆有“金花票”，不得而知；而令圖差借飭舉總催之票，重索“大當”銀兩，則香山之民獨受其害。而遍詢各邑之紳民，皆不知有此弊也。弟曾任京尹，承宣閩中，并代辦閩浙督署事，止知各屬飭差催糧，并不聞有令各花戶供“大當”之役，而公然科銀以飽差之魚肉也。即貴籍浙省，花戶亦只知輸納錢糧，何曾于輸糧之外，另有科斂“大當”錢糧而供差之訛索乎？

且稱“金花票”為陋習者，何也？每歲開印首進“金花票”，則開印向糧胥索取開印利市四百金。于是糧胥賣票于圖差以償之。而差既買票，又索花戶之“大當”銀以償之。票名飭舉總催，而每年催糧實止一圖一差，何曾真有總催之人？只留此空名，以為門丁胥役遞相訛索之地，徒令小民受害，于糧務毫無裨益。此而謂難違議更張，是特門丁胥役之恐其不利于己而作此難耳，豈真有碍于征輸乎？

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吾民受胥役水深火熱之害

者，指不胜屈，此特其一端耳！今明知其为陋习相沿而故有难词，岂我老父台勇于从善之本意乎？且前承面允明岁不出此票之谕，阖邑百姓闻之，莫不欢欣舞蹈，歌颂循良；老父台勤求民瘼，岂顿忘前言乎？弟故曰：非尽老父台本意，而幕胥丁役之参其议也。

至图差充当总催，作为里长应给饭食。原议本有各户给予图差每年工食，即是里长工食之论，原未尝令其枵腹从事也。至欠粮不拘的丁，任意勒索，贿而后释，以致欠者仍欠，粮终不完，民困益甚，此尤图差之稔恶，为民之大害。而条示曾未之及，弟所谓犹有遗略者，此也。

查原呈条议积欠分限带完一节，原指积欠而言，若新粮之不准带欠固不待言。今读条示，恐各户恃有分年可恃，则愈加拖延，即新粮亦必观望等因。查原议本有明定章程，分限完纳，如更拖延，立即比追之语。窃谓欠少者原无庸分限，若欠多者不令分限，一味追呼，亦徒饱差之讹索耳，究何裨乎？

若大黄圃包收包纳之法，亦不能无流弊。惟孰完孰欠，飭抄各乡户册，给令族绅查催，尚为可行。夫绅士诚未尽皆公正之人，而每视官为转移。官公正则公正之绅士至，官不公正则不公正之绅士至。以类相从，其应如响。官诚力救民困，未有无公正之绅士出而应命者，似无庸过虑也。

至虚税拨补一节，诚如条示所指诸弊。然有祖父遗留虚税，而子孙竟茫然不知其来历者。若无法以处之，则欠者永欠，更无清完之日。且即准其寻荒拨补，亦惟有力者始能办理。其有祖父虚税至子孙穷乏者，即欲呈请寻荒拨补，亦无其力。似应准其呈明，听候确查，次第查办耳。

以上各条，惟图差讹索“大当”钱最为目前之大害。但愿不发飭举总催之虚票，而另给一图一差催粮之票。令当总催以催一图

之粮。悉令各花户依限完纳，逾限不完者必拘的丁，不准滥及无辜。而各户爪每年所给图差工食，即为总催工食，即不准另索“大当”之钱，尤不准开印索取“金花票”开印银两。则粮胥无须卖票，差亦无事买票，自无所借以讹民。斯民困苏息，感戴仁慈，其有不激发天良踊跃输将者，非人情也。仍请俯察原议，详加采择，万家生佛，孔迓兴歌，举在斯矣！

杜文秀的两件文稿

宋文熙 辑

奏 稿

杜文秀稽首顿首百拜上奏皇帝爷爷陛下：想某青年服古，读书未曾读律；白屋谈经，思名味及思义。陡于丙辰之岁，祸起萧墙。事因保山之区殃兴，左、沈声彰灭回，激动民心，惨遭荼毒，网无一漏。某赴京而雪恨，誓欲报仇以鸣冤。旋寓天水，安分营生。倏闻谣言，口称灭教。是以集蒙阳而结党，踞姚郡以逞威。转归榆城，兴兵动武，谊拜旗帜，立帅称尊。今则电闪雷轰，敢不投诚归命。兹值势孤力弱，只得请罪伏诛。过咎归某一人，法律休波万姓。谨表以闻。

函 稿

唐老夫子大人阁下：昨晚申未〔末〕，接奉手书，捧读之余，不胜感慨流泪。呜呼！生我之身者父母，知我之心者莫如君也。人孰不贪生，然谋反叛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既败矣，无论罪在不赦，即蒙上宪矜全，皇上天恩，怜而赦之，仆亦何颜立于人世间也！又孰不畏死，苟舍一人之身，能救百万之命，是死得其所矣。况云：上宪谓我久欲来归，因为群雄所阻（哉）^①。仆前意以为上下两关

① 原稿“哉”字涂去。

虽失，而大理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米粟非不众多，兵甲非不坚利，背城一战，即不胜亦可守数年。至万难固守之时，然后委而去之；若去之不得，率其合家老小，洱海咫尺，岂不可追夷王^①之遗风，而必欲引领受辱哉？今承阁下剖胸现肝，反复委曲，既称仆非倡乱之人，又云上宪早知仆有归正之心，则我含冤莫白者，从此亦大白于天下矣。静夜以思，与其陷万人于锋镝，曷若捐一躯以救生灵。“杀身成仁”，敢不唯命是听。仆本欲见抚宪，求全满城百姓及敝教全家，无如尚驻威楚，远难俟至。若多沿〔延〕时日，又恐遭乱臣贼子之手。为今之计，仆意以〔已〕决，明日午刻，定单骑出城，面见诸大帅邀免余人，立即请死，以谢天下国家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谨肃寸楮，草草布覆，敬请文安，伏乞垂鉴！

跋

上面杜文秀的两个文稿，是1938年弥渡县杨瀛海老先生送给我的。原件已于1956年转赠云南省图书馆。

《奏稿》是钞录在一张红青梅纸上，稿后写“同治十一年壬申”“伪大总宰马仲山援笔”两行。《函稿》是钞录在一张绵通函纸上，未署撰稿人。从当时形势和语气看，可能是杜本人手稿。两稿均纸墨陈旧，证明收藏已久。据杨老先生说：是他父亲杨体乾当日在杨玉科军中办粮秣时得见钞存的（体乾名玉发，官至都司，曾任永北营守备）。

《奏稿》作者马仲山，字宣侯，赵州人，系杜的总理内阁军机大

① 当系梁王或柏王之讹。蹈海事系元梁王，王名“柏匝刺尔瓦密”。滇除此外，无蹈海以殉故事。

冢宰，有才能，精术数，重要文件多出其手，是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岑毓英在大理屠杀的十三大司中的一人。“唐老夫子”是幕僚的称谓，初步考证可能是岑奏《逆子杜宗扬、杜赓扬病故片》内提到的署赵州知州唐澍。杜和唐来往信件的时间，从史料的记载推定：杜接唐函是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复唐信发奏稿是二十六日。因为二十七日杜就了当家务，偕同饮鸩毕，到兑珠宅大营去见杨玉科了。这与函内“抚宪尚在威楚”和《大理县志》载的：“捷报至日，毓英甫抵距城二日之红岩”都是相符的。

杜的这两个文稿，岑毓英的报捷奏内只字未提。岑为什么不提呢？原因是杜以一身当之而他却在大理屠杀百姓二万余人，相形之下，极其不利，所以只好隐瞒了。

这两个文稿的发现，对杜文秀的晚节有没有影响？我认为没有。因为文稿里他是求死，叫不要杀老百姓，而不是对个人有所希冀。而且他确是饮鸩死了。古往今来，试问有求死的投降没有？这只证实了他爱民救民的抱负，始终如一，至死不变。

闻尘偶记

文廷式

编者按：文廷式，字道希，号云阁，一作芸阁，又号蓼德，又号罗霄山人，晚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人。光绪二十年甲午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年丙申二月，以反对和议，劾李鸿章，被那拉氏削职南归，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走日本。

《闻尘偶记》系记述清末政事、轶闻的杂录笔记。1955年，叶恭绰先生受文氏后人托，将原稿送交近代史研究所，并附信说明：“此书我是亲眼看见他写的（五十年前），这本即是原稿，毫无疑问。”叶先生还表示他可以“做些按语和附注”，“其中尚有不少事实和他为何这样措辞，我也可以说明。”可惜这个工作没有做完叶先生即去世，成了不可弥补的缺憾。现在我们按原稿整理付印，以供近代史研究者参考。

闻事不记，释家之智；闻事辄录，史家之学。余前者略述近闻，聊同默记。俄而天衢有棘，海水群飞，身列史官，职居讲幄，既与其事，当尽其言。是非在人，毋庸私著。和戎经岁，嬉游任时，砚水不干，嘉谈易忘，随而笔之，命曰《闻尘偶记》。后有览者，知其意焉。丙申正月，罗霄山人书于京邸。是年二月被劾出都，其有所录，半出追记，略示微意，不求详也。卷中未经诠次，重抄时当依时代排比分为二卷。

乙未七月二十四日，江西南昌澹台门外雨血，著地皆赤。是年，江西萍乡大饥。湖南醴陵，浏阳等县俱大无，自六月至丙申正月无雨雪。丁酉正月十七日夜半，长沙、湘潭地震。

丙申二月十六日，上在颐和园。是日午刻诛太监一人于菜市。闻其罪坐私递封奏、语言悖谬云。后乃知太监名寇连才，昌平州人。其奏乃谏游行，请建储，停铁路，练乡兵，又勿听用李鸿章、张荫桓等，共十条云。

又闻寇连才言事摺跪进于太后手，阅至半，震怒。是日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怀塔布以祭龙神路经颐和园，太后召见，命承旨交刑部正法。怀塔布为连才跪求稍宽，不允。故此事不由军机处。恭亲王告翁尚书云，吾等为旷官矣。

丙申正月十三日，停止毓庆宫翁、孙两尚书入直，仍随时听传。先是乙未春停止清语师傅松淮入直，至是始并停汉师傅，以圣学有成，万几事繁故也。闻传旨时言：嗣后如有拟题等事，即传孙家鼐云。

正月以来，恭邸以病不能眠。迭蒙太后赏假，已历一月，闻异常优礼，近日尚未就痊云。按恭邸请假不见邸抄，故特记于此。又闻恭邸屡次假期皆出自太后特赏，毋烦奏请，故不见邸报。

上驻蹕颐和园时，百官直庐尚未有定。军机办事处窗外即鬻烧饼、粥浆等人。章京至十人共宿一炕，奏事等微员有露坐终夜者。后乃借屋赁居，规模渐备矣。

穆宗尝作清语，令换所乘白马。左右无一人能解者，惟醇王知之。盖近四十年王公大臣通国语者，百无二、三矣。

甲乙之间，事变至繁。和议成后，一年以来渐皆复旧，所稍异者，南城赁屋之价不致太昂，各衙门团拜之戏或不举而已。其谋

差事，盼京察者，则纷纷扰扰无异昔时也。

刑部尚书薛允升晚节好货，凡部中要差，皆非贿不得。部例提调仅四人，允升忽添派资浅者二人饶昌麟、谢文翘，一时物论骇异。

借债至派大臣专司，已属变例，而诸大臣中又未有深知其事者。此等算术绝非深奥，乃洋人列表呈阅而茫然不解，张荫桓则从而愚弄之。盖不顾国家所亏折若何，而惟论己之所入，故终必借之奸商，实荫桓辈主之也。苏松道黄幼农^{通籍}言：“还洋债时，每年还本银八百万而息不随减，实不可解；且将兑交时，洋人汇丰银行故高金磅之价，吃亏尤巨。”于是电请出使大臣商之英国外部，允由本国兑还，即照现时磅价办理，约可省十数万金。不数日而译署电来，言“还洋债事向由汇丰经理，该道何得擅由外国兑交，仍应取回交与汇丰，其磅价亦依汇丰所拟。”于是汇丰商人揶揄曰：“前已告知贵道不必虚费心血，转招申飭。今竟何如？”幼农为之气塞。以此观之，非有分肥之大臣，决不至此。此等举动，狗彘不如！与缅甸之根闻猛剂前后一辙也。

余曾记朝列中长者。兹以丙申年正月计之，大学士张之万八十六官年如此，或云九十矣，李鸿章七十四，徐桐七十八，额勒和布七十一，尚书李鸿藻、薛允升七十七，孙家鼐七十，侍郎钱应溥七十三，徐树铭七十四，徐鼎仪七十四，内阁学士陈彝七十，副都御史杨颐七十六。外吏中，总督谭钟麟七十六，巡抚谭继洵七十四，许振祜七十，署河督任道镛七十四，布政使游智开八十四，邓华熙、何枢七十三是年张之万、额勒和布、陈彝引疾去，杨颐迁兵部侍郎，邓华熙擢安徽巡抚。武臣中将军提督之长者，江宁将军丰绅八十余，荆州将军祥亨、吉林将军长顺，四川提督宋庆、陕西提督雷正綰、云南提督冯子材、湖

南提督娄云庆皆七十余。以上皆举见官言之，其退休者固不数也。

近日尚东洋烟火，正月、二月间内苑所用价值四十余万金，其至大之盒有径数丈者，火树银花，不得专美于前代矣。又，恭邸所进烟火值二万金，李鸿章所进东洋烟火值六万金。

上由颐和园还宫每在亥子之间，而视朝、致祭诸事即在寅卯刻，故每达旦不寐。母乃圣躬劳，少陵之诗可咏也。

近闻王幼霞御史^{麟运}有请停驻园一疏，颇触上怒，赖恭邸恳恩，得不谴黜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奏请罢园工，词尤切直。是时凡京官封奏悉进呈西苑，封疆大吏之奏则不进呈，故李秉衡之事世罕知者。

俞荫甫《茶香室四抄》言，道光间，三品卿以上无不用后挡车旁开门者，至光绪丙戌重至京师，则后挡车已绝迹。百年之间，车制之变如此。余记同治癸酉、光绪乙亥两次入都，后挡车旁开门者尚络绎于道，壬午犹间有之，至乙酉则不复见矣。其沿革仅在十年内外耳。

甲午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以百名为限，御史易俊奏请，而军机章京户部郎中王某议准者也。翁尚书极信王君，王故渊雅士，人亦谨笃，乃晚年依违公论，人颇疑之。其筹款以加厘捐、追民欠为主，翁皆信行，余虽疏争，不能夺也。余与王君交近十年，不愿追记其失，然其所见如此，则有负所学矣。王君于乙未夏以疫卒。举人开捐，至丙申春，应命捐纳者仅二人。

李苑客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观其日记，是非亦多颠倒。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苑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视舞文无行之王闳运要远过之。

合肥在津，以资财保举，羁縻士人，为之用者亦复不少；卒之出死力以为之搏噬者，仅仅儿女姻戚一二人。天下公论犹不易以私恩变乱欤！

和议既成，举国争言洋务，请开铁路者有之，请练洋操者有之，请设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者亦有之。其兴利之法，则或言银行，或言邮政，或请设商局，或请设商务大臣。诸人非必无见，诸说亦多可行，然天时人事则犹有所待也。邮政行而民间无不受其害，中国未有行政之人，则一切善法皆成秕稊。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命矣。乃英使欧格纳濒行，告恭邸曰：“中国若再不改行新政，吾数年复来，不见此国矣。”德前使巴兰德来告枢廷诸大臣曰：“中国败衄不可危。既和之后，玩时偃日乃可危。是促各国分裂中国也。”当时闻之者亦颇有警心，旬日以后泄沓如故。呜呼！天祸中国，祖伊之告乃出敌人，吾辈于何逃责邪！

德使升科语人云：“中国此时又急急置船购械，此吾德国所愿。然中国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教习之人。不知费息借之金钱，办此无益之废铁，果何谓也！”箴砭切至，足以悚愧。

李若农侍郎文田学问该洽，晚节尤特立不苟。将死语不及私，惟谆谆以朝局为虑。见汪、长二侍郎被黜时，病已笃矣，犹喘息言曰：“吾病死不足惜，但某相国与某官者，朝夕聚集，密谋欲翻朝局，吾亲家某侍郎亦与其谋。可若何！”不越日卒。故余挽联以“鲁连蹈海，杞妇崩城”拟之。沈子培刑部挽联以“威公泪尽，葵叔心孤”

拟之。皆所谓知其深者也。

若农侍郎术数之学颇多奇验，余别记之。惟其任顺天学政时，甲午七月考八旗科试毕，余与黄仲弢、沈子培、子封昆弟宴之于浙江馆，酒半，忽言曰：“予近相安小峰御史^{维峻}不出百日必有风波。”余曰：“大约以言事革职耳。”侍郎曰：“尚不止此。”乃冬间，而安侍御以忤旨谴戍，如侍郎言。盖试八旗时安为监试，侍郎相之特详审也。又，壬辰春间，志伯愚詹事^{志锐}有奉使外洋之信，中外皆谓必得，而侍郎以相法决其不然，卒亦竟如所说。惟相余则屡易其说而皆不验，此不可解者也。

台湾既割，举国遂讳言台湾二字。刘铭传卒，特旨予恤，而不正言其官为前台湾巡抚，不知票拟诸臣果何所用心也。

刘永福弃台而遁，终身之名一朝而败，时论惜之。然较唐景崧之携巨资内渡而犹欺人以贫窶者，尚胜一筹。台境沦胥，致命之士不见一人，而仗节死义者乃平日之商贾庶民也。盖朝命予敌，固不以身殉责之官吏欤。

刘永福既逃之后，有土人简大度者尚与倭人数战，其事未详，俟他日访诸台人，当为补录，以继刘献廷之记郑氏也。

弃台之议定于甲午，不待使者既行而户知之，特昧者尚不信耳。汉弃珠崖，岂容后人借口乎！

唐署抚未内渡时，殊有慷慨之志，二三月间往返与余电商，余能力争以犯不测，而唐则竟不顾其言，致命遂志，其难如此。或言交割之期若延两月，台地尚可支持，实不料其如是之速也。然唐既不能筹措于前，又仓黄奔遁于后，难以逃责备矣。

丙申二月，户部大火，自亥刻起，达旦不息。救火者言见黑气直

扑大堂，俄而遂烬。自咸丰庚申户部灾，至是再见，论休咎者颇为堂上官危之。凡烧去一百三十余间，奏闻仅言八十余间。先数年，祈年殿灾，是日大雨而火不为止。又太和门灾，救火者言，殿柱大合抱者数十枝，乃不逾时而烬。天火之可畏如此。李淳风乙巳占曰：“淳风按：汉魏时造作宫室过度，而频有天灾，其后遂有兵乱。隋末大业十二年，东京灾宫，西京灾显阳门。至十三年二邑并被围没，亦天告之验。”灾祥之说虽近附会，然柏梁既灾，建章是营，亦无烦赵鬼颂西京也。

戊子、己丑以来，京师爱着薄底靴，达官贵人尤尚之，其名曰跑得快。至甲午之乱，满城迁避为之一空，竟符其谶，此服妖也。

褚给事成博奏请撤督办军务处，不允。其实督办军务处诸臣，除兵部尚书荣禄外，皆军机大臣也，不知何用复设此署，徒开幸门，未闻实际。辽东之役以和约终，甘肃之乱至今未靖，岂以刘麒祥之机器，袁世凯之练兵，遂尽督办军务之宏旨乎。然则于前者海军衙门亦可无责已。

翁叔平尚书与余素善，余疏落，要不常相见。然比者以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而犹谓不能办事，又不欲居权要之名，一彼一此，迄无定见，以此召乱，谁能谅之？嗟乎！张茂先我所不解也。

事权不一，自古所难。然平日有不可犯之色，则临事无不可尽之言。惜乎今之大臣皆以容悦为喜者也！事变剧于百王，而人材不及中瓢，天之待中国者果可问哉。

事变愈棘而疑忌愈多，贿赂之风日甚一日，言路之防亦日甚一日。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此之谓也。

咸丰朝，军机大臣之权不及御前大臣，故肃顺当国，未尝兼军机也。近来庆亲王任事，权亦在枢密上。然虽为御前大臣，而其得权则在海军、总理两衙门，与肃顺当日异。以疏属承嗣而骤封亲王，近代罕见。

朝鲜兵事初起时，凡有要电，均由译署、枢廷酌改而后进御，其蒙蔽之术，为古今所罕见。余与伯愚疏发其覆。上震怒，切责之。故庆王于吾二人尤所切齿也。

凡督抚条陈电达总署者，总署或奏、或不奏、或改易字句而后奏，悉由王大臣一、二人主之，余虽同事，不敢过问也。李穆门员外~~乘~~尝告余云：“闽督谭钟麟电请以兵船游奕海面，署台湾抚唐景崧请派战船扰日本海边，此两电五、六月到京，迄今九月，上竟未之见。”他类此者甚多，专擅之弊，前古所未有也。

穆宗亲政后，门禁最严，凡鬻器物及游手者无敢擅入。至光绪初年而禁令大弛，故宝廷、梅启照诸人咸以为言。中间稍整饬，俄又如常。志伯愚进文职六班时值宿禁中，言有苏拉及司员递摺者，肯用钱即可呼娼陪宿，亦无复过问者。丁酉正月四日于园获一人，闻为偷洋灯者，上命杖毙之。

电报既设，而兵事则利人而害己。海军既创，而将士则背国而降敌。设一厂，则贪官蠹吏窟宅其中；行一政，则奸宦猾商败坏于后。积数千年之弊，非真见本源者未易言荡涤也。合数十国之长，非真知大体者未易言挹注也。补苴苟且尚不足支旦夕，又况从而

剥裂毁坏之哉。

电报虽有密本，其实总办电报之人无所不知。督抚每降心交结，冀得密信，不独大权旁落，抑且嘱托公行，若近日湘抚陈君之劾直藩王廉，特万分之一耳。余目见电报谋阙者，指不胜数。然最为狼籍者，则无过侍郎钱应溥任军机章京时。其最为灵验者，则无过大学士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

褚成博劾《知新报》，以为妄记俄吴克王入觐事。顾瓌劾《时务报》，以为不尊孔教。报章之设，中国数百千年之变故，恒必由之；当事诸君或毁或誉，皆未明其所以然也。然汪穉卿康年为余言，凡洋报中有诋合肥，及各处来文有讥李氏者，皆未敢刊，自托牙言孙云。

受性命氏，古来最重。然有世族之说则贵贱自此而殊。佛家平等观正所以破天竺之结习也。西洋亦最重王族，日本改革后仍不免有皇族、华族之名。惟米利坚纯用民主，差无此事，然分种之见亦不能免也。百世之后，以国分类，抑以教分类，吾乌从而知之。

唐以前无牡丹，牡丹之种何自而来？必两花杂合而得之者也。西洋谓龙为无有。然则古人言龙者，岂必无征，盖其种不传或已杂于介鳞之属也。凡物之自无而之有，自有而之无者，可以悬推也。

电学至今日而日精，昔年以前所格之理皆为浅淡矣。然出入无兆，超天地而混古今者，犹当以身实证之，不可徒恃推闡之功也。

电气所行，磁气即与之偕，一纵一横，黄神所谓圆道也。燧人以前为铁刀世界，燧人以来当为火世界，自今日以后当谓之电世界，又千百年，不知更有何新理矣。

盛伯希祭酒言：“满洲二字实由建州而改，故前无所本；或以曼殊译之者，附会之词耳。”伯希博极群书，又明于国故，此说必不误，故志之。《源流考》又以为瞒拙之转音。

福康安之后，袭爵皆归宗人府办理，盖八旗无公以上世职故也。或曰此相沿之误。莫详其故。

文宗知人之鉴得自天授，文文忠文祥以主事引见时，衣敝、靴穿、鼻涕长一尺，而文宗特赏之，优予拔擢，遂为近代名臣。开元天子以风度赏曲江，不足比也。

同治朝，大婚之后，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云：“大难既平，吾姊妹辛苦久，慈禧太后长于慈安太后一岁，然宫中仍呼慈安为姊，今距归政不远，欲择日遍召大学士、御前大臣、六部九卿，谕以宏济艰难之道，惟养心殿地太迫窄。”言至此，恭亲王遽对曰：“着。着者是之之辞，京话如此。慈宁宫是太后地方。”太后遂止不语。后亦竟不遍谕大臣。盖后意欲御乾清宫，恭邸窥其意而先为讥諫也，其机警如此。此事徐荫轩、李兰荪两师并为余言之。

志仲鲁编修志翁妇翁连成，袭封公爵，任杭州将军，武勋王扬古利十世孙也。言武勋王为火神降生。时盛京有人与狐友者，狐欲观天子威仪，匿友袖中往观。俄而驾过，狐忽失所在，久之复来，告

其友曰：“吾向者为随驾火神所逐，几丧性命。”是日武勋王于马上忽睡，自言神出追妖，与狐言适相应矣。今其家祠悬像，眉间额上多一眼，如世所祀火神，亦一证也。余按《啸亭杂录》记费直义公为蟒精，事与此相类。存之以广异闻。

尚仲勉都统昌燕言伊祖某，嘉庆朝为乾清门侍卫。庚辰从幸热河。一夕值宿官门，俄见千乘万骑由宫内出，上御銮舆疾行。惊曰：“有挪动凡当差者称大驾出行，皆曰有挪动而我不知，岂误差耶？”顿足而醒，则方薨腾枕上。俄而宫中举哀，始知上已宾天，顷者乃玉棺降迎也。

仁宗崩后，大学士戴均元议请皇后懿旨定嗣，迂甚。以此致罪宜矣①文宗龙驭上宾，或云在辛酉六月，肃顺等秘不发丧，潜有异图，故迟至七月中旬始宣告天下，此其罪之最大者。于时军机章京从幸热河者，肃顺等禁其寄信甚严，或从封信纸条中略书数语，以达留守王大臣，故预知之而为之备。

孝贞显皇后性简约，宫中内监恒不过六七十人，每年用银不过数万两，所居之室至于雨漏不加修葺。崩逝之日，所余节省之银百数十万。至用人行政，则虚已以听，而未尝稍杂以私。遂戡大难致小康，宣仁以来未有若斯之懿者也。

孝哲毅皇后性好书，尝节省宫中用费，以万六千金购《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余时应试在京，此书乃宝名斋所售，故知之。前年

① 原稿加注于行边。

奉慈禧太后懿旨，石印《图书集成》，其端盖基于此。

毅皇后绝粒殉节，危笃之际，慈禧太后赐以藕粉一盂，又延二日，服金屑而殒。舍生取义，庶民犹难，出自天家，可以震耀千古。御史潘敦俨请加旌表。虽因以获咎，而毅后之节由此益彰，不可谓无补也。盛伯希天生一人必有一用，籍御史人极朴拙，然此疏首阳之节四字，使毅后行实著于后来，虽以此触怒谪官，然不可云无益世教，此真无所为而为之，不愧忠烈之子也。

上祭堂子，惟满讲官二人侍班，汉讲官不与焉，未知自何时始。志伯愚言，侍堂子班镫烛尽熄，升降至不易云。

向时凡上更换袍袖及外褂时，均刊入邸抄。自乙未九月始奉旨不准抄报。于是侍班之时必先问内廷诸臣，或竟有不及问而误衣者，赖上宽恕，一切不问。又，凡诸臣递封奏几件虽留中，邸抄必列其目。自咸丰庚申西人每据报索观，于是不刊入京报，而城中阅内阁抄报者犹依旧列目也。至乙未九月亦奉旨不许抄传，盖上慎密封章之意尤兢兢矣。

慈禧太后绘事印章每用“瀛海仙班”四字，南书房所拟也。又，闻颐和园内殿名有穿心殿、邵窝殿、斜门殿，或以为仍三春园之旧，俟检《日下旧闻考》。

癸巳、甲午间，上于典学之余，兼习英吉利语言文字，命苏人张德明、粤人沈铎入直，后倭韩事起，遂辍。至乙未春，则授满文之松淮刑部尚书亦不复传进。上御书房时，满文之师傅跪授，汉文之师傅坐授，所以尊儒术也。

内务府司员庆端查抄复奏，上命奏事处掣去此件，毋庸录入封奏目中。

方子箴按察《梦园丛说》载汪巽泉尚书、杨迈公抚部善相事，皆甚确。然余闻相士赵姓云：“迈公之术传之四川总督鄂山。其法先令人夜间注目观五色豆，极眩而瞑。次夜复然。如是月余即能注视不眩。然后能辨人肤中纹色，休咎得失可以立断。”未知信否？然赵姓言一二年事往往奇验。断人毕生之事，则颇涉游移，似非能尽得迈公之传者也。至《梦园丛说》所言八字秘诀，则世未有知之者。

上元温明叔侍郎葆琛精于穆尼阁之学，以西学推人禄命奇中，前后用此术者如陶氏、梅氏皆不逮也。尝为其门人宝佩衡相国推算升迁罢黜，无一不验。至某年应得目疾旬余日，亦先写记。此宝文靖之从子月汀兵备景星为余言者。闻侍郎将卒之年元旦，与其夫人祭祖毕曰：“吾二人新年祭祀当止于此矣。”是春其夫人先卒，后数日侍郎亦卒，年皆八十余。

六部之权皆在尚书，侍郎不能与闻，故极庸猥者任之亦无不泰然也。尚书则满堂之权又重于汉堂。惟刑部汉三堂之中，必有一人由本部司员起家者秉笔办事，故独能称职。若徐荫轩之在吏部，翁叔平之在户部，则任事久而遂专。徐之议江宁布政使瑞璋以三革职，议贵州巡抚嵩昆以两革职，虽以恭邸姻亲，不为瞻徇，尤为世所称许者也。

潘文勤言：《吴荷屋帖镜》考证精详，为藏帖家最善之本。洋人

毀圓明園時此書并失，不知世間尚有傳本否？可惜之至。洪文卿侍郎言英吉利書庫中頗有中國舊籍，異日或仍可借錄也。

包慎伯《菽舟雙楫》言陸副都錫熊以憂卒。潘文恭《宰輔編年錄》言大學士于敏中以憂卒。陳蘭甫京師亦言于文襄之卒用翟方進故事，紀文達小說載仲永檀之死為張得天所毒，余金《熙朝新語》載管世銘之死為和坤私黨所毒，近時杜文正之死亦有是言，其餘尚有可指數者。士大夫之禍，或為人羅織，或自蹈愆尤，或暗觸機關，或獨持正論，伊古已然，而後世彌深戒懼者也。湯文正之死，或云被毒于明珠也。

乾隆間，曹來殷學士仁虎文望甚著。其死也，亦有謂其以他故自盡者。考之尚未得其故，姑記于記。

林文忠之死，世并言廣東伍氏毒之。琦善之死也，或云知前敵戰敗，知治軍無狀致干嚴譴，倉卒自盡也。

顏習齋云：勇，達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欲注之。則與夫子不惧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奈之何不胥天下而為婦人女子乎！吾友沈子培嘗言：“今天下士大夫多顧忌，少担当，好揣摩，懷嫉忌，殆无一不類女子者。”與習齋之言恰合。然而今日天下之人，其無勇豈直順康之比哉。

友人寧鄉程伯翰主事，一見聰訓、澄懷兩語錄，斥為敗壞天下之書，其識甚高。曾文正則每勸人閱此書，蓋其天性偶有相近者。

積百年之力，挫折天下之廉耻，殫數世之心，消磨天下之志氣，

拱手以俟他人，势所必至矣。国初禁立社、禁学会，又多明故阉党之所定，如冯銓、刘正宗辈皆是也。人才不振，夫何责焉。

同治癸酉，崇礼由粤海关监督归，一月七迁，遂由郎中授山海关副都统。嗣是凡由关差回者，无不进奉巨款，亦无不升授三院卿者。至光绪十五六年后，谋粤海关者，至费五十万。然鸦片之税多半归公，留任之期竟难三载。于是有迁延不得归者，有因债负自引决者。而是时津海、上海两道、福建闽海将军兼管一差，其售价亦加重至数十万矣。

《文选》范蔚宗《宦者传论》注引《史记》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求采其薇，以暴易乱兮，不知其非。”与今本字句小异。然蔚宗论用以暴易乱则六朝史记正如此，其义固胜今本也。^①

《唐语林》云：开元以前诸节制，并无宪官，自张守珪为幽州节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带宪官，由是方面威权益重。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弹劾之职遂不复举。近时定例，督抚不准奏调京官，盖尊朝廷之意。数年以来，此例又废，然尚无奏调宪官者。自刘坤一以钦差大臣驻山海关，始奏调监察御史冯锡仁从军。不独体制紊乱，言路将由此益芜矣。

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讠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怯谬如此。举国望湘军若岁，至是乃知其不足恃。魏光焘，李光久能战，而后败，则犹差胜于淮军也。

^① 此处作者自注：“此条当入《枝语》。”

刘坤一治兵既无效，而营求回任之心至亟，内则恭亲王、荣禄主之，然上意殊不谓然也。乃遣江苏候补道丁葆元入都，粮台以报销余款十万济之，遂得要领。余告李高阳。高阳以为事所必无，不数日而回任之旨下。高阳又谓余曰：“汝前所言之事乃真实语也。丁者何名，信有神通耶？”余曰：“非某知之，有门人籍宁波者言，四恒宁波人在京师开银号者有恒顺、恒丰等共四家，交通贿赂，人皆信之，故名前月已出票，故敢告也。”高阳曰：“上终恶之，故于其保荐之人咸谕毋庸记名。”至戊戌七月遵旨保举人才，复以丁葆元名列第二。

乔松年《萝摩亭札记》云：女子从军偶一有之。柴绍妻娘子军，但为军主，非全队女子也。石虎出猎，乃有女子二千，然是从猎，终非当敌。独《商子：兵守篇》曰：“壮女为一军，使盛食负垒，阵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以从，从之；不洽而燬之，使客无得，以助供备。”是真聚女子为一旅矣。余闻朝鲜之役，倭人颇用女兵从军，辽东及登莱者皆言如是。又检西人纪载，暹罗亦有女兵。商君之法未尝不行于今日也。

固始李武愍公有妹从军，近人纪载颇述其事。然余问之光州吴君镜沆及江宁王君颐臣，皆与武愍家有戚属，言实非武愍之妹，乃其乡人农家女也。先是村农李氏有女二人，同在田间得天书二卷，中皆符咒，归而姊妹同习有年，试之小事悉验，贼来遂借术却之，乡里得全。武愍帅师亲往约请，姊不应而妹许之。后与贼战武昌城下，期某日，女曰：“是日不利，不可出师。”强之，则曰：“各军宜严饰，勿褻衣，我乃出。”如约遂战，战几胜，而广东潮勇忽来会战，乃皆裸裎，女耻之，跃马入贼营以死。其大概如此，此亦奇女子也已。

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亦由沈归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说，袁子才又以性灵二字便其曲谀风雅。道衰百有余年，其间黄仲则、黎二樵辈尚近于诗，亦滔滔清浅。下此者，乃繁词以贡媚，隶事以逞才，品概既卑则文章日下，采风者不能不三叹息也。

八股之文非经非史，以学究之陋识而大言曰代圣贤立言，至今日而人人知其无用矣。然即八股论之，其荒谬可入笑林者亦不可胜数。如广东“譬如行远”二句题文，闱墨中有：“岂无行远而不自迹，登高而不自卑”两小比。山西“妻子好合”一节，题解元文起比云“世有不爱父母之人，断无不爱妻子之人。”已属违礼伤教。对比起句云：“世有无兄弟之人，断无无父母之人。”则可云绝世聪明矣！江西“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两章题文，闱墨有云：“责斯慌慌斯蔽者。”慌字俗陋之至。江南乙酉闱墨“舜其大智也欤”题文，有云：“古未有穷蝉而承帝祚者”。盖以穷蝉为穷民，不知为人名也。如斯之类，指不胜屈，每科有之，千百之中，不能记其一二。犹复因循不废，盖愚民之术，莫秘于斯。朝野相蒙，不至于率兽食人不止也。

大学士福锃兼内务府大臣，总办蚕桑事，其加衔为绮花馆提调，时有以官名作对者，举此求偶，余以翰林院编修对之，咸叹为工雅。

福锃为理密亲王后裔，于属籍为溥字辈，以其祖名溥，是以请旨。宣宗特命以福为名云。

盛伯希祭酒言：“总管内务府大臣与内监对请安各屈右膝至地也，自福锬与李太监莲英始。”礼节之凌迟可慨也。

福锬恩承为内务府大臣，操守尚洁，年节间属官馈送皆不收纳，故能全始全终云。

福锬之妻入侍慈禧，极能称旨，与端王福晋及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之妻并承优眷，太后以福儿、禄儿、寿儿称之。志侍郎夫人李氏恒入内廷，故知其详。李言：以命妇入朝，而以女丑自居，予不能效之也。

李高阳特谥文正，用师傅旧例也，恩眷极优。然较之潘文勤，尚少赏银治丧一节，岂枢廷拟旨一时有所遗漏欤？闻之日本和议定后，凡赏银一节概行停止，文正亦从此例也。

高阳薨后，恭邸继之。一时闻之者皆为警惧，谓恭邸晚节虽无开济之效，而有坐镇之益也。

江西会馆祀许旌阳，俗称万寿宫，近人笔记多疑之。余按董史[更]《皇宋书录》记徽宗皇帝书云：“史[更]尝观玉隆万寿宫有神功妙济真君殿。”榜则宋时封号，后来相沿为称耳。徽宗又有玉清万寿宫，见《老学庵笔记》。

孙鼎臣《畚塘刍论·八旗兵制》：京营巡捕五营，额兵一万。八旗骁骑兵八万五百三十八。亲军一千七百五十六。护军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左右两翼前锋一千七百六十四。步军二万一千二百三十八。巡捕京营一万。圆明园六千五百零八。健锐三千八百三十三。内火器四千一十六。外火器三千七百九十七。诸营兵凡十四

万九千四百二十五。余按以此众军岁糜千万，而英法之役不能一战，俸饷之减成固其宜也。孙氏又云：立法易而收功速，莫如选锋。是于谦团营之意，就诸营中选材武者别为三营，营各万人，旬试月校，择威略大臣专任其事，不出一年可成劲旅，则未必然也。今神机营之制已三十年，而甲午出兵，疲癯残弱，无异往昔。刚毅以广东巡抚初入枢廷，又请每旗择壮丁加以操练。上曰：“汝习闻旧论，不知八旗之兵今日已无可练习者。”圣明烛照，固深知积弊之未易除也。

甲午之秋，神机营出兵，有遇于芦沟桥者，见其前二名皆已留髻，第三名则十一二龄之童子也，余多衣裋不周体，踟蹰道旁不愿前进。遇之者口占一诗有：“相逢多下海_{京师呼髻为下海，海字疑颞之转音，}此去莫登山”之句。盖兵出防山海关，故借点山海二字云。

仕宦之途至今日几尽循资格，然亦有迁除之异者。张曜以布衣不数年而得布政使，又由布政使改总兵，擢提督，复授山东巡抚，卒官。倏文倏武，校之刘清、杨岳斌诸人更多一转折矣。又延茂汉军李姓，以癸亥进士礼部主事起家，其迁转例照汉人。乃由奉天府丞_{汉军例不任奉天府丞，此已异数忽补少詹事，此满洲外班翰林之例，汉人则自黄勤敏钺后七十余年所未见也。}俄又以副都统衔充驻藏帮办大臣，亦素非汉军之职。今年夏复署吉林将军。延茂字松声，尝语人云：“吾欲一为绿营官，则仕途无不历者矣。”此近日除转之最异者也。其迁擢之速者，如立山，英年、文琳皆由内务府司员或不由三院卿径补侍郎。然时论所不数，文琳任侍郎后，犹专任带戏子出入，人尤鄙之。张荫桓以从九出身而署礼部侍郎授副宪。李兰荪尚书为余言，亦深不谓然也。

丙申之冬，请停捐者纷纷。闻户部已定稿议准矣，惟张荫桓不画稿。翁尚书以告恭邸。恭邸右张，事遂不行，仅停海防先知县及道府两班非正途不许捐纳而已。

张荫桓之贺英也，亦乞让地之权而后行。盖欲以西藏予英，抵借洋债也。李高阳力争之，遂复中风，疾已，而借款定，事亦不行。此李木斋前辈为余言。

京师人好行小慧，尝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帖六部。谓吏部为贵，户部为富，礼部为贫，兵部为武，刑部为威，工部为贱也。其以贱目工部者，因当时陵工保举及工程分润皆致优，多向堂官胡跪求请者，相率成例。于是工部司员独有屈膝之礼，为各部所无，故得此诋闻。近数年亦不复行，盖多耻而改之者矣。

谐谑之语，有故为变乱是非者，亦有当时公论所关者。如曹相国振鏞之死，人为之联曰：“焉用文，阅卷卷偏傍必黜，是以谓之文；奚其正，收炭敬细大不捐，则不得其正。”又，桂良、花沙纳讲和于天津，叶名琛、柏贵偕事于广东，时人为之联云：“柏叶只今难作颂，桂花从此不闻香。”若此等语未尝不足讽世也。

周荇农阁学《思益斋日札》言：近日京师司员见长官多行半跪礼。此自咸丰、同治间事，光绪以来又不尽然。惟满洲司员自用本俗，不在此例。

内阁中书见大学士，但点首而已，不揖不跪，相传以为明制如此。盛伯希云：内阁自中书以上同堂印，翰林院自庶吉士以上、国

子监自学录以上并同堂印。凡同堂印者不得为属官。故内阁、翰林、国子三衙门有师生之称无堂属之称也。

地气之变，或云电线之故，或谓近年有小彗星行度尾近中国北方，故冬令较暖。此在格物家自有定论。惟京师前二十年无竹，今则竹笋可以供饌；广东数十年无雪，近则冬间往往见雪。志伯愚侍郎书来言，乌里雅苏台乙未岁见雪亦略迟，自五月至七月皆有鲜花、鲜菜，向来所罕遇者也。

伯彦讷谟诰，僧忠亲王之子也，管神机营，持法严。有兵丁犯法者，革之。其人怀刃欲行刺，事泄将戮之。而其人之母乃为醇府乳姬，因是求诉，遂得不死。俄而醇邸复莅神机营，人咸乐醇邸之宽，而惮伯彦讷谟诰之严，醇邸亦由是恶之。及西边事棘，言官屡请联络蒙古以卫边陲。醇邸曰：“此不过为伯彦讷谟诰开路耳。”卒置不用。

醇邸病剧时，李经方赁一室于太平湖醇府门侧，每日恒在回事处。凡王贝勒府皆有回事处，以包衣为之，有药方即专人送天津，日或二次或一次。合肥之得以言听计从者，经方亦与有力焉。

甲午四月，京师宣武城南陶然亭边苇丛之中忽有鸣声如牛如驴，鸣必三声，东西互疑，莫有定处。或云夜见其形牛首蛇身。于是谣谚四起，听者麇集。上闻之，遣翁尚书同龢往察焉。既覆命，又遣大学士步军统领福锟穷究其变，然蹄涔之水，千夫挹之竟不能涸。至六月初其声始止。甘肃人或云刺猬老者其声如此。巡城御史欲息众疑，则出示曰：“有人藏于苇中戏吹鸣角。”而事后言机祥者又云，此乃城鸣，于兆主兵，非有妖物凭焉也。

是年四月，有僧由四川来，欲谒乘輿言事。逻者执之，问所欲言。对曰：“吾无所言，但求杀头耳。”刑部讯之，则曰：“天下大劫将至，若以吾血溅街市，可抵祸难之半。佛法舍身救世，愿即尸吾于市。”余无他言，始终不变。问谁主使？则曰：“吾奉圣师命，坐照时知其如此也。”察其他事不类颠痫，后仅办徒罪结案。余问之薛尚书允升而信。兹可谓言妖矣。

天下之病莫过于陋。荀子以劝学为亟，儒家之至言也。乃近时，则闾巷之论议出于小说，士大夫之道学亦只出于善书。若徐荫轩协揆固未尝非端人，而其津津乐道者乃以《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鹭文》为极。则翰林之无识者靡然从之，以此为学，而欲内修政治、外攘夷狄，岂不难哉！

徐协揆甲子分校乡试，以磨勘去官，日诵《雷祖经》，不数年而复用。及潘文勤癸酉典试，亦以磨勘罢官，徐以《雷祖经》传之，乃急招门生十余人，斋于佛寺，日写而诵之，不久亦得复任。徐为一时宋学宗师，潘亦俨然汉学坛坫，而所见如此。较之王夷甫之清谈，相去犹远。若使神州陆沈，诸公亦不得辞其咎也。

《感应篇》，《宋史艺文志》著录，其说多本于《抱朴子》内篇。近人惠定宇、俞荫甫皆通雅之士，亦并为之注，未尝不可劝人行善。然于经世诃谏，天人精谊，则概乎未之闻。在位士大夫以此为学，则足以误国而不自知。盛伯希云：“都中扶乩笔、刻善书一派，各部院书吏最为奉行。”徐协揆诸人乃误染陋习者也。徐亦好信乩笔，故伯希言如此。明永乐十七年颁《为善阴鹭》善书于学校，而一代文学日趋鄙

陋，非其效欤！

御选《唐宋文醇》卷四十三苏轼论鲁隐公篇评云：“秦燔诗书，而先王典章茫然不可考。汉兴未几，而吕后以女子居摄，几移汉祚。当日匈奴尚知其非，而为悖慢之语以相诮刺，乃汉之公卿拱手以听，莫敢谁何，亦人伦之大变矣。后遂以为典制。至于唐武后后先相望，遗臭万年，宋制仍之，虽屡得贤后，然终不可训也。此程子传《易》所以致意于坤六五之黄裳，而谓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欤。究其所以然，实以古人居摄之制度，而主少国疑。国无与属，则以为莫如母后亲。而不知悖阴阳之义，即逆天地之性，而必不可行也。”轼之论千古不易矣。敬绎此条实三代以前之经义。然则咸丰十一年定临朝之议时，军机大臣杜翰独顿首曰：“臣杜翰不奉诏。”是虽未识一时之权宜，实不背纯皇之圣训也。

京师道途不修，暑雨时行湫隘险阻，行人愁苦，居者叹息。言官陈奏已屡，而部议以无款驳之。某御史疏中有云：“一夕之雨，则吕梁不足比其艰。八达之衢，而孟门未能逾其险。”非虚语也。

京师惟东交民巷中段路稍平，雨后泥亦不深，则以各国使馆所在，自行修理故也。闻修理之费每尺几及百金，盖工人聚议争价，有私减者则群殴之。京师木厂、石工均有积习，牢不可破，外人亦无如之何。

国朝以有功之故优待旗人。其实旗人不过仕进之路稍宽耳，其生计之艰难，室家之苦累，有不可以言喻者。屯居之旗人，京东、京北一带大半衣食不完，女子至年十三四犹不能有裨，困苦万状。

即在内城者，世家则骄侈无度，其贫薄者，则借债无门，谋生乏术，又拘于成例不能出京四十里。区区甲粮不足贍一口，何论家人？于是横暴者则流为盗贼，无赖者则堕为娼优，比比有之。盖生齿日繁而不思通变之法，固非计之得者也。

醇贤亲王福晋薨逝，由医官进药不慎之故，宜治以罪者也。福晋素谨笃，惟于太监李莲英之妹从不假以辞色，不与之同坐，而待同等人极谦逊，一时称其盛德。

慈安皇太后宫中一切碎事皆用宫女，及穆宗晏驾后尤感恻，退朝后溢然无事，虽年老太监，未有能进一言者。崩逝之时，事出仓猝，天下遏密出于自然。荣仲华协揆禄是时为内务府大臣，亲与殓舍，慈禧皇太后谕之云：“尔等详细视殓，勿令人有疑辞。”盖欲推责当时侍疾之宫娥太监也。协揆唯唯而退。此事甲午冬间荣仲华亲告李木斋编修盛铎于督办军务处者，故谨记之。

恭邸集唐诗有云：“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记甲申退出枢廷之事也。

甲午二月二十三日白虹贯日。

近时海关道多至封疆大吏。盖非有他途则不能得关道，而他途既通，则迁擢较易，且又有欲得关道者相迫而来也。龚照瑗、盛宣怀以海晏船中伴李莲英，而一得苏松太道，一得登莱青道。聂缉槩九月由郎中改道员，十月即授苏松太道。鲁伯阳以未经记名之人亦得此授。盖内务府人员得粤海关差，例应如是，后乃推广行之者也。

聂缉渠授上海道时，军机处不知是何规字，上亲谕之。其资望与鲁伯阳相去不远，特聂缉渠为曾纪泽妹婿，引见时先以万金贿曾忠襄汇保，故稍有根据。邵友濂之得巡抚，聂缉渠之得关道，盖同出一源云。缉渠引见时，曾国荃以至亲故加保荐，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此严世蕃所谓谢礼也。

日本之役，有奏请缉奸细者，言其人住南城外羊肉胡同谢姓。廷寄命给事中唐椿森尚有漏给事，不记其名缉之。唐至，伤兵役勿遽，先检其来往书札，则琉球遗臣求援于中朝者，流寓京师十二年矣。每岁皆有表文，而总署不为达。其旅费则由琉球遗民资助。间有奏致其旧君，则间关由闽粤渔船转达。流离琐尾，备极可怜。至是闻中倭搆兵，方作函牍，冀中朝之大捷而中山之复国也。唐据实奏闻，始免捕送刑部。此事如稍卤莽，则含冤者莫可究诘矣。唐君字晖庭，广西宣化人，余会试房师。

贝勒载澂，恭邸之嫡子也。卒后有外妇所生子，或劝恭邸收养之，恭邸不允。盖宗室定例，非妻妾生子，不能入属籍，即成立亦别姓觉罗禅氏；况贝勒素不谨，外室甚多，故恭邸之不录是也。庆邸以罪人子，本不应继近支袭爵，乃先行过继别房，然后转继。其初由恭邸援引时，缪为恭谨，光绪九年以后，事权渐属，遂肆贪婪。后又与承恩公桂祥为儿女姻亲，所以固宠者无所不至，召戎致寇，其罪浮于礼亲王世铎云。

恭邸退闲时，知庆王之贪黩，尝与志伯愚侍郎言：“辅廷庆邸字当日貌为清节，凡有人馈送，不得已收一二小物，皆别束置之。谓子

曰：‘此皆可厌，勉为情面留之，概不欲用也。’予故援引之。今贪劣如此，若国家责以滥保匪人，予实不能辞咎。”及恭邸起用，亦竟与之委蛇而已。

己丑冬间，翁叔平尚书常语余云：上御毓庆宫，一日忽于马褂上重加马褂，尚书询其故，上曰“寒甚。”尚书曰：“上何不衣狐裘？”上曰“无之。”盖上平日便服甚稀，狐裘、羊裘各一，适狐裘裂缝，修治未毕故也。尚书曰：“内库存料甚多，上何不敕制进？”上曰：“且徐图之。”尚书述此时谓余曰：“世家子弟冬衣毳温，孰知天家之制，其俭如此。”

每年夏间，大内例搭凉棚及每日例进西瓜十枚。内务府于上前皆多所阙乏，固由户部发款间尝不足，亦奉职不共之效也。此志伯愚侍郎为予言。

内务府经费亦极支绌，闻膳房领款恒有数月不能应者，然惟得工程差事之员则立致大富。尝闻之陈兰甫师云，宣宗天性俭朴，所御套裤当膝处穿，不欲改为，伤人补之，然内务府开销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又闻瑞文端常总管内务府，适办穆宗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员开价至六万金，文端嫌其太多驳之，而大柜遂不可得。旋被严责，急如前数又加数千而后得之。文端因是恚而致疾。而工程则侵蚀尤巨，即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金，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百万金。是以近时内务府司员之骤富者屡被弹劾，上亦尽法惩治之，然每每中止，欲求其悔改难矣。

满洲人员丁忧，外官则开缺，内官则停升三年，此定例也。惟

庶吉士散馆与否，向无成例。甲戌散馆，贵坞樵师方丁忧，掌院学士为之奏请，穆宗硃批云：贵恒著准庶吉士。时莫测圣意，大学士宝鋆云：“上谕既有准字，即著与试可也。”于是遂为定例。余记庚寅殿试授职后，谒潘文勤师于米市胡同。坐定，有新留馆前辈豫泰来谒，文勤斥之云：“汝不信吾言，丁忧甫百日后即往散馆，然有旧例，吾无奈汝何也。今乃补服朝珠来谒师门，此用何说？是亦不可以已乎？”遂送客。文勤重丧服，严师训，他人莫能及也。

李仲约侍郎临终前一日执余手言曰：“合肥与李莲英日日相见，图变朝局，汝等当小心。”既而曰：“吾不能与常熟款语，然合肥、济宁各怀不逞，以吾亲家张荫桓为枢纽，二人一发千钧皆在张一人，胡为至今不去也。”忠诚之心，将死弥笃，乃至不避至亲，迄今思之，可为流涕。

宗室名子有绝异者。绵字辈某将军好鼻烟壶，有三子，长名奕鼻，次名奕烟，三名奕壶。侍郎宝廷名其子，长曰富寿，次曰寿富，其小名则长曰一二、次曰二一。一二、二一出内典。

和议成后，有人题城门上一联云：“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既而又传一联云：“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

丁酉三月，珍妃复以事贬，闻以乞添护从之故，触太后怒云。汪穰卿进士为余言。穰卿又言：“贝勒载澍革爵圈禁之旨，出自慈闱，上奉之色变声慄也。”

李兰荪尚书复入政府，而张人骏、张曾敫骤擢布按，邵积诚又张人骏之姻亲也，其他则直隶人及甲戌会试门生，得意者居十之九。翁叔平尚书权不及李，然恠祖翼、翁曾桂亦骤至布政使。其督抚中，则边宝泉、鹿传霖等，李所举也；任道镛、史念祖等，翁所举也。虽资望尚非极劣，而取材半出乡间。至洋务人才，李以甲戌门生而用胡燏棻，翁以乡里世交而任盛宣怀。胡贪鄙而盛儆薄，其成效可睹矣。

余于乙未秋间入都销假后，具一疏中有云：“理财之道至广也，而搜剔夫厘捐民欠，则所得无几而敛怨已深。用人之途至宽也，而专求夫笃老疲癯，即未必无才而所收亦隘。”即讥切高阳、常熟两尚书，冀其能受尽言也。

乙酉、丙戌间，山东有田姓小儿，甫七岁，能见土中之物，即山石墙壁举不能隔。醇邸闻之，致诸京师。闻其言颇验，使视荣禄父墓，云见一无首尸，盖其父故殉难战死者也，餘事未详。余以为此近巫覡，偶有小数要无足取。蒯礼卿检讨以为夙世所修天眼未经退转。此于佛理有之，《抱朴子》亦论及之，然此子似犹不逮耳。

文宗之幸热河，首倡此议者僧格林沁也。其奏疏，余于张编修鼎华处曾见抄本，言战既不胜，惟有早避，词甚质直。以事理论之，唐元宗、德宗屡奔而存，明庄烈一殉而亡。文宗仅幸离宫，较之前代尤为有得无失，此当归美于议避之臣，而后来诛肃顺、端华诸人，乃以此为大罪。夫肃顺怙宠专擅，诚非无辜，而罪以避敌之议，则已误矣。

至甲午之役，倭人由辽渐迫，太后恒令顺天府备车二千辆，骡

八百头，然始终不行。张孝达制军、李约农侍郎皆主西狩之议。余亦以为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持。俄王保罗之败法主拿破仑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沈子培员外、蒯礼卿检讨则主暂避襄阳。而内城旗人汹惧，尚书孙燮臣师致书李约农云：勿奏请迁都，若倡迁议必有奇祸。盖李是时方考历代迁避之得失，欲有所论也，得是函而止。既而寇愈迫，翁尚书亦主迁，孙尚书毓汶则主乞和，两人争于传心殿。孙之言曰岂有弃宗庙社稷之理。翁亦不敢尽其辞，然密遣人询李所考历代得失，盖讲幄之间当偶及之。而是时所传上谕“慈圣暂避。朕当亲征”云云，则实无其事。近时《中东战纪本末》、《中东战辑》所载多属讹传，故附订之。余乃疏言，此时战既不足恃，和更不宜言，惟有预备持久以敝敌之法。同时黄仲弢、沈子封数前辈联衔所奏四条，亦兼及迁都之计。夫倭人用兵以来，陆兵固未敢深入，我军虽孱，然密布山海关内外者已二十余万，倭兵不及五万，纵每战皆捷，何能径入神京。王翦破楚尚需六十万人，彼节节留守则前进力单，彼悉索前驱则后路可断。使朝廷深知兵法，及此时明赏罚作士力，择将而用之，谋定于内而不摇，虽不出走可也。不然则空都城而予之，彼必不敢来。即来亦易于围攻。即不能围攻而出于和，亦不过咸丰庚申之役，而不敢过于诛索。乃一误再误，终于不可收拾者，将骄而惰，士窳而残，官府疑忌，天水违行，宁使敌人得志，而不使上得行其志者，其成谋固结，非一朝夕之故也。

张荫桓、邵友濂既往求和，战守之心益懈，仍勉励戎行姑以塞天下之耳目。先是翁尚书受密旨往天津，李高阳避不见客。其事甚秘，外间籍籍，谓翁以导上主战得严责，故往乞李鸿章定和局。迨张荫桓之行，又得无不允许之谕，都中骇惧，以为旦暮将行不测以讲于敌。人心之危过于被围，一日之间讹言叠至，要不悉记。余以为无论祸福，当以人心正天心，故当万马嘶声之时，毅然与诸同志约不

挠沮、计生死。恭邸复用之后，惟设督办军务处，授宋庆帮办军务，余无所建白。李约农言：在书房闻太监语，恭亲王起用之日，李莲英率同党诸人跪哭于太后前曰：“恭邸得政，奴辈必死，愿乞命于老佛爷。”官中称太后如此。太后慰之。莲英固怨同治间山东戮太监小安事。恭邸至冬间乃直军机，年已老又叠经废置，且一时在事将相多非所习，遂因循焉。上始向之殷，久之乃竟不足恃，天下之望亦愈孤。惟翰林中不及十人，苦以公义正论，力相樁柱，台中亦偶有应之者。

总署事极秘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尝集议具稿，时有为余危者，余曰：“愿执其咎，不敢让也。”敌人不受张邵之讲，官中亦惧，命顺天府仍备车骡。或云是时召山西巡抚来京预筹移顿事，顾恋惜愈甚。且闻内论云，西巡亦可，但无以服肃顺之心耳。倭人电来意在李鸿章。比其行也，一议于美国使署；再议于传心殿，举国皆知其赔款割台，而犹不谓其并弃辽也。倭人先电询鸿章有让地之权否？又电云有概行让地之权否？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俄而御史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于是各省之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都察院初难之，故迟迟不上。余乃劾都察院壅上听、抑公议。上命廷寄问之。裕德、徐郙始惧，不数日悉上。时和议几沮，先是忧危日甚，人不聊生，至是士庶之心益愤，且夕汹汹，其详余别有日记上连召见公载泽、侍汪鸣銮诸人，皆以为和若必行，亡将不远。上亦不能无动。无如中外之势已成，劫持之术愈固，事遂不可挽矣。迄今思之，彼党集恨于余，非无因也。然尽其愚心，于事一无所济者，则吾之过也。或又以为冥冥之中使彼党有

所惮而不敢为，亦未尝无补者，则待后世之论定，非敢揣测言之也。子培恒叹曰：吾党之义，屈子辞云，所非忠而言之，指苍天以为正，则有合于今日之事耳。寒夜无俚，率书百之一二，较胜于郢书燕说矣。

近人姚氏记东事，差胜于沪上所刊各书，是非亦稍允矣。然其言召三品以上会议，则无其事也。甲午冬余告谢石杉御史请之，乙未春陆凤石祭酒又请之，皆未允。盖朝廷意在秘密，故始终未尝一议，姚氏于都中事悉未知也。

江南候补道蔡钧伴送俄使吴克托穆等入都。吴克托穆闻中国四川、湖北饥，捐银二千附赈。蔡钧告总署言吴克托穆觐见时，上宜有以谢之，应请总署奏明，且先撰清语备上宣说。恭、庆两邸以为素无成案，不可妄增，遂止。蔡归为余言之，且言俄使深沉，其志未可量。惜吾中朝大臣惟知向琉璃厂争购瓷器以为答礼，无有知其觐国之意者矣。

丁酉五月十三日夜四更许，湖北武昌府数十里内地鸣，声如驴噪。邹沅馥闻之，谢苍平亦闻之。《申报》、《新报》或言满城鬼哭。余至汉口，或言自荆宜至蕲黄，往往夜深辄闻鬼哭。未知五行诊戾，何以至是。岁饥民困，谤言繁兴，聊复记之。又武昌会城内外，湖池之水皆涌高数尺。

丁酉十月，德意志国取山东胶州，先取船澳，总兵章高元让之。信息甫闻，举朝震惊。时补祝禧太后万寿，自十月初间演剧，至十八日方竣，保举甚优，铺陈亦丽，以为曲意事洋人，可得其欢心，而

不虞德人之猝发也。北洋之致南洋也，电文曰：“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南洋之致北洋也，电文曰：“无兵可调，无饷可筹。”说者以中国为四无之国云。

易笏山布政佩绅言：“当肃顺正法时，有袁二太太者亦于菜市口伏法。”然彭泽欧阳润生观察熙^①为余言，亲往观肃顺伏诛，家人进药而不肯食，及死后其家缝头殓殓事，未闻同时有袁二太太者受刑也。李博孙工部翊煌言：“闻之其先人小湖大理联琇云，袁太太者积有多资，善结纳内人，于热河还京时已乘机逃遁，比传旨诛戮，已无从踪迹矣。后有言其入川嫁一典史者。袁太太入宫时，供洗御服事。”

胶州为德人所踞，事固至难，而中朝之许之者，至举山东一省俾之，矿产为其所有，铁路代其筹办，凡有兴办悉听其命，可谓至奇。又以海权授之，中国船之经黄海者受其约束。然则他日载军火、运漕米皆不得自由矣。乃总署犹秘之，虑廷臣之争、督抚之争，则仅宣示曰允立教堂而已，允赔款、办人而已。余在朝时犹能预探其消息而集众争之，今则事已定，而督抚之知信息者不一二人也。陈伯严吏部曰：“举五千年之帝统，三百年之本朝，四万万人之性命而送于三数昏妄大臣之手，从古及今未有可痛如此者也。”俄人因此而取旅顺、大连湾，固有使之不得不然者耳。

文宗晚年祭太庙诗有句云：“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点残灯万姓膏。”忧民如此，宜贼之不足平也。先大夫恒诵之。

① 此处有朱书眉注：“熙当是霖之误”。

宣宗好梵呗，又好焰口经，无事时恒于宫中演之，妃嫔中亦有习之者，喃喃之声达旦。盛伯希祭酒为予言。

杂史之类虽文笔俚鄙，识见猥下，然后世必有取焉，以其记载当时之事足资考证也。乃若十余年来，则秉笔之徒大率市井，其受重资而任编纂者，意主于谀固不必论矣，如近日所刻《中兴名臣事略》者，则惟誉曾门，而于各军之得失，将帅之功罪皆不能言。其无墓铭志传可钞者，则官资之迁转，年月之先后，殆无不误也。其体例之谬又不待言。至中东一役，则有作《战纪》者，则英人李提摩太者囑其所役蔡姓为之。蔡于京朝事懵无所知，行妄而性鄙，素受合肥豢养。至是又予以重资，于是改易原电、颠倒是非，无所不至。纪事而诬，弥可痛恨。丹徒姚氏复有所作，较翔实矣。然详于闾外而略于朝廷，此其见闻之不及，无足怪者。至谓京师有召三品以上大员之事，则传闻之巨谬。不知自甲午后，朝廷以会议为大禁，惟议文庙从祀偶一行之，此不得已也。余曾囑御史谢希铨请之，及陆润庠由江西试差回又再请之，皆不报。惟和议定后，飭诸臣诣内阁观硃谕耳。甲午之事余不及记。乙未二月以后之事，友人沈中书桐时寓余斋中，曾一一载之，于各衙门司员各省公车事颇详。近阅邸钞，沈凤楼已以道员分发直隶^①

以上三条见于《纯常子枝语》第廿三册稿中，原注云记事各条可入《闻尘偶记》。甲子五月蘇记^②

① 以上三条，系别记于纸，贴附于原稿之末，字迹与原稿异。

② 此系朱书注于稿后。

让台记

吴德功

编者按：本文作者吴德功(又名吴立轩)，台湾彰化人。1895年日军侵台时曾一度任台湾地方联甲局正管带，参与抗日斗争。日军侵占台湾后避居乡下。著有《彰化节孝册》、《戴施二案纪略》、《让台记》、《观光日记》等书。

《让台记》一文记述日本侵占台湾的经过及台湾军民的反抗斗争颇详，前无印本。作者以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皆耳闻目睹，因此，记事较已发表的有关史料详细具体，亦可与《近代史资料》总28期吴质卿的《台湾战争记》相互补充。

本文据近代史研究所藏抄本刊出，同时参考了谢国楨先生所藏抄本，其异同处可供研究参考者，均予注明。错别字校正以〔 〕标明；佚字增补以【 】标明，均附于正文中。文前的序言、凡例及与史实无关之诗文、议论等，均酌予删节。原文新旧历对照多不合，今以旧历为准，予以改正。

让台记序 (节录)

甲午，日本失和。初李傅相力言日本处心积虑，练兵储饷，已垂三十年，未可轻敌。内外诸臣等以日本蕞尔弹丸之国，何足介意。清君主宵旰筹画，命将出师，冀振威灵。岂知升平日久，兵少训练，将不知兵，士不用命，师徒挠败。始战牙山而不利，继战平壤而无功，寻战鸭绿江而九败。外而九连、凤凰、盖平、海州诸城皆为所

下；内而旅顺、威海之炮台一鼓而陷。北洋海军、轮船全数皆歼。广甲、广乙、扬威则焚烧矣；经远、致远、超勇则击沉矣；且定远、来远、威远又自毁矣；其余投降以及威海刘公岛之沉没者，更难仆数，而北洋海面数千里不复见帆影轮声矣。夫以旅顺天险，炮台坚牢，外洋诸大臣咸谓一夫当关，万人莫敌，而乃竭数十年之经营，费数千万之财币，亦竟委而去之焉。而台湾全岛之地，驾言阻东矣。斯时也，唐帅景崧苟与日本约法三章，俾台民登于仁寿之域，犹不至生灵涂炭；乃二、三缙绅与唐抚创立民主之国，不十日之中，日军一到，炮声甫动，血肉纷飞，唐抚竟逃于厦。台中府孙传堯去而库藏已空。黎景嵩空空妙手，又与刘帅不和，粮饷不继。刘帮办永福在台南孤立无援，饷械支绌，搜索绅富，军需设行，票纸充饷；而张香帅差人侦探，六月间止得粤饷三万。兼之土匪各处抢掠，遇败军则剥其器械、衣服；遇逃亡则劫其行李、辎重。而数千里锦绣江山，衣冠文物，向称为海滨邹鲁者，变为仇杀攘夺之区，虽曰人事，岂非天命乎？犹忆澎湖甫破之时，民心惶恐，土匪逢〔蜂〕起，官威不振，出城一里许，官眷行李即为土匪所夺。城中铺户爰请德功与上官议防守之策。德功思一家三十余口，既乏厚资将家眷渡泉州，而揜枪不靖，虽贻忧桑梓，自己身家亦难保存。即商于邑主丁燮，请孙太尊传堯开设联甲局，擢德功为正管带，广文吴广〔景〕韩为副，招集邑内外穷民五百名为练勇，用总理为哨官，日则东西南北巡缉匪类，土匪由是敛迹，早稻收成免于抢掠。然割台议成，人心瓦解，上谕令各地方官将粮额、官产造册交日本管辖，内无一语及绅士。德功知时事不可为，初兼办局务，六月辞带练勇，以许举人肇清代之。德功亦即避于乡下，旋丁母艰。遂将目见耳闻，并取之公报，笔之于书。台南之事多系吴汝端、吴汝祥两茂才所述；而台北则出岳裔先生所言。其中有仁人志士未及记载者，以俟后之君子匡其不逮焉。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大清国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四月十四日，中国和议画押，各派大臣至燕台换约，台湾割让日本。

朝鲜之役，清师败绩，群臣请幸西蜀。清君主下罪己之诏，声泪俱下，不忍播迁，恐惊皇太后圣心。先遣大臣张荫桓侍郎、邵友濂抚宪往日本行成。日相伯爵伊藤博文、子爵陆奥宗光接见敕书，以内中无专权之意，令回清国。随员伍廷芳曾与伊藤同学于西国，爰探其意。伊相云：“必有重臣如恭邸与李傅相者，并带有专权便宜行事之敕书，方许与讲和议。”嗣后，正月十九日，再派爵相李鸿章抵日本。二月十九日（即西历三月十五日），齐集于春帆楼。至马关第三次议和，途中被日人小山欲报其弟之仇，一手执攀傅相舆，一手放枪，中在左目下，幸未伤目，尤〔犹〕能视事。

二十七日，日本战船九号。^①二十八日，舰被炮伤，尤〔犹〕奋勇驶入港，进攻澎湖。翌日六点钟，尽得全岛。澎湖总镇周振邦、澎湖厅陈步梯乘鱼船奔入台北请罪。副将朱尚洋兵败，副将林福喜扎妈祖宫，接战多时，互有杀伤，亦奔回台北，唐抚帅嘉之。

时李傅相伤愈，与伊相往返议约，商量数四，其节录载在公报，不能尽述。至三月十六日议定大略：一、赔饷，二、割地，三、通商，共十一款；限三礼拜画押，互派大臣在燕台换约。皇〔星〕使回国，大清君主与王大臣、皇太后商议，至四月十四日始行画诺，并降诏晓谕各省臣民。诏曰：“近自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行废约决战，以冀维系人

① 此处有脱漏。

心，支撑危局。其言固出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熟筹审处，万不得已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近日关内外事情更迫，北则近逼辽沈，南则直犯畿疆，皆眼前意中之事。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人民，皆当共谅者也。兹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主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稍懈志，毋务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毋〔务〕期事事核实，痛戒具文，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实有厚望焉。”嗣后，俄国率德国、法国出阻割辽之议，令清国出银三十兆元以赎之；而让台之议，与各款均照原议。

论曰：澎湖砥柱海中，为台湾之门户。如广东之于琼岛，依作辅车；镇江之于崇明，倚为唇齿。故当日延平王先登澎湖，红毛遁归；刘国轩败回安平，克埙纳土。前车覆辙，后车宜鉴。唐公既膺专阃，岂不知岩疆一失，台岛港义〔汉〕纵横，防难胜防，自当筹画保障，何以任一失明之周振邦统师镇守，不崇朝之间，屏藩遽失。闻者莫不叹其调兵简将之无方也。嗟呼！行军之要，地势为重；故争江南者，竞据武昌；入川蜀者，首图巫峡。谁握兵符，而溃溃〔贖贖〕若斯耶！

四月二十二日，大清镇扎狮球岭统领候补道林朝栋调守台中，以提督胡国华统广勇六营守之。

先是澎湖既失，唐帅令都督张兆连统铭军六营，分布基隆海口。以铭军正营张正玉扎社寮炮台，以陈登科扎澳底三营，以副将曾兰亭扎仙洞一营、北斗一营、基隆田寮港一营。令林朝栋镇扎狮球岭六营，分统官林超拔，卫队林廷辉遣赖宽扎一营在大颊尖，傅德升带一营以为犄角，谢天德带一营扎红淡林，郑以金带一营扎虎仔山，袁明翼带一营扎佛祖岭。栋军营务处见日轮在澳底游弋，倡议两军分守南北汛。以澳底、三貂、瑞芳、北斗、大颊尖、红淡林、大水窟为北汛；以万鳞坑、金包里、白米瓮、仙洞、玛索、佛祖岭、虎仔山、狮球岭为南汛。海口炮台，仍以炮勇守之。张兆连猜忌，以为争功，遂潜林道足病于唐帅。适台中府孙传究日日告警，遂命撤回台中。林道以前队先行，至五月初二，拔队回台中。

论曰：行兵之道，如奕棋然，有一要点即下一子以镇之，而后全局可以制胜；不然，一着之差，全局俱败，胜负之机，间不容发也。忆甲申法国寇台，刘帅铭传失基隆，退守台北，遣林朝栋同楚军王诗正同扎五堵、六堵，与法军相持二个月，法军不得逞志于台北。今命林朝栋扎狮球岭，所部将士皆前随征之人，地势险要甚悉，可谓用得其人矣；奈何张兆连一潜，唐总统即调驻台中，致天堑之险，不崇朝而失。虽张兆连之猜忌，亦唐公一着之差也。

新历五月二十五日，大清台湾绅民立前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
 旧历五月初二

景崧为民主总统，以前南澳镇镇守台湾帮办军务刘永福为将军。

先是李傅相使日议约，定于四月十四日画押，宫内踌躇未定。兵部侍郎孙毓汶、吏部右侍郎徐用仪奏以停战日期已满，请清君主速行画押。台湾得京信，谓缓十日不画押，各国欲出

阻割台之议。台南遍贴告白，痛骂孙、徐二人，言甚凄楚。旋被京官参奏，罢退。至四月二十一日，知和议已定，割台难已〔以〕挽回，官绅士庶，痛哭呼天，飞章乞命，老成烈士拊膺而叹。电奏到京十六字曰：“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并电总理衙门、南洋大臣、闽浙总署〔督〕、福建藩台等处。文曰：“敬稟者：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也，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台仍理台事，并刘镇永福镇守台南。请各国查照割地不服公法，从公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以图固守，以待转机。情急万紧，伏乞代为电奏”。

总理大臣回【电】云：“来电均已进陈。和议一事已于十八日订约。台湾久隶版图，感激朝廷恩泽，一归他属，忠愤勃发，胥在意中。但时势所迫，勉从其议。其大要约有两端：一则战不可恃；二则进迫京师，利害攸关，视台尤重。一则①台无接济，一拂其情，势必全力并攻，徒损生灵，终归沦陷。②查自三月起，累次来电有云：‘台无兵轮，坐困绝地，其危可知’；有云：‘台营分部兵少，防之不胜防，勇难急到’；有云：一、二仗后，无营换退，久持强敌，难操胜算’。贵署抚体察实在情形，不可因一时义愤而激。现以新约内日本声称：‘本约批限二年之内，地方人民愿行迁居者，准任所之。其有田地，听其变卖他人；但期满之后，未能迁徙者，日本认为人民。’皆载在和约中。是

① “一则”似系衍文。

② “台无接济……终归沦陷”二十二字似应接“战不可恃”句下。

日本得地，而百姓不愿居台者，仍有迁、卖两途。贵署抚每思念朝廷爱护台民，并将以上定约劝谕台民，勿得因一时过愤，致罹后患”等语。

唐抚【将】京电抄示，台北绅民展观之下，不胜骇异，知事势已无可挽回。台回〔北〕筹防局日集众会议，欲抗朝命，或议请他国保护，纷纷不一。四月二十七日，闽县人道衔陈季同倡言立民主国之谋，同工部主事邱逢甲（台中人）、候补道林朝栋（台中人）、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台北人）推唐为民主，集台北绅商于是日公进贺表，同送至署请视事。铸金印一颗，文曰：“台湾民主总统之印”；银章一颗，文曰：“台湾民主将军之印”，西语译为伯里玺天德。即于五月初二日，众绅庶在台北亲送金章与唐抚帅；其银印章须另日遣员送到台南刘帮办。是日，各国驻台洋商、兵舰皆鸣炮升旗庆贺。唐薇帅既膺台民公举，暂主总统。即电致各直省大吏曰：“日本索割台湾，台民不服，屡电奏不允割让，未得挽回。台民忠义，誓不服倭。崧奉旨内渡，甫在摒挡之际，忽于五月初二日将印旗送抚署，文曰：‘台湾民主总统之印’，旗兰地黄边，不得已允暂视事。民主总统由民公举，仍奉正朔，遥作屏藩，商结外援，以图善后。事起仓猝，迫不自由，已电奏并布告各国。能否持久，尚难预料，惟望悯而助之！”遂以陈季同为外务卿，以邱逢甲为内务卿，以陈儒林诸绅为议员。唐总统及绅民知台湾孤立，力请英国相助，而英国守局外之议，不可为他山之助；力请于法国，而法国适有马达加斯夏岛国之役，未能兼顾；而俄国注意于辽东，离台甚远，亦无意相护。

论曰：唐公闻割台画诺，澎湖失守，各官或欲奉朝命，或挈眷逃回，唐公电向北京请兵派饷，并奏云：“台湾孤悬海外，难

以守御，又无外援可恃”。无非为他【日】兵败卸责起见，所以当日上谕云：“台无接济，又乏兵轮，坐困绝地，台海^①防之不胜防，又无〔云〕恐一二仗后无勇可移换，久难支持，虽台民恋戴圣清，亦无可如何”。并言和约任台民去留之语，唐公何不将上谕遍使台民知悉，与桦山大将约法三章，俾台民安堵无恐，而诸兵亦免积尸遍地。乃拥立民主，全台流血。呜呼！发言盈庭，谁执其咎耶！

新历五月二十九日，大清国李经芳乘轮船到三貂海，将台湾交
旧历五月初六

让与日本。

同日，日本海军大将子爵桦山资纪带兵五千，从三貂角澳底登岸。

海军大将桦山，带兵舰十五^②艘，统带步兵四大队、工兵一中队、卫生队半部、骑兵一大队，次于三貂角澳底。时西北【风】方烈，各船皆力抵风威。大清统将张兆连、分统官副将曾兰亭带勇三营，在地防堵。日军工兵一中队^③，奋勇先登岸，与清防兵少数接战；一时半间，清军放去澳底溃散。

论曰：当时大兵多扎基隆、沪尾要塞，在清国诸军以为日舰队必由此处攻击。桦山大将精海战之术，侦探三貂角澳底【港深】可泊巨舰。而大清国官弁视为荒僻之地，不派大军驻守，仅少数之兵防堵而已。故桦山大将一鼓登岸，以为根据地。翌日，近卫师团亦连踪而入。此兵法所谓攻其无备，出其

① 谢藏抄本“台海”作“又云台湾”。

② 谢藏抄本作五十艘。

③ 谢藏抄本此句下有“步兵一中队”五字。

不意焉。噫！为将者詎可不识地理耶？

新历五月三十日，日本大将桦山统军直抵瑞芳。
旧历五月初七日

日军既得澳底，遂逾三貂岭，险历山谷，达于瑞芳之大路。曾军尽退瑞芳。午前十一时着手攻击，三时日军抵瑞芳。

新历五月三十一日，日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亲王抵澳底登岸。
旧历五月初八日

同日，广勇统勇〔领〕胡国华与日军战于瑞芳，小捷。

狮球岭统将胡国华，率所部直抵瑞芳，战于金山；营弁兰宜简淡水奋勇直前，颇有杀伤。日军小却。

新历六月初九日，唐民主调沪尾守将李文忠三营、陈得胜三
旧历五月初九日

营，助铭军战于瑞芳，军溃；张兆连伤足遁。日军占领瑞芳。

各军骄于小胜，兼以李文忠、陈得胜六营^①遂自晨【至】午，奔驰到瑞芳与战。然士卒皆淮、楚产，峰回路转，途径生疏，加以饥疲已极，不能成队伍。统领张兆连自将百人为前锋，足趾被冷枪所中，麾下争负狂奔，诸军望之而溃，日军遂占领瑞芳。

新历六月初二日，北白川亲王率近卫师团出双溪口。
旧历五月初十日

军至三貂岭，宿金胶蒋^②。一行军士，呼吸几绝，始达山顶。闻前卫在金胶蒋剧战，亲王走岩石，手杖青竹杖，左右手引换，十分疲困。多数官兵病人等呻吟，亲王通过敬礼之。是夜宿金胶蒋一夕，与将校协议，预期三日海陆夹攻。斥候长志

① 此处疑有脱漏。

② 谢藏抄本作“金胶掌”。下同。

歧中尉报告探悉战线。午后十一时就村宿泊。

同日，大清福建候补道杨汝翼统兵往台北。

杨汝翼于正月间奉部命渡台，统领翼字营，驻台中、鹿港、番挖等处，军务不甚整顿。唐总统召往台北，预向台中府索饷，始肯拔队。

新历六月十三日，日本北白川亲王率师团本队指挥，大将桦山统军攻基隆。大清铭军统领张兆连遁台北，基隆市全陷。

清张帅既败瑞芳，始回基隆。日军北白川亲王率近卫师团，自行指挥。大将桦山引率前卫骑兵半中队及步兵二中队、本队步兵五中队、骑兵半中队、炮兵二中队、右翼步兵四中队、左翼步兵四中队、同侧枝队步兵二中队，星夜追清兵前进。分兵一队攻北斗，一队攻田寮港，进取基隆海口。自午前十时两军着手射击，至午后二时川村旅团突击。时大雨倾盆，亲王指挥本队前进。日军占领基隆，军中死者三十二人。张兆连弃营，由火车路遁于台北。清兵四散而逃，死伤一百五十人。烽烟满山，炮闻数里，旋相继沦失。日军兵舰三隻由海岸施炮击，同时入港，水陆皆获全胜。基隆市街遂失，日军遂驻步兵一中队于基隆，放三军舰保护。时天气热度九十度，军士罗纱服装，甚为困难。

同月同日，日本大军进攻狮球岭，取之。

狮球岭防军，自恃天险，俯瞰山下，顽强抵抗。是日，大雨如注，电闪雷轰，山鸣谷应，与炮声相和。守山军士，衣襟尽去。亲王率右队在山下指挥，川村少将勇敢攀登，军士拼力攻打；相拒三时之久，清兵始行溃散，狮球岭为日军所得。

新历六月十四日，台北省城粤勇焚署内变，唐总统景崧夜逃

沪尾。

先是大清京都拨饷一百万，装在火轮，运至台北。洋枪、子药、火炮无数，唐抚运入库内。兵民知库中多财币，其管带官系哥老会首李文魁，见之垂涎。初八日，杀唐抚中军管带方良元，入索库饷。唐见势凶猛，挥令恣意往取之。至十二夜，集众到抚署喧闹，将抚署厨房放火药焚之。时喊声震地，人相践踏，入库劫掠财物。抬出之银中多铅条假借。各街市衙门糜烂，火药库忽然轰炸，华人遭死者一百余人，连各处毙者共数百人。一时变起仓卒，唐总统率亲丁数十名乘夜奔逃沪尾德商忌利士洋行。是日，电催林朝栋、邱逢甲、杨汝翼带兵赴援。十三日电报曰：“千急急赴援！”十四日曰：“万急急赴援！”邱逢甲之勇前扎在南崁，亦奔回扎揀东^①，各领饷银三个月。杨汝翼拔队至大甲，闻变逗留不前，乘间逃回福州，将饷银席卷而去，余勇在台辗转无依。

新历六月十五日，唐总统乘轮船渡清国厦门。
旧历五月十三日

十四日，唐总统在沪尾电召各军赴援，无一至者。台北人情汹汹，兵勇劫掠横肆。在淡诸勇弁皆有反戈之意。【唐】先托德人保护其家属内渡，爰率亲丁同乘鸭打轮船，悬挂德旗。忽沪尾炮台上大炮打入舟中，死伤者十余人。德船爱鲁易将弁开炮回打炮台，毙者七、八人，唐帅始得飞渡。是日民间骚动，被匪勇抢掠者约一百余万元。台北人争渡内地不下数千。

论曰：读唐公《请缨日记》，公虽翰林起家，能于弹烟炮雨之中，赏识刘军门永福，凉山诸战，挫法军精锐，奏肤功于异

^① 谢藏抄本“揀东”作“揀束”。

域，雍雍乎有儒将之风。故当简放台湾道时，陛见西太后，委以海疆重镇焉。何以台湾割让，绅民举为“伯里玺天德”，亦冀台亡而复存。何以调度失宜，日军登岸月余，变生肘腋，黑夜逃遁，外无赴援之兵，内乏弭祸之策。台北生灵涂炭，兢争内渡，舟中之指可掬，不俟兵临城下，一身已莫保矣。虽曰此中有天命焉，抑亦人谋之不臧耶！予尝咏兵变诗，有曰：“保险地分南北部，调兵势隔马牛风”，此犹谓南北不相统属也。观十三、十四日电曰：“千急急！万急急！速赴援！”林朝栋、杨汝翼犹可云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而扎南岫之兵，近在桃园，台北有淮、楚军、粤军十余营，外无一兵一卒可援，何以电文如此其急，诸军视如弁髦？此岂人所能解耶？

岳裔又曰：“唐帅本料台不可守，于上海解库金百万时，阴以锡银易之，所以兵弁抢后开封皆假银，至明治三十年（光绪二十三年）唐帅在上海租上等公馆，日客〔夜〕宴客，弦歌妓女，每日费数千元，约月余间，花费数十万元。昔有何曾者，日食万钱，犹小家数耳。由前而观，既有锡银可证；由后而观，非积多金，焉能如此挥霍耶？有识者苟从前后事情，细心推测，自恍然于其故耳。

新历六月七日，台北绅民并欧美人令辜显荣往基隆，请日大

将子爵桦山办理公使水野遵入城安民。

唐总统于十二日夜逃去，兵勇乘危抢掠，尸横遍野，街人闭隘闸为守。绅士刘廷玉、陈儒林等，洋商李春生请欧美人英、德商先迎日军安民。时辜显荣（鹿港人）游于台北，见商民无主内乱，亦十四日往请。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同水野遵巡哨，遂引见桦山及山田大尉，极言乱民之变，愿为前导。日帅察其

诚，使人侦探，果系实事，民不堪其苦；遂统大军午前三时入城安民。其乱勇奔逃，人心始安。遂驻步兵二中队于沪尾，步兵八中队于台北，收回残兵四千送之厦门，收其兵器。

论曰：是夜节署兵变杀人，入库强行抢攫者，腰金累累，自思可以肥身家，肆挥霍也。一旦变起仓卒，其乱焚如若火燎原，难于扑灭。杀人者，他人亦杀之；抢人者，他人亦抢之。人情汹汹，望日军如大旱之望云霓，藉非有大军镇压，而人民无主，其乱伊于胡底耶！

同日，大清道员统领栋字营林朝栋拔队援台北。

林朝栋五月初七日回彰。初八日，唐民主数次电音催回台北，林道以兵发不可复止。十一日行抵彰化，校阅精壮。十四日遣防军营傅德升，栋右营谢天德为前锋；以岳裔为参军，总理栋军营务，为援台北第一队；以分统林超拔、林兰、赖宽三营为二队；自将郑以金、袁明翼、林玉亭及营务处梁美甫为三队；又令族亲林文钦，募勇四千人为后劲。十日^①兵抵新竹，知县王国瑞令前队保新竹。

新历六月八日，大清新竹知县王国瑞，请栋军参谋岳裔，往
 旧历五月十六日
 台北迎接唐民主。是日广勇千余奔至新竹界，为兵民截杀。

相传唐民主在沪尾，王国瑞请岳裔由平顶观音山，达八里岔迎之。先是十二【日】之变，唐檄前台湾镇吴光亮八营赴援，吴时老耄，其下乘危劫饷以溃。适台北溃勇走依之，甫过桃仔园、中坜，粤民团勇始闻台北失守，见广勇金帛累累，疑为劫饷叛杀之徒诈称南下以袭新竹，于是沿途截杀，军械、衣服洗抢

① 谢藏抄本为“十六日”。

一空。适栋军数营闻喊声震地，亦派队巡哨，于是广勇遭杀者数百余人，后知是吴军，令安扎城外观音亭。

同日，大清孙传袞卸篆，以黎景嵩代理台湾府。

先日，澎湖破，炮声轰天，人民大恐。孙传袞命德功鼓舞举人林文钦，自募练勇驻扎城内；旋恐练勇生变，一夜撤归。然是时早稻将熟，土匪揭竿而起，官眷行李多遭劫掠。台中县叶意深本是书呆，不能同富绅募勇镇压，惊惶无措，请彰绅保护内渡。彰化县丁燮颇有胆略，谕德功、吴景韩、廩生周绍祖在保甲局，命德功招募练勇，以贡生吴景韩为副带，每夜亲行巡查，日间令练勇出城巡捕盗贼。时在变乱中，丁燮邀同游击郑荣，到北斗溪底围捕强盗，地方以安。未几，早稻登场，民间依旧收获。台中廖姓土匪欲抢官租，德功令该地局绅劝以且缓。德功请黎府派勇百名扎犁头店。北投堡土匪亦谋抢官租，德功令绅士吴伦明劝待黎府回去，而后任所欲为，各请勇百名镇之。是以人民安堵，咸荷练勇镇守之力。

先日，台湾民主唐帅下令：欲回籍者听之。于是各府县纷纷告退回籍。台中府孙传袞十六日卸篆，以黎景嵩代之。初，台北兵变，民犹不知，及黎到任，历历道之。孙曰：“似此，兄何敢接印？”黎曰：“台北现无主帅，其乱焚如，我在此不犹愈乎？”孙府爰收拾行装，不日起程。黎查府库，只余二千左右洋银，兵饷不敷所用。郑荣纵勇围署，遂携王淮三向孙索饷，孙令人取给之。盖孙于破澎湖时，库款行李运回内地。是时民间咸怨库款无余，地方何以保全，各有不平之意。孙惊甚，爰于二十六日轿门封密，随林朝栋家眷出城，由汴仔头渡福省。

彰化自程公起鸚莅台湾府，即提拨二十万两，每百两一封，贮藏在府署内，历任引继以备不虞。迨至澎湖已破，孙府

传袞即令王淮三由汴仔头运至福州。嗣黎景嵩接篆，郑协台索无餉项，即将王淮三掳去营中，并带四十名勇到署强索，始令王淮三取交之。民人闻知，痛恨孙府之无良，致令库款空虚，无可措手，声言欲扣留之。孙即求林道朝栋保护，是日大桥封门，杂林道家眷出城，是真要财不要脸矣！

新历六月十日，栋军诸勇搜杀广勇于观音亭。
旧历五月十八

广勇驻于观音亭，群疑汹汹。生员吴汤兴、姜绍祖、胡嘉猷，吴镇觥各拥数百人，拟袭台北。是日，不期而会者万人，遍山漫野。栋营傅德升议取广勇军装，配船内渡。谢天德部下于收军装时，争取财物，广勇开枪拒之，喊杀连天。客民乘势攻下，数百余名溃卒多遭杀毙。

新历六月十一日，大清林道朝栋，在后垅闻日兵至桃仔园，唐
旧历五月十九

帅内渡，收兵回彰。

岳裔行次八里岔，始知唐抚十五日附轮内渡，即至〔时〕奔回。林道朝栋闻信，自后垅率林超拔兵回彰。同日，北白川亲王率师团全部自基隆到台北驻扎。近卫师团半部由辽东到基隆。亲王于十日率师团全部集于台北。时桦山总督开府台北，安抚良民。亲王处理军事外，插花评茗，或散步郊外，或诗歌自适，起居安稳。

同日，新竹、苗栗绅民议抗朝命，推生员吴汤兴为首将，祭旗誓师。

吴汤兴，苗栗名诸生。先是带练勇一营，易儒服为武装，有赳赳桓桓之象。至是众人推为首，冀复台北。收集首提督茂林二营、栋军谢天德等营、生员邱国霖、徐骧、吴镇觥、义首

姜绍祖诸乡勇。是日，祭旗誓师，设大鼓一面，筑三丈高架挂之，旗帜整齐，立约法数章，有事则击鼓，各庄闻鼓音即齐集公所，并约众接济粮食费用。如敢抗命，声罪讨之。绅民奉行唯谨。

新历六月十三日，日本各中队，由铁路进发以图南方。
旧历五月二十

自六月十三日，沿途铁路截断，工兵随时修筑。各停车场略有小战，甚为困难。留二中队守于驿站。

新历六月十三日，日本坂井支队斥候骑兵驻三角涌，为清居
旧历五月二十一

民杀戮。

初，骑兵在三角涌，受居民厚遇。寻而居民或耕田割草，或山中逃走，用计袭击骑兵，出没无【常】；一旦反抗，草木皆兵。自是，日受居民杀伤，有不能固守所占领之阵地境象，支队与台北断绝，粮秣悉归居民手。

同日，日军山根少将，分兵由〔向〕刘潭甫进发，达大姑陷攻击，互有杀伤。

日军分兵一队沿河岸右侧，步兵一大队沿其左傍进发刘潭甫。初，受居民厚遇，有送粮食者，以兵三十名保护之，直进刘潭甫，亦无所顾虑。忽市内两侧射击，日兵死者九人。寻而山根少将开枪向西北射击百二十回，本队围绕市面，午后遂占领阵地。山根少将令步兵一小队向大姑陷地方侦察，而第二纵队不到刘潭甫而达桃仔园，为住民袭击，死者十八名。

新历六月十四日，日军步兵大队向大姑陷进发，遣斥候骑兵
旧历五月二十二

与居民射击，寻占领大姑陷阵地。

时刘潭甫北方，有清国义民守堡垒射击。十五、十六日山根少将令炮兵中队向堡垒大战。少而步兵亦到，一齐攻击，庄民放弃阵地。午后一时，日军遂占领大姑陷。

新历六月十五日，大清苗栗县生员吴汤兴集各营统将，誓师
旧历五月二十三日

出战于杨梅坵。日军退却。

是日，首提督茂林、傅宏禧^①二营，栋军谢天德、傅德升二营，姜绍祖一营，吴镇光亮一营，各营均抽五成队，次杨梅坵一带。适遇侦探日军小队，接战一时之久，日军退却。自是连战杀戮，运送弹药之日本兵三十名^②之中止余二名回报耳。

新历六月十七日，大清苗栗生员邱国霖，师败于大湖口。
旧历五月二十五日

邱国霖【引】七百人于二十五日抵新竹。越日到大湖口接战，日军亦整队前进，枪子如雨，日军死者数十人。邱军猛搏不支，败绩而退。新竹城内，男丁餉食不足，绅民将首提督二营配船内渡。知县王国瑞亦内渡。

新历六月二十二日，日本旅团集军前进，大清国生员吴汤兴、
旧历五月三十日

徐骧等统义兵御之。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日本旅团齐集各队前进。苗人吴汤兴、徐骧等沿途迎抗，互有杀伤。然日军遇手持兵器者杀之，以次渐进新竹地方。

① 谢藏抄本作“傅宏福”。

② 谢藏抄本为“二十名”。

论曰：自台竹〔北〕至新竹，沿途虽有铁路，而峰回路转，径仄溪深，邱壑皆可伏兵，易守难攻之地也。然台北一破，岩疆已失，日本已盥其脑而附〔拊〕其背。况清廷已下割让之诏，唐帅渡厦，绅富挟资遁逃。在籍臣民欲抗朝命，不愿纳土归降，而饷械已竭，将非夙选，兵皆乌合，虽有抱田横之志，效丹诚于旧君者，而日军统常胜之师，居高临下，讵能维持残局耶？尔时日军纵有小挫，而势如破竹，逐节迎刃而解。是役也，诸君虽不能捍卫桑梓，子弟化为沙虫，识者嘉其志，未尝不悲其遇，何敢以成败论人哉！

新历六月二十四日，大清署苗栗县李焯，集绅民议中〔守〕苗

旧历闰五月初二

栗，请台湾府黎景嵩发给饷械，姜绍祖力战死之。

苗栗一县多广人，李焯系广东人，与绅民一气。闻新竹日军已据，与诸生吴汤兴、徐骧、举人谢维岳、富户黄阿冠等商议，遣徐炳文至台湾府请发军装，并请领饷银。时府库已空，即准将该县钱粮作勇饷，遂检军装给发。自是吴汤兴统领诸土勇。徐骧营扎头份，辄与日军接仗，互有杀伤。日军只守新竹城，不能前进。苗人姜绍祖，年十八，率佃丁百余人赴战，被日军掳获十余人，姜亦与焉，日军遍询姜名，姜家人慨然承认，遂见杀；而姜幸免，卒为新竹人保出，再招勇迎战。后姜死于乱枪之中，苗人悯之。

论曰：姜绍祖席先世遗荫，富有田园，年未弱冠，粹〔粹〕闻台北一破，慷慨散家财，募团勇，不顾成败利钝，与日军接战，身先士卒。虽曾被擒而脱虎口，然其志百折不回，再接再厉，竭力抵御，身中数枪阵亡。以翩翩贵胄妙龄，敢冲锋破阵，纵身化猿鹤，故乡父老至今犹能道其轶事，啧啧称其能军云。

新历六月二十五日，大清台湾府彰化县丁燮回籍，管带防军营罗树勋代之。

先是云林县吕兆鑽^①请退，唐帅以罗树勋之子罗汝泽代之。至是丁告退，台中候补官甚少，罗树勋原带防军营，与绅士契合，黎府命德功、吴景韩、周绍祖请署彰化县。父子为同僚，亦台湾官制创格也（清例父子官回避）。丁回之时，城内外绅民护送。盖破澎湖后，匪徒在北坛巷强劫官眷，丁公立杀之，地方以安。

新历六月初五日，清台湾府黎景嵩集台、彰、云、苗四县绅富会议，筹款守御，开设筹防局，并图恢复台北。以花翎副将杨载云^②为新楚军统领。

黎差人探知日军止千余人，又闻大料坎及桃仔园、大湖口一带台民旋归顺旋即截杀，于是议筹餉械，欲图恢复。台中各绅亦言府库一空，洋银无几，内地如无接济，难以维持；虽台中钱粮抄封，可以筹收，奈富户多逃漳、泉等处，不如暂守，以待救援。黎府空空妙手，勃勃欲试，议派富户军需及饬各保分局征收钱粮，按期分收。随令前在台之武弁及楚员招募游勇，一时势急，无暇选择，凡有应募者概收入，务使速于成军。并请电〔请电应乙〕台南派兵拨饷赴援。即于白沙书院设筹防总局，请林文钦、施仁恩、庄士哲、许肇清、王学潜、林朝选、吴鸿藻等台湾绅士轮值常川办事，议抽米厘并什税充饷。

① 谢藏抄本作“吕先鑽”

② 《近代史资料》总28期吴质卿《台湾战争记》作杨紫云。

同日，日军分路攻剿，一由新竹大路，一出安平镇，一援三角涌。

中坜、平顶各路，尚未疏通，沿山之民，时尚逼城。分兵三路攻剿：一支兵出新竹大路。一支出安平镇新埔，遇新埔义民胡嘉猷扼守竹围，回环重叠，日军伤亡百余人，力疲收队而回。一支兵出三角涌，遇三角涌义民黄晓潭、苏力、蔡国梁、黄国添、张龙安等率众力拒，开地窟以陷马足，沿山埋伏，日军路径生疏，为疑兵诱入，死伤亦百余人。适台北闻报，添兵派将，由大料铁驰援。有清国降将余清胜引导，由小路俯攻三角涌，遂破之。但平顶之民，恒聚众劫粮，杂踏纷至，【日军】颇形踟躇。

新历六月二十八日，新竹绅民迎日本军入城安民。
旧历闰五月初六

自二十三日，日本北白川亲王，率师团军队，全力攻击大湖口等庄，大战三次。吴光亮、吴汤兴等及土勇接仗大败，死者二百余名，伤者百二十名。前扎新竹城栋字营傅德升、郑以金等兵勇撤回。吴汤兴、徐骧等皆战败，奔回苗栗县。新竹绅士郑林等率众迎请日本军入城安民。时日军止有二千余人，仅守城中，昼夜巡缉甚严，派兵数名在香山塘稽查来往行人。时台人伪造八条章程：一、除去竹围，二、割发，三、借女人御用，四、人死焚葬等事，印分各县；台人闻之，咸惧。

论曰：日军既入新竹，善抚其民，秋毫无犯。日用粮、米、鸡、鱼、蔬菜，照时价购买，人民安堵如故。但军队止有二千余，新楚军扎在头份，傅德升、郑以金扎近新竹南门外笔尖山。山根少将日夜防守，但日军人少不足分派驻扎，城内绅富再雇勇协守，新楚军始不能克复新竹。盖台湾为清君主割让，前栋军及粤勇、土勇罗雀掘鼠，粮饷不能接济，各营又不能战胜日

军，是以撤退清国营而迎大军也。外间谣言，新楚军如入新竹，必尽行斩杀，居民反生惶恐，此次雇勇协守，亦时势使然也。

同日，台湾府黎景嵩令生员林安澜、赖澄江等奉黎府命至三角涌，谕义民由山后攻击。

彰化北门外有李来成，素入山贩卖，熟悉新竹山内路径；同林、赖二生员、粮科书办陈周，请黎府给发公牌，及由府新颁银票万余，与三角涌义民黄晓潭、苏力、蔡国梁、张龙安等从山后攻击日军，险履崎岖，备尝艰苦。

新历六月二十九日，日军探至老科崎，为义民小挫。
旧历闰五月初七

日军既得新竹，将骑兵直赶到老科崎。忽徐骧等埋伏击之，直逼至新竹城外数里始回。

新历六月二十九日，大清台湾府黎景嵩使兰翎副将杨载云，
旧历闰五月初七

统领新楚军二营、傅德升一营、郑以金一营，进攻新竹。

日军驻新竹止二千余人，派二守备兵把守香山太路，察查行人，擒拿山贼以土人拒者为山贼。吴汤兴率生员徐骧扼拒头份，大小数十战，不分胜负。黎府所招土勇已成，遂命副将杨载云（楚人）统领，并令栋军傅德升、郑以金再隶新楚军。葫芦^①土人陈瑞昌亦招募土勇一营。绅富林姓助其军械，一齐并扎头份，每日邀战，以图恢复新竹。

新历六月二十九日，福州人葛竹轩，由海道往台北，谒民政
旧历闰五月初七

① 当作葫芦墩。

局长水野遵，领护照，询以进取中路方略。

葛竹轩，福州人，曾为栋军账房。自彰化梧栖港由海道到台北。见伊泽修二学务部长，引见民政局长，请领护照。政府询以台中情形，葛以富绅内渡，无复斗心，彰化餉匱，亦不足恃〔恃〕。

此事岳裔所言，按即邱师爷，前与竹轩同为林荫堂募友。后黎府闻知，将葛竹轩下狱。

新历六月二十九日，大清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陈文禄回
旧历闰五月初七日

籍，绅民恭送登舟，以其印交刘永福。

陈文禄，丙午年曾任台湾府中路防堵，办理得宜，一切圳务及有益地方事，次第举行。至甲午十月调署兵备道，台中士民攀辕送至数里外，炉香络绎。其治台南也，当海防危急之秋，昼夜筹兵筹饷，精力消耗殆尽。刘永福自接镇印，即将【府】库并军装库、盐饷尽行派人管理，大权悉归掌握。陈与议论时政，语辄齟齬不合，遂遵上谕回籍。台南府唐赞袞前闻澎湖失守，寝不安席，亟请告假，逡巡而回，以朱和钧代之。至是朱知府亦告退。全台各官，如系实任者，如台北之藩司顾兆栋，皆请回去。台南安平县谢寿泉亦告退，以旗人忠满署理，并管台南府印。

太尊陈仲英公，甲午任台湾府，德功蒙以文字受知。公为修志【局】提调，德功任采访委员，所作施九缎、戴案诸纪略，尝蒙青眼奖许。其甲戌同年蔡香邻山长生辰，其寿文命德功代拟，而叙仲英公之名拜撰。公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眼光如炬，寿文进呈，幸蒙首肯。及公任台湾道，乙未春，德功进郡请谒，见公军事旁午，夜分不寐。会宴嘉义、凤山二县主；是夜德功

叨陪末席，公谈论国事，歔歔太息。德功即赋诗一首，并录于后，以志知己之感云尔。

豸署筵中会众英，纷纷旁午羽书呈。
叨承赐僕知逾分，频荷垂青已过情。
痛恨使臣咸齿冷，倾谈国事辄心惊，
诸公衮衮膺疆寄，何日涓埃答圣明。

新历六月二十九日，台南绅民议请大清刘军门永福为民主，
旧历闰五月初七日

并设议院、粮台。

初，台立民主，以刘为大将军，所铸银印踌躇不奉送，故刘往来文牒，仍用前敕帮办之衔。及唐逃厦，台南绅民以台既无主，生员李清泉往凤山请刘为民主。择日会各县绅士拜谒，电邀台中同襄盛举。黎府闻之不悦，台中以路途远涉电辞。刘遂住安平，以其三子守打狗，令陈国馨带义勇三营守海口，令吴光中带义勇守下淡水。并请设立议院，以举人许献琛、贡生徐元焯、生员林馨山等为议员。设筹防局，以兵部郎中许南英、分部郎中陈鸣鏞为局长，分五段筹防。东段举人林际春、西段职生李清泉、南段职生吴敦迎、北段职生曾兆琦、中段举人林鸿藻，布置周密。时南路土匪蔓延，使许南英带勇平之。但粮饷支绌，以陈鸣鏞为粮台，筹措军需。

新历七月七日，大清苗栗县李焯与吴汤兴互相攻讦。
旧历闰五月十五日

前黎府准苗栗钱粮收作军饷，吴汤兴所部之勇，每人月饷洋银十二元，开销颇巨。叠向县中索取，不给其用，即将粮串自行征收。李焯厌之，备文详府，以吴汤兴徒博虚名，全无实际，所收饷多为中饱，前各军攻打胜仗，皆徐骧之力，而兴冒为

己功，详报上宪。另保粤人富户黄南球甚洽众望，可为诸军统领，请收兴统领关防。吴汤兴亦备文指李焯短处，请派员代换。黎府不能决，令苗绅和解。两造俱禀台南帮办刘，回电云：“俟派吴彭年到地查明情节核办”。

论曰：吴汤兴与李焯攻讦，刘军门派吴彭年到地查明，吴汤兴乏饷以备器械，募壮士，致日本军一鼓而下其城，坐视岩邑沦陷。然李焯仓惶携眷由梧栖港以逃，吴汤兴收合馀烬，偕老父妻子至彰化，奉黎府之命，与徐让〔骧〕诸同志偕行，死守八卦山。嗟呼！廉颇、蔺相如交欢，强敌不敢压境；张巡、许远同心，睢阳不能遽破。古人云：师克在和，谅哉！

新历七月十二日，大清台湾府黎景嵩遣苗栗举人谢维岳，向

张帅之洞乞师。

台中粮饷缺乏，台南亦无接济。苗栗举人谢维岳年少有胆气，黎遣往南洋大臣张香帅告急乞师请饷械。香帅即命道员易顺鼎到台南查军情。

新历七月十八日，台南前大清南澳镇帮办军务刘永福兼

掌台湾总镇印。

台湾总镇万国本闻台湾归日本，四处土匪纷起，乘夜挈眷内渡，将印交刘永福。台南绅民公请刘驻台南府城，令其子常驻凤山打狗督军。

新历七月十九日，大清黑旗前敌正统领县丞吴彭年，副统

领、副将李维义带兵二营抵彰化。

黎府自攻新竹之役，互有胜负，不愿请刘黑旗助饷。鹿绅

力请黑旗带兵恢复。黑旗自备粮饷两个月，以后欲就台中支給，绅富不敢答应。时筹防局绅递公禀请刘帅派兵前来。爰遣吴彭年带屯兵营、旱雷营、七星队，以职生吴敦迎为前敌各军粮台。是日到彰，合城之绅民迎接。年纪止三十九岁，胆略不凡，有儒将风。军令严肃，在彰时，凡逃勇皆杀之，不徇情面。集四邑绅士，筹款募勇。

新历七月二十五日，大清黎景嵩以副将李维义代杨载云统领
旧历六月初四

新楚军，抵中港，进扎头份。

初，黎到任后，遣兵攻新竹。傅德升扎十八尖山，攻南门，炮力可及新竹城内。杨统领率楚军攻北门，郑以金攻西门，以及徐骧等苗勇三面环攻。日本大军未至，城内止千余兵。黎府有矜矜自雄之意，尝云新竹攻破，即欲称为民主，有轻视刘之意。至是刘不自将来彰，以贰尹吴彭年为统领，黎轻之。副将李维义职居副将，官阶甚高，为之副，心怀不平。黎府擢为新楚军统领，将随带黑旗兵三百余名，往攻新竹。

按：吴敦迎，字汝祥，台南人。刘帅派吴彭年来彰，因汝祥彰化有租馆，熟悉地方情况，同率兵抵彰，担任粮台。时绅富多逃亡，汝祥不避艰险，胆力过人。时德功带练勇力孤，得相援助，胆气益壮，地方秩序以安。

论曰：自新楚军叠报小胜，黎景嵩举趾高，夜郎自大，尝谓刘军门是战将，非大将，不愿求援台南。又欲赖黑旗之威以克敌，故将吴彭年副将带〔？〕李维义诱为新楚统领，以接杨载云之任，冀旦夕复新竹，即可称台民主焉。岂知台中彰化一隅，止有地税项三万，两月余间饷金告匮。忽头份与苗栗连败，始愿将新楚军交吴彭年。伊时吴告急台南，旬日间添兵数营，又

运地雷枪炮，络绎不绝，然已鞭长莫及矣！左氏称莫敖狙于蒲苏^①之役，举止高心不固，殆黎府之谓欤？

新历八月五日，大清黑旗统领吴彭年统兵自彰化拔队抵^②
新旧历六月十五日

往苗栗，以图复新竹。

自李维义带兵往攻新竹，未见大胜，黑旗之威少减。至是苗绅请吴亲往。盖吴兵力甚单，止带屯兵营管带徐学仁、黑旗亲兵管带袁锦^③清，帮办〔带〕林鸿贵，总计止三百余兵。十六日至苗栗驻扎。

新历八月八日，北白川亲王率本队指挥攻新竹笔尖山，克
新旧历六月十八日

之。

是时，新楚军数营在笔尖山附近，包围新竹。时城中兵少，仅敷守城之用。亲王于三日到新竹城详察地形。于八日早指挥军队向笔尖山攻击，枪炮声震山谷。午后十时，将士受亲王指挥，一齐突入敌线，新楚军狼狈败绩。但此间山秃，军士眩晕，亲王休息树下，是夜露营，以田间污水煮饭。

新历八月十日，新楚军统领兰翎副将杨载云与日军恶战死
新旧历六月二十日

之，李维义逃回。

新楚军扎在头份等处。九日，北白川亲王率大军骤至，由香山及头份山陵〔后〕四面环攻。徐骧等以及郑、傅诸军力战。

① “蒲苏”应作“蒲骚”。

② “抵”似为衍字。

③ “锦”当作“锡”。

李维义帅营亦被马兵踏破。日军一路由香山港杀入。前新楚军统领杨载云与日军大战。时日军放开花大炮，子如雨下，铙烟散布，不见人面。诸军及李维义皆脱逃，惟杨载云力战，不避铙火。日军前后夹攻，回见大营已破，尤复奋勇为殿，身中数铙而毙。

自杨载云带新楚军扎头份山上，大小数十战，日军不能越香山一步。迨闻黎府易李维义为帅，冀图一战而胜，可保其位，乃奋不顾身，直冒炮火，以死殉之，此地遂失。兼以近卫师团多调兵将，势如摧枯拉朽，新楚军新帅李维义一败涂地。论者悲杨之遇，未尝不服其勇也。呜呼！烈哉！今遗冢在头份山上，土人虔奉香火不绝云。

附：头份吊古诗

头份岭下车纷纷，头份岭上日欲熏。

荒冢累累蓬蒿满，停輿凭吊新楚军。

回思乙未六月间，台湾治兵如丝棼。

伊时廉颇〔藺〕不交欢（黎景嵩不服刘永福），南北将帅门户分。

公本血性奇男子，丹心捧日才不群。

初寄专阃拜登坛，詎料金牌召孔殷。

公愤奋臂冲前敌，身冒炮火甘自焚。

呜呼！新楚军统将谁？兰翎游击杨载云。

新历八月十二日，彰化联甲局致书于嘉义、台南保甲局绅，
 旧历六月二十二日

请筹饷接济。

新楚军一败，溃勇回归，索逼饷项。府库已空，联甲局致书于嘉义、台南两局，请接济粮饷。其书略曰：“彰化之有苗

栗，犹嘉义之有彰化也。非传所谓‘辅车相依’，‘唇亡则齿寒’耶？自台北一破，本邑悉索敝赋以给军需，维持残局，此固台人所共知也。但杯水难救车薪，一木难支大厦。今新楚军一败，溃勇索饷，急于星火。祈执事顾念大局，不分畛域，筹拨饷项相助，以苏枯〔涸〕鲋。不然苗栗一破，则台中之藩篱尽撤，恐贵县亦难高枕而卧矣！盼望依依，不尽所言，惟执事实利图之”。

新历八月十三日，日本北白川亲王分军队攻苗栗县，破之。
 旧历六月二十三日

黑旗统领吴彭年、管带袁锡清，帮带林鸿贵力战死之。

新历八月十日，北白川亲王统近卫师团到新竹，向南方进发。吴彭年带兵至苗栗县，整顿队伍。以其兵力太单，令徐骧再募土勇；旗甲已发，尚未成军。日军初以小队前探，每一队数十人；每战一排四、五人，错落散布，有进无退。开花大炮，以马驮之。一刻钟放数十响，出口即破裂开花，流星飞打，军队皆退却。吴彭年初骑赭马出阵，鞭之不行，再换白马始行，亲督诸军力战。黑旗管带亲兵袁锡清、帮带林鸿贵，身先士卒，屡冲敌锋，在苗栗东畔大山左右血战。吴在后督军，手刃逃兵数人。二弁先后被日军銃毙，苗栗东畔大山遂被日军得之。吴见已失左臂，二十四夜带残兵由三叉河至大甲，时已申刻矣。是日日军小队由海道而进，至大安港，施放开花炮，台人皆目所未睹，各相惊骇。黑旗管带谈发祥督兵对仗，旋亦奔溃。是日苗栗县李烱奔逃梧栖，带印内渡福州；吴汤兴、徐骧等皆奔入彰化城。

附：五言古诗

峻岭夕阳挂，荒烟纒战地。回忆乙未秋，日军奋击刺。袁、林

二兵弁，抵抗罔回避。枪炮中满身，鲜血洒鞍辔。前卫夺东山，先树鳌弧帜。乘輿忽过此，触目心胆碎。忠勇大和魂，华表特标志。黑旗诸将士，遗骸埋何处。安得有心人，搜寻泐石记。

新历八月十八日，吴彭年兼统新楚军，电请台南救援。
旧历六月二十八

新楚军败绩，余勇零星回彰。黎府库中告罄，积欠楚军饷银二万余元。绅富军需不乐取出，各堡所收钱粮只有一、二成。惟抄封有二万两。黎无可如何，即收余烬〔燼〕付吴统之。因清台南刘帅，以前所带两月之饷均已用完，并云鹿绅自苗栗破后，所约饷银亦无着，刘帅甚怒。

新历八月初二日，北白川亲王由后垅发，二十四日到大甲。
旧历七月初二

是行人马万余，粮秣人夫，运送困乏。由海运者遇大雨骤至，粮船沉没，或途中寄泊。大甲河川涨溢，几乎绝粮。以田中污水煮饭，军士百病生，分军一支队，由葫芦墩取台中台湾县。

新历八月初六日，日本北白川亲王分军至台中，直入台湾县
旧历七月初七

安民。

初六^①日，日军小队扎牛骂头，土人迎之。初四日至大肚妈祖宫。吴彭年亲到茄苳脚安置营垒，尽将溪筏斫坏，日军恒在对岸放炮。黑旗军沿溪巡缉，截竹筏数十只，并获战马一匹。有人暗渡溪北者，吴获二人杀之。日军不得飞渡。初五日日

① “初六”疑有误。

军大队由大甲绕葫芦墩，土人迎入。揀东^①林大春招集国姓会数百人，战于头家厝等处，村落焚数处，各据竹围打仗。吴彭年闻报，令新楚军郑以金著防军营往救援，军民死者数十人，日军亦战死十余人。至晚败回彰化。是役也，日军一至，业户头人皆望风迎接，人心战栗，各挂大日本善良民白布条于胸前，合家户皆插国旗，日军皆不加害；惟遇有带军装者杀之。日军直入城安民，无人阻之。知县史济道奔逃。

论曰：人贵有济变之才，而后猝遇艰巨，进退有度。前台中县叶意深胸无经济，身握县篆，不能利用绅富雇勇，保守地方秩序。犁头店廖有富余党，北投土匪蜂起，二处欲抢官租。德功时在局中，闻风令在地局首安顿，即请黎府各派勇百名镇压之，卒令鸱喙不张。不然，先抢官租，后抢民租，弱肉强食，其地方不堪设想焉。叶县不能保民，甚至逃在吕汝玉家；厥后欲渡福州，又请彰化县丁公派局勇护送鹿港。同一知县也，其贤不肖判若霄壤矣。故日军【得】一鼓而平也。

新历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北白川亲王在大肚妈祖宫，至嵌仔脚
 旧历七月初六日，日本北白川亲王在大肚妈祖宫，至嵌仔脚
 分配军队，准备击彰化城。

是日，亲王由大甲发，正午，着大肚妈祖宫，前卫山根少将先将亲王出马【至】嵌仔脚视察八卦山形势阵地。忽八卦山巨炮榴弹飞落左侧，弹丸蹴立，沙土溃起，幕僚吃惊劝避，亲王徐步仍行视察。探知上流可以徒涉，因在嵌仔脚将本师团及山根、川村两旅团军队分配，夜间暗渡大肚溪。

新历八月二十六日，日本北白川亲王率军队分路前进彰化，右
 旧历七月初七日，日本北白川亲王率军队分路前进彰化，右

① 谢藏抄本“揀东”作“揀束”。

翼川村少将指挥之，左翼山根少将指挥之。

是日，近卫师团并各队齐到。右翼统将川村少将带第二联队二大队、第一联队第一半中队，山炮兵一半中队、机械炮十门，由大肚溪右河岸国姓井、茄苳脚运机械炮施击指挥；右〔左〕翼统将山根少将带第四大联队一大队及山炮兵一中队、第一联队二大队、第三联队一大队及炮兵一中队，由左渡船头溪徒涉向大竹围，礮山坑一路前进。内藤支队由八卦山后指挥袭击。是日各掩旗袭扎近城各庄，于二十八日夜鸡鸣攻击彰化城。是日，黑旗兵亦数营到城。

新历八月二十八日，日军北白川亲王率兵攻彰化城，破之。知

旧历七月初九

府黎景嵩、知县罗树勋奔逃，黑旗统领吴彭年力战死之。

初六日，闻台湾县破，各议弃城。兼以吴汤兴许募敢死军三千名不至，筹防局饷不能给，因电报台南。回云：“吴汤兴误兵，鹿绅误饷，无难以军法从事”。并令吴死守。徐骧等亦云：“不战而退，何颜见刘帮办乎？”吴然之，遂昼夜巡缉，以待援军。初八日，果有旱雷营及七星全队共四营继至，有旱雷大炮由鹿港上岸，派韩焕英解之。云林县罗汝泽所募简义、简大肚、张枯亦初八日至，军械多未齐备。初八日晚，吴使王得标带七星营守中寮，刘得胜带先锋营守中庄仔，孔宪盈一营守茄苳脚，李士炳一营并沈福山带亲兵营守八卦山。初九日，日军川村少将率右翼军队由大肚越溪而进，与黑旗七星队大战于中寮、茄苳脚。北白川亲王率本军队由大竹围中庄仔，向市仔尾中路而来。副将陈尚志率勇同罗树勋父子阵头督战，大败。山根少将率左翼军队、内藤支队由礮沙坑、柴^①梳金暗袭八卦

① 谢藏抄本“柴”作“紫”。

山后，一军由坑仔内、八卦山南畔番^①仔井包抄。黑旗及徐骧、吴汤兴等大战于八卦山，自卯至巳初，两时之久，日军三面蜂拥而来，不避铙炮，将八卦山三面围住，遂破八卦山寨。黑旗兵在中寮、茄苳脚等庄，尤在蔗园死战。吴彭年在市仔尾桥头督战，见山上已竖日旗，勒马由南坛督兵欲再上山，兵士欲翼之而奔，吴坚执不肯。山上铙子如雨下，身中数枪坠马而死。李士炳、沈福山皆战死于东门外，彰化人悲之。巳刻，日军^②不得入。适有轿倚城边，一军由东门缘轿篙作梯上城，一军由北门入城，一军由番社入南门截【清】兵去路。城中居民纷窜，黎景嵩逃西门，罗树勋与子罗汝泽由南门而逃。前防带〔防带应乙〕营官弁、花翎副将陈尚志死于市仔尾，其哨官千总严云龙死于红毛井。日军入城安民，若遇带军装者及强壮似战败而回者，以及途中相触，多杀之。若闭门者无事。午后，封刀止杀。城门三面皆有日军，惟留西门一路，为清军逃生之路。骑兵二中队巳刻追至贡〔员〕林街而止，吴汤兴之妻，投水而死。自己与徐骧同奔至台南。王得标奔至北斗，接台南饷银四千两，助简义募勇。是役也，军民死者四、五百人。【日军】遂召葛竹轩办粮台四城总理，并杨吉臣设保良局招安善人，各堡绅董设局保民。辜显荣单骑由和美线至鹿港，街人因以不大恐。自是，亲王滞在彰化街孔子庙内一个月。彰城设野战病院，初止患者二百余人，后数日疫症流行，忽千余人患者，市内铺户病人呻吟。至九月中旬，病势益烈，师团中健者约五分之一。山根少将、中冈大佐、绪方参谋【及】其他将校多入鬼

① 谢藏抄本“番”作“香”。

② 此处似有脱漏。

籍。行军困难,于此可见一斑。

论曰:初,公到彰,带黑旗军士七百人,李维义又分其半,其兵力已单。至苗栗募勇未成军,猝遇劲敌。旋林鸿贵、袁锡清战歿,左臂已失,此岂战之罪哉!公至牛骂头,思欲扼溪而守,见识甚高;无如割让之诏已下,绅富内渡,人心瓦解,无奈回守彰城。刘帅又电令死守,公故不顾成败利钝,效死弗去,直欲以身报国,不敢畏缩不前,卒至身中数枪,与马同阵亡。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此哉!宜乎!其英灵不泯也。初,公战歿,绅民皆不知。适吴汝祥出城见之,令其伙记陶来将公尸同三壮士合埋。詎非公灵爽之式凭耶?继现身于厦门,终而衣冠临其家,示梦其母云:上帝嘉其忠,令掌某方禋祀。太史公曰:“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公者,可谓死得其所哉!

附:哀季子歌(即咏季箴^①)

延陵季子真奇英,雍雍儒将愿请缨。统率黑旗镇中路,桓桓虎旅号七星。粮秣辘重断接济,军校枵腹呼癸庚。矧兼同寅不协恭,满腔忠悃谋罔成。将军天上忽飞来,晋原草木皆戈兵。萧萧兮马鸣,悠悠兮旗旌。浹辰之间师败北,蜚弧旗树八卦城。巨炮雷轰力劈山,榴弹雨下响旬旬。身中数枪靡完体,据鞍转战莫敢撓。血溅衣襟溘然逝,凜凜面色犹如生。君不见壮士五百人,就义从田横。人生世上谁无死,泰山鸿毛权重轻。慷慨激烈殉知己,至今妇孺咸知名。

论曰:尝忆澎湖初破后,地方骚乱,有幕友欲往台北,出城被无赖洗抢。是时,知县丁燮将无赖杀之。孙府命德功请林允卿自备资脯雇勇一营,扎大圣王庙以镇压之。带勇官候补

^① 吴彭年,字季箴。

知县林燕卿、兰翎游击林友〔允〕卿，月余忽将此勇撤回。问其故，盖其勇欲谋抢劫财物，林允卿闻知，恐担责成，即自撤回也。时地方变耗岌岌，绅商请德功向孙府请雇勇一营，饷金官负其半，余令地方绅商捐出。德功思城内府库已空，恐难收集勇费。商人亦少厚资，请每月每名勇费四元皆向官领出，哨官以总理充之与管带者同，无给饷金，德功等答应。而总理皆无资产，因定二名文护兵与总理每月八元借资家用。但与官约定，此团勇能守地方，不能出战。是时衙门差役请求拨勇补助，于是无赖者一概收入彀中，城市人家几于夜门不闭矣。保甲局每月收铺户五、六十元，以作局费兼办勇务，是以人无后言。适台北委德功办理台中团练，德功即请各地方绅士，整顿局务，土匪乃敛迹。时凡官眷行李，局中派团勇保护，北至苗栗，南至斗六^①，皆安辑不敢骚动。故能早稻收成。不然地方秩序难保，詎能高枕而卧耶？

按：当日，吴季翁骑白马，以其为军中所忌，囑德功向林孝廉允卿借赆马用之。德功差马夫牵至苗栗营中，季翁连骑数次，赆马任鞭不行，令马夫牵回雾峰。厥后，白马同吴公死于阵中，而赆马亦于是年十月自毙。可知赆马未受吴公豢养之恩，其主人亦未受偿金，故不愿同殉难，而白马则愿同生死也。噫！兽类如此，人亦当思其故矣！

新历八月二十九日，日军至北斗街，绅民迎之。黑旗大兵数营
旧历七月初十

退扎云林县。

初九日，彰化已破。黑旗兵军械饷银陆续继至北斗，与败

① 谢藏抄本下有“无敢抢劫者，且北投，辣束林大春，廖有富派下”十八字。

军相遇，乘夜越溪退入云林县等处。

新历八月三十一日，日军至斗六，云林县绅民迎之。
旧历七月十二

新历九月一日，日军至他里雾、大莆林，土人迎之。旋被众围
旧历七月十三
杀，退驻北斗。

日军初至大莆林，土人迎入。旋军队误杀妇女，民间率众鸣锣，将街外大桥抽起，日军队陷于水中，死者十余人^①。土人简宜、简砚、黄丑率众截途，毙斃多人。大战半日之久，各庄亦聚众环攻，日军退扎北斗街。是日，黄丑、简宜各取首级数个，黄丑献解嘉义邑主孙育万，电请刘黑旗赏银一千二百元，酒、猪、军械赏赐诸土人。并令简宜统三营、黄丑统二营，生员陈一昌、郑鸿春，土人陈颢、简砚、简陆、简大肚各带一营，分扎斗六、树仔脚、溪洲；黄丑同廖三聘扎西螺；黑旗统领王得标带二营扎树仔脚；苗栗生员徐骧带三营扎斗六、溪底等要隘。自是斗六各庄，凡日军所到之处，土人皆诱杀之。

新历九月二日，北白川亲王巡视鹿港，旋回驻彰化；以川村
旧历七月十四

旅团驻军鹿港，以山根旅团驻军彰化，分兵各处驻守。

以步兵二中队、炮兵一小队驻永靖街，以步兵一中队驻二八水街，以步兵三中队、炮二门驻北斗；各兵站驿地，驻守备兵二十名；其他部队，各旅团相合在彰化。时兵士多染脚气、虎列拉、赤痢诸疫，其困难非常。并令工兵修筑道路。自九月初旬至九月终，诸军滞北斗，溪水加涨，运送粮食以及弹药，种种为

^① 谢藏抄本作“死者数十人”。

难。连日出兵，叠遇云林土民截杀。同时运送粮食十五船，由大甲河往驻鹿港，被洪水淹没。

新历九月三日，日本军再统大军攻树仔脚，不克，退驻北斗。
旧历七月十五日

日军十三日退扎北斗，星夜赍文到彰化报知，爰整大军数营攻树仔脚等处。连战数日，互有杀伤。溪中一带，沙漠数里，无人居处，中多蔗园、林投、芦苇，可为埋伏之所，沙漠暗埋竹钉，桶上铺竹木，马军多陷于泥淖，人马死者甚多。兼以风雨叠作，黑水浩淼，一望无垠，奔湍腾激，泥泞没胫，驾车者有覆辙之虞，撑筏者多望洋而叹。溪壑之间，无异河海，虽有投鞭断流之众，难以一齐飞渡。而土人熟谙水性，形势险巖，瞭如指掌。日军在此连战数十阵，多有损伤。日间越溪而战，夜间即退驻北斗；军书旁午，甚为棘手。

新历九月十三日，日军云集，沿扎东螺河岸，连营武东山麓
旧历七月二十五日

防堵，并由海道以分黑旗兵力。

是时，北斗连战十余日，不能越渡。云林沿沙连、溪洲一带，亦连营互攻。南投张圭等亦暗行聚众，欲由山后包抄。日军防于水者复防于山。兼以北斗近溪民人亦有内应之意。日军于燕雾堡、武东堡交界沿山之处，自湖水坑、中山等处连营，以截南北投之路；由沙仔崙、二八水连营，以防沙连暗袭之途；【由】员林街、永靖街、社头连营，以防内变；布置周密，巡哨严谨。于北斗扎大军，以攻树仔脚等处。

新历九月二十日，狂风大雨交至，日军停战。
旧历八月初二日

初五日^①，狂风陡起，吼声如虎，万籁怒号，沙飞石走，排

① 谢藏抄本作“初二日”。

山撼岳，凡深林古树以及龙蹙鳞隰之间，游牧动植之物，无不风伯所大创。加以雨师继至，不啻银河倒泻，山流暴注，急湍奔腾，有倒峡倾盆之势，几使平土变为泽国。日军停战数日，以使〔俟〕天气稍晴，再兴大师。是时大清黑旗兵扎云林，每夜暗渡，谋袭北斗。夜间铙声叠响，海丰峇头人陈懋番密约相应。然日军威太重，器械精良，民皆畏怯，各庄自相弹压，不敢轻动。

新历九月二十三日，北白川亲王自统本队指挥，右翼支队则坂
旧历八月初五日

井少将指挥，左翼支队则内藤大佐指挥，前卫川村少将引率指挥，由荊桐巷小路掩袭南下。

时近卫师团各中队恶病死伤，兵员约减少三分之一。其余各队统率，由南方进发。当时浊水溪流浩大，军士粮食难以携带渡溪。每筏载兵员二十名，马四匹。北斗以下又有虎尾诸溪，行军极困难。夫役每日票一元。兵士病者皆抬至彰化病院，战死者用火葬，埋在太高营后山。斗六大路清兵或埋地雷，溪底或开地窖，以陷马足。兼以蔗园、林投埔台民沿途埋伏袭击。时武东堡内湾庄土人陈鸣凤兄弟，引日军由西螺进兵，黄丑及廖三聘二营拒之，旋败走，街市被日军焚之，由荊桐巷小路进兵。

论曰：是【时】，清兵群集斗六、云林县。但斗六之形势，东南雄负高山，北则东螺溪绕之，西南则虎尾溪环之。星罗棋布二溪岸，日军斥候前卫能飞渡耶？矧障碍物甚多，相持一月之久。殿下探悉西螺、荊桐巷一带，止二营土兵，爰令响导引率前进，已抄过斗六前面。自此险要既失，虽刘黑旗派兵迎敌，一旦驱市人而与劲敌战，鲜有不弃甲曳兵而走。呜呼！行

军者贵能相度地势，正阵不胜，以偏师胜之，此兵法所云：“运用之妙，存于一心也。”

新历十月五日，日军与大清黑旗军战于树仔脚，克之。

新旧历八月十七日，日军与大清黑旗军战于树仔脚，克之。

新历十月六日，大清云林统将王得标、义民简义、生员徐骧等，与日军战于他里雾、双溪口，败绩。

是日，北白川官本队展开步兵四中队，列阵以战，前卫步兵二大队激烈向右方战斗，斥候骑兵直前冲击，徐骧、黄丑、简义等退入村落。适前卫炮兵又到，由后炮击，占取侧面阵地。清兵合连义民并力攻打，日军势甚危险。时日军撤兵援护，步兵二中队先行冲锋，其后步兵一大队增进，合计日军十四中队在战斗线内，清兵渐次退却。北白川官再引中队乘胜直捣，遂占领他里雾等阵地。是役也，日军兵〔共〕死四十四名，将校一名、马三头，清兵及义民亦死伤数十人。

新历十月七日，日军攻云林县，破之；大清黑旗诸军退入噶

〔噶〕古坑。

是日，徐骧扎在斗六溪底，王统领得标诸营率简义分扎斗六街外村落，以细碎铁装炮攻击。日军步兵三大队前哨亦渐进。日军将校以下死伤十七名，力攻三点钟之久，巨炮如雷，马军行如旋风，诸军皆退却。至十点钟，日军入破斗六街，遂入云林县署，出示安民。黑旗诸军死者百余人。清兵战斗尚酣，各执械巷战。日军非常杂沓。云林县主李品三身亲战阵，不肯奔逃，左右掖之而行。午后，日军扫通道路。徐骧、简义等军逃入噶古坑，仍以碎铁装炮射击；日军地位危险，步兵中队遂为放逐。

新历十月三日，日军进扎大莆林，大清黑旗统将杨泗鸿力战死之，前安平知县忠满兵亦败退。

日军由小路掩袭至大莆林，道路险恶，兼以泥土粘路，军士困难。大清统将杨泗鸿统兵扎在观音亭，忠满亦列营互相犄角。午前五时，日军掩至，土人林姜母等二营由田沟两侧射击，截杀七、八人。两军对垒，至午后五时，日军极其困难。战至夜间九时，日军疲劳。清统将杨泗鸿等燃炬照路力战，夺回日军阵地。杨泗鸿忽中銃阵亡。日军就野营露宿。忠满引退。刘黑旗以萧三发统杨军。

新历十月九日，日军连进打猫庄，清统兵官忠满等败走。

是日晨刻，日军乘杨泗鸿阵毙，而忠满竭力守打猫庄，日军前卫抵抗力战，清兵退却，走入嘉义城。

新历十月十二日，日军北白川亲王统各队攻破嘉义城，世袭云骑尉参府庄□□死之。

是日，大军临嘉义。兵士不出，参府庄即吹角呼队。连吹三次，止有近侍兵丁数人。即开城直出，与日军接战，一鼓而毙。邑主孙育万与管带官欧阳升率兵上城守御。午前五时，日军二旅团攻击着手，右翼由西方、南方向街市围绕，左翼由东方掩袭。北白川亲王统本队，令前卫左右翼皆展开，炮兵放开花炮射击，继而右翼射炮队亦至。清兵亦上城力射。【日军】左翼遂力战救应，本队左翼又向东方炮台射击，右翼展开。清兵激力奋射，銃如雨下。本队遣步兵二中队，并步兵一大队集合攻击，左翼及炮兵射击折崩东门城楼。清兵在城抵抗不支，哭声震地。本队步兵二中队及大队随川村少将进登城上

树旗。忽西方炮台向军队射击，日兵负伤甚多。第二旅团副官帽被铳丸贯透，嘉义遂破。清兵接战死者三、四百人，民妇投井死者数十人。盖嘉义城内民人鳞集，城门既闭，无处可逃，所以死者较多耳。时柳仔林庄黄扁带土勇将库银拥抢而去，知县孙育万及余军奔回台南。日军设立病院，以疗日、清军负伤者。

同月同日，日军混成旅团长伏见亲王，从海岸上陆，攻盐水港，大清民兵拒战，破之。

先是初八日，日军混成旅团由海岸上陆，攻盐水港。是日，嘉义既破。北白川亲王^①乘轿指挥军队。分步兵一大队与海军联络攻击。时盐水港清兵数营拒战。日军分三线路前进，右翼及左翼始由西面、东面攻击着手。清兵铳炮齐下抗击。【日军】枝队忽退却，本队将左右翼展开，放炮兵居中，左翼用七吋半山炮同右翼山炮向街中射击。清兵亦用大炮堵御抗击。日炮兵暂行停止，更用开花炮向市内射击，弹丸破裂，火光四射，兼用榴散弹施击，清兵惊退。本队及右翼步兵中队前进攻击，左击〔翼〕亦同一运动拥攻。午后一时，日本军奋勇树旗，飘扬于市门上，盐水港破。日军在港设立病院，治疗负伤者。

新历十月十一日，嘉义县萧垅学甲庄大清生员林碧玉率庄
旧历八月二十三

丁御之，日军死伤亦多。玉力战不退，身中数枪，死之。

林碧玉，嘉义人，合族尚武，拳枪剑术素娴。是日，日军攻击该庄，玉率团勇数百名，手持双剑，夹棉被渍水以当炮子。年

① 谢藏抄本下有“抱病，坂井少将、川村少将二司令官亦病，同亲王”十九字。

五十余，气力健壮，御之力竭而中铕阵毙。其子亦殉焉。

新历十月十四日，台南府刘永福，逃泉州厦门。
旧历八月二十六

初，嘉义破后，刘令郑超英守安平，柯月波^①守炮台，并分兵扎曾门溪上。大战数日，相持不下；而粮饷既乏，内地全无接济。刘设银票权用，安平五行及洋行米打庄序端答应。奈兵勇约七、八千，日需薪米，非全以票可用。市间叠因票闹事。巨富之商，固属无妨；以商生活者，难以支持，商民食亏甚多。又用贰尹郑文海代忠满署安平县，叠索绅富军需，甚至举人张绍芬、生员蔡佩兰皆因军需押县，办理粮台陈鸣鏞亦被押，自缴万两始解脱。自此富绅多逃厦门，人心惊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日本吉野舰又泊安平港外，内外交困。至二十六日，刘托英将讲和。谓日军赔刘饷项四十万，或谓日军不许。刘见事势已孤，假藉出安平点兵，爰雇德舰载逃厦门。日船追至厦门港口，搜寻不获，始免。

按初，刘永福到安平祭旗，烛火因风高频灭，刘以手拉之，烛火遂不灭。取蟋蟀一只、涂猴一只、螳螂一只置盘中，以蟋蟀作台民，以螳螂作日本，以涂猴自比。扬言于众曰：“以此三物卜胜负，置于盘中封之；明日开封视之，若死者则负，活者即胜”。翌日开之，果涂猴胜。借此射复之物，以坚众心，是亦即术以笼络兆姓也。平居养洋犬四、五只，出门则随之；饮食先饲犬。凡请刘者必备牛肉一碗以饲之。乙未二月间，德功适谒陈观察，忽刘会见，德功在官房窥之，见刘帅一出轿，四犬由轿内跳出，刘与陈行礼，犬亦舞跃，俨效人行礼。先是台湾镇

① 谢藏抄本“波”作“坡”。

万国本三弟守打狗炮台，失火，万镇赔银万两筑赔，刘坚欲杀之。其布置打狗也，令军士带干粮以备战。各处虚张旗帜，夜间只三、四人巡更，连营数十，柝声相闻。海外见之，误以为真。港边要隘，多埋地雷，对岸造竹桥，设旱雷以伏之。各国洋行皆被逐到安平。自己出没无常，或忽在此点兵，或忽在彼巡察，面貌皆相似，人莫辨其何者为真刘，何者为假刘，作事令人不可测，多类此。

新历十月二十三日，辰刻，台南府商民同德记洋商请日本军由南
旧历九月初三日
门入城安民。

初，刘永福借言出安平港点兵，民在梦中，皆不知觉。至两三日不见刘回城。兼以兵勇官弁纷纷逃去，似无战心。日军海军司令之吉野舰及浪速、太和两舰，秋津岛舰忽入泊安平港内，民始知刘遁去。绅民相挈眷搭船，港口行李堆积如山，爹利士等号火轮俱各满载。是时人心既乱，或夫妻异船，或新婚一夕即别，或父往而子不及随，或箱篋遗失，或身无长物而行。每人船税五、六金，哀哭之声，人不忍闻。岸上之兵勇，肆劫财物，自相争杀，铺户均各闭门。安平五行及民人商议，爰请英德商、牧师到二棧行请日军大队入城弹压，遂于九月初三日拔队入安平城内安民。

新历十月二十一日，午刻，日本水军由安平南路入安平港。
旧历九月初四日

先是，刘在打狗，布置周密，群以为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至二十六夜，日船大攻打狗，刘永福三子迎战。二十七日，炮台被日军大炮打崩，刘三少爷遂逃入安平。水军第二队吉井少佐登打狗岸，误踏地雷，负伤而毙，并毙十四名日兵。刘弁

郑青在凤山之交二栈行，数十人遇日军与战。旋闻刘帅已遁，断桥退入山。日军大队于初四日入安平港。

新历十月二十五日，日军近卫师团北白川亲王由北路入安平。
旧历九月初八日

先是刘黑旗遣兵弁扎肖榔、麻豆以及晋门溪、学甲等处。溪中各隘多埋地雷，并开地窖以陷马足。相持不下者十日，两军各有损伤。初三日，日军海军向安平攻击，混成旅团由南方上陆援护，清兵抵抗不支溃散。海军先入安平，北路北白川官殿下引率坂井少将居中央指挥，右翼伏见亲王引率指挥，左翼川村少将引率指挥。新历十月二十三日，日本四旅团集合，向台南府街市围绕，清兵抵抗却溃，获蜂巢炮十门、臼炮五门、銃约一万挺，其他弹药各种兵器无数。洋商发银收买洋銃千枝^①收载黑旗兵千名归厦门。是役也，总计近卫师团及前卫自上陆以来，计军夫一万五千名，死亡一千五百名，疾病五、六百名。

新历十月二十四日，日本总督桦山资纪乘轮到台南府。
旧历九月初九日

初九日，总督桦山由火船到台南府。并携带各随员，以资办公之用。至十七日，为日皇诞辰，即所谓天长节也，因于广东会馆盛设茶会，并演日本戏剧以庆祝之。是日，绅商到者一千余人。

新历十一月十三日，近卫师团长大勋位北白川亲王薨，以
旧历十[九]月二十七

吉野舰护送棺柩返东京。

① 谢藏抄本作“十枝”。

台湾随笔(十月闽报)西十月十四号西报云：现刘军门托英领事为鲁仲连，已许日人议和之事四款云：一、军门驻台南，军粮已乏，日人须出四个月军粮给与刘军；二、军门之兵欲赴广【东】者，日人须备舟载往；三、台南民庶，日人当一视同仁，不可因不服之故，肆厥刑罚；四、日人须照旧载之约，或迁或居，至两年之久，听民自便。各条件请于日人，日人回答军门云：议和之事，或允与否，彼难定之；惟尔愿降与否，限礼拜六下午^①时回信。时嘉义县已被日人占据数日矣。刘军之势益孤，故有愿和之举。迨至礼拜四夜，约有三、四艘日战舰，由澎湖驶至台南，其泊舟处约距安平一百零五里，即打狗港也。日舰至时，打狗炮台即为所占。嗣日军更由该处向南进发，至礼拜六日午后，有日舟【四】艘驶泊安平之南。台南【府】贰尹郑文海往见日舰水师提督，仅在英小舟，另遣三人往谒见日舟，而日人亦敬逐之，唯不与商和议。后又展至礼拜日十点止。至礼拜六午后三点，安平炮台白旗已挂，意非投降，乃欲日人来其地以商和议也。是夜不见动静，至次晨礼拜日，始遣一华官云：彼具有全权议和，唯其所约和限之期已过，因彼是夜十点始往，而日舟已起驶他处矣。现尽人皆知军门大势已孤，难以持守，倘能保全性命，彼亦肯降。唯日人所答，尚在摇移。刘军门宁甘战毙，必不甘为所愚。且军门不敢亲造日舟，恐为所拘。以台南四处皆有日兵开仗，难免益自张皇。更兼台南绅民亦不肯军门偶离此地，因刘帅一离，兵民必起争斗。数月来，台南之民为军门约束，颇见安堵；虽有日兵至台南开仗，其民情之安静，亦如台地未割以前无殊，皆军门之善于约束也。

① 谢藏抄本下有“三”字。

又《申报》云：厦门访事人来信云：九月初三，台南府城因恟绝，兵丁哗溃。日本兵船乘势入城，土匪又乘势四出抢掠。刘永福大将军亦无用武之地。

谨按：当和议协约之时，台民呼天抢地，电奏乞哀。中朝以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为宗社攸关答之。是亡一台湾，可以保全东三省，而京师可高枕而卧。清国金瓯微缺而已，无异乎以羊易牛也。清上谕云：实缺人员到者仍其官，未尝一语及绅士；是台人为中华之弃民，痛痒无关，其去留似可以自便也。矧有草莽效忠，如殷之顽民，背城一战，或断将军之头，或效睢阳之烈，肝脑涂地，徒委诸白杨衰草之间，中朝未下旌【忠】之诏，岂不哀哉！

又按：自日军破新竹以来，战死者不知凡几：如吴汤兴、徐骧辈，始则树义旗于苗栗，一战于太湖口，再战于苗栗头份，三战于八卦山，妻亡子死，破家亡产。旋奉刘军门之命，领兵守斗六要隘，卒死于乱军之中，尸骸委诸溪谷。此二人既非有官守之责，又非巨富之家，亦欲效愚诚于旧君者，其历境之惨苦，至今人犹恻之！

尝读诗至《豳风·无衣》之章，一则曰“与子同袍”，再则曰“与子同仇”，三则曰“与子偕行。”未尝不叹握兵符者，要合万众为一心，顾公义不顾私愤，怯私斗勇于公斗。乃大敌在前，竟不降心相从，各持意见。张兆连则妒嫉林朝栋，李焯则与吴汤兴互控，黎景嵩则不服刘军门，不顾军国大事，是诚何心哉！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资料

姚秀芝 卫香鹏 辑

编者按：1900年6月东北地区爆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沙俄政府以“平叛”、“护路”为藉口，派兵侵占我国东北。在俄军大举侵略的前夕，沙俄阿穆尔省当局把居住在海兰泡的五千余名中国人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接着在江东六十四屯大肆烧杀掳掠，将中国居民赶出家园，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关于惨案的记载，散见于有关方志、史书、文牍和公文之中。为给研究者提供方便，本篇辑录了八种资料（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和《义和团档案史料》已收资料从略）以供参考。选材侧重于惨案经过，对江东六十四屯的历史沿革及中俄交涉从简；与惨案无关的文字作了必要的删节。

江东六十四屯地界划分等情况

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在璦琿定约，画黑龙江为界，上自额尔古纳河口，下至东海口，江左属俄，江右属华，额尔古纳河北岸至江一带，仍照旧约属俄。惟黑龙江城对岸，精奇里河（《东华录》名净泾里河，俗名黄河）以南，至豁尔莫勒金屯、四十八旗屯地方二百余里，向系满洲人居住，不便迁徙。故第一条内即载明：“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霍尔莫勒金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等语，永示来兹。乃俄人狡诈成性，始犹以人民稀少，均

在精奇里河北岸居住，未即南侵。至同治七、八年间，人民渐多，始过南岸在礼盘地方设屯开垦，彼此相距五、六十里，尚属相安。

光绪五年，俄民愈众，开地愈广，将满洲人所住之段山屯草甸、牧场侵占，不容满洲屯人牧放牲畜。满洲屯人以耕种为生计，既不容其牧放牲畜，生计遂蹙，众情惶急，恳请前黑龙江副都统文^①，与俄酋据约辩论。次年两国派员会勘，由段山屯石头泡地方起，中国挖立封堆大坑，俄国钉立木桩，分清界限，约明以后两国永不侵占。

至光绪九年，俄酋并不照会中国官员，自由补丁屯后起，向石头泡西，占十余里，至大泡子托力哈达屯西止，划犁记二道，计占去垦地二百四十余垧，荒地尤多，并满洲人种地窝棚一所。又于犁记以内，划占霍尼音霍尔哈达地四屯草甸，长十七、八里，宽七、八、九里不等，此四屯人之生计又蹙。按条约所载之豁尔莫勒金屯，系在大泡子东南，今彼国犁记，由大泡子西南，又斜向西北而下，复占去荒地四十余里。以条约、地势论之，均不相符。其托力哈达及大泡之东，仅有俄民两户，霍尼音胡尔哈达草甸，仅有俄民一户，此三户乃挖犁记之后来盖屋居住者。

迨十三年三月，观察使李公^②以勘矿来漠，奉将军恭^③檄飭会同黑龙江副都统成^④，赴江左分划旗屯原住界址。旋由漠河回至瑗琿，首先渡江单骑独往，拟探明情形，再行办理。尚未入境，各旗屯之男女老少，已载道来迎，历诉苦情，呼冤求救，公为慨然。周历各屯，再三安慰，主意非开挖壕沟，难分界限。乃回江右，商同成都护与俄酋约期会晤，至日面述俄民犁占旗屯情事。俄酋尚以“事经

① 文绪，光绪五年——十年任黑龙江副都统。

② 黑龙江漠河金矿道员李金镛。

③ 恭、愷。

④ 成庆。

前任,我实不志〔知〕”相推托。公侃侃辩论,力主挖壕以清界址。俄酋词屈,议遂定。刻期两国各派官监工开挖,以杜迟疑生变。乃由补丁屯后挖至老瓜林,计一百七十四里。正拟向前,俄官坚以不能作主为词,暂行停止。按照条约,自老瓜林至豁尔莫勒金屯四十余里,均应划归旗屯林霍尼音胡尔哈达草场。俄人所划犁记,亦应平毁,始无碍旗屯生计。爰照会俄酋,请其达知该国外部,或咨明东悉毕尔总督,彼此再派员勘办,以符定约,而保民生。事虽未能即结,而旗屯因赖以少安矣。

(宋小濂《北徼纪游》稿本)

程德全：“书瑗琿失陷事”

瑗琿自与俄划江为界,左岸旗屯六十有四,载在约章,照旧居住,迄今四十余年无异词。通商既久,矿务、船政、开垦、懋迁及一切苦力诸役,无一不藉资华人。铁路创修以来,俄人自内地招来及华人之闻风自往,凡在海参威、伯利庙尔、徐尔固、海兰泡及受佣于各金厂者,奚翅数千百万。加以火磨火船商人之赁屋于海兰泡及投于俄人之家者,积财至数十万之多,累日至十年二十年之久,如是者亦不可以数计。……以故;旗屯则辟地日广,服田力穡,以供俄人衣食;流民则服诸般苦工,以供俄人驱使;商人则懋迁有无,以供俄人日用。黑龙江上下数千里,火柴羊草,半皆取给江右。……

庚子之乱,我中国大皇帝及黑龙江将军寿公^①均无与俄开衅之意。故当瑗琿创设俄文学堂,朝廷特飭译署拣精于俄国语言文字者来江教授。即阿穆尔省武固毕尔拉托尔^②设立中文学堂,一

① 寿山,字眉峰,时任黑龙江将军。

② 武固毕尔拉托尔(Военный губернатор)俄语音译,意为军事长官。

纸书来，寿公独捐千金，特命舌人送缴。此六月初旬事也。以故畿津一带祸乱虽成，沈阳、吉林警报沓至，而寿公犹镇静自持，屡与伯利总督及阿穆尔省巡抚、哈尔滨总监工等电报，力任保护铁路。凡江左旗屯与华人之旅居俄界者，不准一人渡江，以泯猜忌。即六月十五日，富拉尔基俄国监工人等闻警逃避，西路陆行者约有数千名口，无不保送出境。其流落在后者，均交素识商人收养，毫无凌虐。由哈尔滨乘船顺流而下者，听其驶行，不准阻拦。凡此各节，均有电报公文可查。并有送还之俄人足证，一一可以复按可以传询也。

不意天不佑我，拳匪遍地，瑗珲启衅，兵连祸结。其杀戮之惨，殊难言状。……独惜瑗珲一隅，江左旗屯流民商旅数十万众，既惑于杜何甫司基^①之言，又迫于寿公不准内渡之令。迨俄兵一至，骈首族诛。海兰泡商民亦皆俯首就戮。其逃至江干与迫令入江者，又复开枪轰击，僵仆相望。及瑗城既陷，城厢屯镇难民纷逃。未及远出者，尽被俄兵圈去，有杀无赦。尤可惨者，佐领玉庆被擒，生而齧割，骨肉无存。其他残刻，笔难罄述。呜呼！华人何辜，横遭惨劫，乃至如是之剧耶！间有幸而逃出者，现皆露处野宿，无衣无食，辗转沟壑。势非颠踣死亡，不遗噍类不止。呜呼酷已！

苟君纪修，江左旗人也，于瑗珲失陷情形知之最稔，言之最详，特撮叙大略如此。

（李逊：《程中丞庚子函牍钞略》）

东三省失守始末记

呜呼！自古至今，启衅之微，失地之速，盖未有如东三省近事

^① 杜何甫司基，曾任伯力总督。

者已。先是六月十一、二日，海兰泡有俄兵数千欲假道瑗琿、卜奎（按即齐齐哈尔城），至哈尔滨保护铁路。俄海兰泡将军固毕乃脱尔先以公文告黑龙江将军寿军帅。军帅不允，其言曰：“江省铁道当由敝国自行保护，倘贵国必欲发兵前来，则本将军惟有以军火从事。”旋得俄将复文曰：“江省铁道贵国代为保护，敝国实不能信，然中俄两国久敦睦谊二百余年，从未轻启边衅，今贵将军定欲与敝国军火从事，足见贵将军英雄勇武，实为中国不可多得之员，敝国亦惟命是听，惟贵将军图之”。

十五日，寿军帅发电信致瑗琿副都统凤翔，令戒备，且曰：“如俄兵过境，宜即迎头痛击，勿令下驶”。而凤〔副〕都统自度瑗琿兵备空虚，强弱不敌，不足以一战，乃电致寿军帅谏阻衅端。军帅置不省。

十七日清晨，有俄国兵船五艘，拖带驳船十三号，载俄兵一千数百名，从黑龙江下驶。凤副都统发电以告军帅，即晚得寿军帅电复，力申开战之议。于是瑗琿所练靖边各军即开赴沿江各沟驻防。

十八日晨，又有俄兵舰一，装运军火下驶，其护送者为边界官廓米萨尔（官名）阔利士密德（人名）。当驶至瑗琿上江二十里三道沟时，初有我国统兵官恒统领出而阻止曰：“奉有军帅电飭，不许俄国兵船往来江上”。廓米萨尔即舍舟登陆，与之辩论，恒统领坚执不允。廓米萨尔含忿回舟，命军士放排枪相恐吓，继将开炮；而我军之炮已发，俄兵官二人歼焉。廓米萨尔亦中炮，急裹创乘舢板回海兰泡。事后凤副都统以两军互击情形电告寿军帅，军帅即发电致俄将军固毕乃脱尔，责其轻易开仗，启衅之咎，惟俄实尸之。其电由凤副都统派武弁送至廓米萨尔处，时廓米萨尔已受重伤，仅存一息，而犹能张目与此弁言，誓必剪灭黑龙江而后已。

自十八日开仗后，黑河统兵官崇统领即连日开炮，向海兰泡攻

击，俄兵亦以开花炮还击。十九日我黑河电报局被开花弹击毁。二十及二十一日俄派马队数旗至瑗珲城东，驱二十八屯民居聚之一大屋中，焚毙无算，逸去者不及半。其在海兰泡贸易之华商，约六千余人，先于十九日被俄兵驱之江边，许以派船护送归国，商民闻言即在江边忍饥露立，待至一日夜之久。二十日下午，忽有俄马队持枪兵三十名，持斧兵二十名，向商民击砍，枪斧交下，商民出不意，惶遽奔逸，均堕黑河而死，其泅水得免者仅百数十人，盖亦惨矣！

二十二日，凤副都统见俄兵在江东恣行焚戮，意良不忍，遂派统领王仲良、营官张某率马队三百渡江驱逐俄兵，并以保护屯民。过江，即与俄兵遇，两军鏖战一时之久，我军阵亡者弁兵三十名，受伤者五十余人。前队顾枪弹将尽，军心惶惧，王统领及张营官已先自逃遁。幸后路抬枪队奋勇直前，始将俄兵击败。俄兵死伤不下百余人，均向江边窜逸，适有俄国轮船行经是处，即将败兵及死伤者载归。

二十三日，前敌营务处来部郎鹤鉴于江东之败，恐孤军虚悬，为敌所乘，且三百马队之渡江非其本意，实由凤副都统主其谋，故来部郎伎之，即乘此时遽传令过江之兵尽数撤回。俄军见我军兵势怯，果萌窥伺瑗珲之意，即于二十四日排炮江边，日向我军轰击，瑗珲之失实基于此。论者咸谓，来部郎逞私忿，误大局，撤藩篱之备，失犄角之势，实为罪魁祸首焉。

二十五日有俄兵五十名，从五道沟过江，我军驻守彼处者仅有二哨，即将俄兵击回江东。

二十六日又有俄马步兵六千名从黑河上游五道河偷渡。黑河崇统领营中曾登高望见之，而以其衣华军号衣，疑为漠河金矿护矿之兵，遇乱逃回。故未敢开炮轰击。迨其登岸，始知为俄军，已措

手不及，崇统领所部各兵即时逃散，退到瑗瑛，崇统领阵亡。

二十七日俄兵即由西山陆路直扑瑗瑛，其时凤副都统已奉将军电飭赴前敌督队，率驻防各沟之靖边军退至兜沟子，无与俄军迎战者。

二十九日俄军遂入瑗瑛城。以上记瑗瑛失守事。

(吉田良太郎编：《西巡大事本末记》)

庚子俄难

庚子之秋边衅互开，瑗瑛不守，人民流离原委纪

周继功

光绪庚子春，初因民教不和，久蓄仇忿，南方发生义和团，名义团，首称大师傅，习神术，抵制枪炮，金刃不侵身驱。于四、五月间，蔓延直隶、山西各省，天下响应。未及阅月，团法师到处有之，举国若狂。国家赞以为神团，黎庶信以为圣兵。因之自为有恃，生衅于通商各国，裂谊失和。先自天津开仗，两持不相下。时俄国由阿穆尔省顺我黑龙江下流假轮载兵，长驱出发，驰向战地及各交通要隘，协战扼守。孰意战端为妖孽所惑起，神团术破，兵力不支，京畿为各国联军攻陷，皇帝奉太后弃宫闱西巡。

黑龙江将军寿公眉峰，赋性刚勇，志不屈人，誓以君辱臣死，成败不计。文电飞驰瑗瑛副都统兼北路全军翼长风公翔，督飭驻瑗镇边新军后路恒统领崑山、右路崇统领崑山、左路富统领汝臣、中路王统领良臣，四路马步计十二营，各路各带四磅钢炮两尊。霍统领振芳带制兵抬枪洋枪队两营，并由驻扎嫩江源镇边军拨来童统领必胜带兵两营，分段布扎。沿江北至大黑河迤上五道霍洛卡，南

至富拉尔基屯一带，挑挖壕垒，延长一百五十余里。并有汉军旗无敌将军炮四尊、神威炮十二尊，拨守各处要隘，听就近各军指挥。布置妥协，奉将军电令：“俄船由江行驶，无论官商船只，务须以炮迎击，绝彼往来接济”等谕。

于六月十八日午后一钟时，有俄商轮一艘，由下上往。行至城北二十五里四道沟屯恒统领防团对过，陈管带连和迎该船头施炮。该商轮听炮，即依岸停泊。陈管带登船检查夹带，接济间，由下又来巡江铁甲一艘，飞轮上往。见我岸停有俄船，该轮直奔船之傍近，靠岸停泊。一俄官带兵五名，下船迳奔我防汛履〔窺〕视，我即拦阻，询系黑河俄城廓米萨尔也。状态骄横，厉色昂昂，不接我语即上船，遥指我军，喧声而言曰：“乌合鼠辈，其敢我何！”下令该俄商船勿须听理，快拔碇开轮。将离岸复作威，督兵向我击射齐枪两排。陈管带连和自思该廓米萨尔登我岸防汛窺视，阻我检查俄船，复向我军击放齐枪，既已失和，交战之际，何得容此。随指挥军士向船开枪施炮。相击半小时，打伤廓米萨尔左手腕骨断，阵毙俄兵二十余名，受伤十余名。该船兵力不支，退涉江心，逃向黑河而去。

十九日午后三钟时，在黑河屯崇统领防段对过俄城兵营岸下，有俄兵百余名，驾小船多艘，在江洋玩浴。浮沉若鹜，隐然逼近我岸，来去有两小时。统领崇公崑山在高阜处执千里镜射看，各船内均藏有枪械。窺破该俄系行浴戏诈术，攻我不备，为军机所不可容。即指挥守汛各军开枪迎击。阵毙沉江者多半，余即逃登彼岸。俄兵见势破败，连环枪炮对我齐发，并驱小铁甲火轮两艘巡于江面往来施炮。我军伏于战壕，侧身对枪，坚敌不乱，铁甲始终未能奔岸。隔江相击三小时，日坠昏黑，枪炮始停。次日，彼未来攻，我随安兵严守。

于二十一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

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有随浪力拥过者八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当经崇统领崑山怜其惨苦，飭令随军官医调治。苏后，询知惨杀溺毙华侨有五千余名。各赏衣裤一套，分给穿服遣去。

再，瑗琿对岸江左居住旗屯六十四屯（系咸丰四年，俄人占据以前旧有。咸丰八年订约，载定俄人不得侵占之屯），面积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计旗丁二千一百五十四户。土地膏腴，人民勤农为务，年产诸粮，富甲全省。家户居舍宽大，宅院整洁，蓄粮盈仓，豢牲皆群。二百余年积蓄，迫为国难一旦抛空。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瑗琿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幸经兵司掌关防副都统衔穆总管立斋，会同户、刑、工司，印务处各正副印官，恳求凤翼长翔，乘势所趋，准令抓船摆运。穆总管立斋热诚援苦，义忘寝食，亲同驻守临江统领霍伦布、管带周继增，先行抓集商船二十余只，同水师营战船共三十余艘，并王官医志义，自发义奋，从旁演说，见义勇为〔以〕古事激励士兵，夜夜接渡，飞棹如梭。自二十二日起至二十四日晚，在末次渡完间，人民登船离岸。将开棹，遥望沙岸尘土接天。顷刻俄兵马队一支飞向江边，排枪向船齐射。我船见势危急，即拨舵顺下流斜渡。行渐已远，幸未受伤。自是，城之对岸为俄兵把守，炮对我岸，竟日轰击。城厢房屋，猝中炮弹，延烧焚毁。江东屯舍，俄兵举火烧平，愁烟蔽日，难民避宿无处，哀鸿遍野。

于二十五日，凤翼长翔明督驻守临江各军对俄设炮处击炮斗，引为牵敌之计；暗派镇边新军中路统领王良臣带兵一营，佐领德保率告奋制兵抬枪队五百名，乘船偷渡过江，包抄俄军后队兜剿。俄兵约有五百余名，弹飞如雨。我军冒烟直前，排枪迎接。愈战逾

[愈]近,两军交手,枪刀拔策[刺]钉铛有声。酣战四小时,俄军败退离璦琿三十里莽萧河地方。士气沮丧,弃戈溃奔卡伦山屯对岸伯尔多屯边俄站房岸下,登轮船逃往。我军阵亡哨长一员、士兵十余名、受伤士兵二十余名,即在伯尔多屯扎营驻守一夜。因临江险阻,俄来重兵包围。众寡不敌,我军恐无退路,电请将军,于二十六日全军调回。阵亡者,官督理埋葬,请给恤金;受伤者,采备房屋,派官经理医治。军声增锐,士气腾跃,严守防汛,俄兵十余日未敢犯境。

于七月初八日黎明时,在黑河崇统领防段对岸,由俄城东南方面黄河口^①地方,出发火轮五艘,每船战兵约数百,船板钉挂铁甲,循江上行,对我战垒冲击。我军枪炮奋发,击退火轮,避回原处。璦琿与俄只隔一江,上下接壤二千余里,防线过长,头头是道,军力单薄,防御难周。自五道霍洛防汛迤上,不知由何空隙潜渡马步俄军数千,带炮十余尊,兜向我军后面进攻。枪炮雷厉,势如水潮。江面退出火轮相接复来,汽笛嘶叫,水陆相应,双方夹攻,鏖战四小时。我军官兵阵亡、受伤甚多,援兵不济,势寡不支,半击半退,俄军未致穷追。是日,失守大黑河屯,退至大四嘉屯恒统领防段,两军会合扎守。

次日初九天明时开战,枪炮烟火蔽日无光,我冲彼撞,混杀至午后,我军力疲,退守到城边头道沟。俄兵扎营在四道沟屯。

初十日早七点钟时,俄由东、南、北水陆三面进兵万余攻城。凤翼长督饬守城军士及各路退回官兵,除阵亡受伤外,计剩三千余,分布三路,死力拒敌。相持至午后一旬钟,俄军北至大庙岗,南逼大佛寺,东面船兵登岸,齐力包抄直上。我军兵单战久,立脚不住,

^① 黄河口即精奇里江江口。

退向西南面茶棚庵大桥子地方。败军奔走，难民逃生，拥集一路，若蚁纷蕃，跌桥堕水，号哭接天。正情急时，由桥南大树林突出俄骑兵一枝，约四、五百，直扑大桥兵民丛杂处截杀。恰幸遇六磅快炮一尊，退到桥西大岗处停站。经凤翼长督令炮师单世俊，照来兵连击数炮，打中该队。俄军退却，避大树林内，未敢再出。我之败军、难民乘隙大半得脱。遗落老残男妇、少弱子女不可胜数。是日，城池失陷。汉军旗无敌将军、神威各炮被掳。我军大队沿于(?)通省大路连夜退至二龙屯。俄兵占据城内，四向焚烧，满城烟火，鸡犬飞嚎，数千余房尽为墟。

于十二日早七钟时，俄兵大队追到，我败残军队，同省拨到援兵义胜军两营，合力战于二龙屯、东西额雨儿站左山坡一带。督兵相杀，上下数次。我军阵亡太甚，力实不支，败至库木儿站。齐集各军，连夜退守兴安岭。伏于岭下两旁山侧，诱敌入岭底，以包抄为定。

于十六日早九钟时，俄军前布马队，尾列步兵，沿山下大道衔枚疾驱奔岭。将半，未及深入，我军由南面伏兵处开炮连击。俄军知有埋伏，停队向南面进攻。我军三面枪炮齐发。凤翼长亲在岭上督击，见西南面童统领必胜军怯战欲退，凤翼长乘骑赶去，持马刀督住该军未退，由马上奔砍童必胜两刀背力猛失空，堕马跌迷，左右救回到四站作古。俄军伤兵甚多，未能进攻，败退三十余里，驻大河沿屯。我军因翼长故去，司令无人，未敢压迫。各守各汛，以防窃攻。

于二十日奉省电令：“北路凤翼长遗缺，委任后路统领恒玉，恒统领遗缺，委任管带喜昌。”当即接理。同各路统领凭据岭险，布置战守。

于二十二日黎明时，俄军大队在岭下出大炮二十余尊，对我战

垒连环袭击后，督马步各军分头抢岭。我军正相持间，在前俄军已早绕由岭北树丛处，偷越岭上。步兵一支约数百，包击我后，腹背加攻。右路统领崇玉、义胜军左营管带瑞昌同时阵亡，后路统领喜昌、后路左营管带连和受伤，各军官长士兵死伤无数。军心胆怯，各思奔逃，势如山倒，督饬不能。全体溃败至四站东十八里湾屯停止，收集败兵。复被俄军赶到，以大炮环击。群散零落，各领各枝落荒。奔至博尔多站河南屯，集合各军逃出败兵，只剩七百余。仍整军正备迎战，乃遇省派行营营务处程德全带领俄语通事，迎过纳河北面，晤俄司领官，告以朝廷业已遣使议和，特来请愿停战。辩论至再，俄官许可。

自是两军息戈，我军头行奔省，俄军后进随之。于八月初三日，恒翼长及璦琿五司各官到省谒眉峰将军，奉面谕：“大局已成瓦解，士气沮丧，勉战不能，损兵失地，万死莫赎，我只图报来世，后事汝等好自为之。”语毕，步出门外，自卧棺椁。于是日一旬钟，枪击胸部尽节。灵椁将及出署，俄大军队自城东北西三面蜂拥包进，空留南面为生路。城之内，官商军民及璦琿流离难户，东突西闯，乱若蚁翻。有乘车骑马者，有步履负包者。人号马嘶，拥挤南向奔逃。遗落车、箱、细品布满沿途。并有奉军数营，名称盛字军，展旗张号，亦随难民奔走。被俄军瞥视，疑是迎敌之兵，随开炮迳向丛人处直发，击死逃出兵民无数。幸射炮无几，未加追逐。即于城西江沿搭棚扎营次，领马步兵二、三百名，进城搜罗府署、仓库，安慰未及逃走官兵，并采择宿兵营所，休息三日，大军统移城里驻扎。

璦琿难户远涉山水，逃奔省城。甫脱难关，而复蹈陷井。踌躇无路，谋向无门。有力者远奔他处，车载细软，沿途被抢殆尽；无力者留省城外，动转不能，露宿荒郊仰盼。宁静数日，罢兵事定，我官与俄官始和。经护理璦琿副都统西林巴图会同五司正副印官，伤

令难户各该本管官派人四出招集。由是，流离者归城归乡，出租赁房，各始有所栖止。

副都统衙门例有户、兵、刑、工、印务处计五司，公共租赁一屋为办公所，每司留正副印官及办案笔帖式书催等常川理事，其余协佐、防校各官各在各寓处办公。至于流离难户，纯系急迫逃生，财产实业统没于城，窜奔异乡，命虽幸保，而生计已绝。柴米悉无，悬釜待炊，时常徬徨旅次，呼吁无门。幸遇省西自富拉尔基屯起向西安岭一带，俄国铁路兴工，男子趋赴佣苦，女子缝纫，在城幼童雇出拣粪，弱女郊外拾柴。辗转糊口，日无息暇，饥多饱少，苟延残生。

续至光绪壬寅年五月初一日，陡然城内见有染患霍乱转筋之病。从发现日起，即成瘟疫蔓延，流行不可截止。传染者缩筋拘挛，针药罔效，腹堕三泄即亡。经官府派差守立四门查点，每日计抬出尸骸七、八百数。如是半月之久，市断人稀，街面几无人迹。瑗瑀难户，丧失产业，惊奔他乡，贫不自顾，五内愁伤，因虚易触，染患者多，甚至举室尽歿，官埋尸骸，万种难苦，记不胜数。

嗣蒙署将军萨公^①屡次文达京部，迭与俄国交涉，始准难户回土。于光绪癸卯年，派协领桂升，首倡回瑗，住城西三家子屯，收笼安插。于丙午年，经署副都统鄂公^②带同五司、八旗官弁，始行完全归业。当庚子出离时，男女老少计四万八千余口，殉忠国事，奔之沿途，瘟疫异土，饿毙沟壑，归复生齿，综计不足三万矣！嗟兮！痛兮！涂炭惨劫，记者多缺，略志梗概，以存后念云。

（徐希濂：《瑗瑀县志》卷八，武事志）

① 萨保，继寿山署黑龙江将军。

② 黑龙江副都统额勒精额。

徐存福^①传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与俄起衅，大开战端。江左六十余屯，男妇大小两万余，均以产业注重，迁延未动。突闻风声日紧，始欲渡江逃生。牛马财产均未顾及，各户仅驾车辆奔驰渡江逃难。而存福先将眷口飨子群禄急速护送瓊中，伊自留马一匹，则言后行。而群禄等号泣跪恳。伊大喊曰：“何无男子刚志！我非欲死，汝等至瓊，我必赶到。”则群禄等无奈，先行。存福即乘马北指。行未几，见有俄兵数十名沿屯发火。伊即藏于树林之中，避匿一宿。次早寻马已无，步履复回该屯。看视房屋均已毁尽。思意即决，欲奔江岸。腹内无食，难于跋涉。即在所烧房地之中，获一烧死之猪，尚堪为食。自取身携小刀割一猪腿为粮，随即奔走。约行数里，见一马缰脱于地，在路旁吃草，伊即进前取而骑之，竟如己马无异。驰至江沿，均已渡完，寂莫无人，仅有小铁车数百辆弃置于彼。复见伊自己之马仍带鞍辔拴于铁车之后。既无渡船，颇加忧虑。正徘徊间，俄马队飞至。一时情急，即将马鞍推下，飞身蹶骑入江。俄军枪击如雨，竟过三里宽之龙江未中一弹。

（徐希濂：《瓊瑯县志》卷九，人物志）

王志义^②传

庚子拳匪酿乱，边衅互开。于六月二十日间，霍振方统领并周

① 徐存福，黑龙江城镶红旗汉军人。

② 王志义，官医。

福斋管带领兵一营，驻守临江水师营之后库，兼理船渡二支、浆船二支，摆渡江左各屯逃难人民。无如船少人众，拥挤非常。每当船靠彼岸，几如奔命投生，争夺不已，号泣吵嚷之声，直达右岸，殊不忍闻。此在二十一、二日之事。而王君见之，不禁迫切，即步至后库，向该统领等言曰：“现在沿江停泊商船尚多，何不调集，共济摆渡？或雇，或派似无不可。”而该统领则言：“尚须禀请都统核办”等语。王君闻言即高声曰：“此何时也！尚竟回护已过，欲将江左之人全送俄国乎？”一言惊醒振方，即曰：“甚是！甚是！”随派哨官数人，立飭商船将货登岸，尽数调用十余支，共集二十余艘，昼夜摆渡，飞棹如梭。于二十四日晚七点余钟，正际渡运末次人民，甫经开船，俄兵马队数十赶来，奔至江沿，即照渡船连发排枪。我船见势不祥，即放下流斜渡，渐行已远，俄兵追之未及。幸哉！若非王君一言调集商船二十余艘，急渡难民，则我江左人民死者不知凡几？

（徐希濂：《瑗瑀县志》卷九，人物志）

瑗瑀失陷^①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俄阿省总督借词拳匪蔓延，避兵保护东清铁路，将军寿山峻拒。十八日，俄复派兵舰驶至瑗瑀三道沟，统领恒玉阻止，俄舰即开炮示威。我军还击，歼其兵官二人。

先是直鲁各省民教相仇，义和拳乘间突起，清廷不曾及时剿抚，而枢臣又从而庇之，以致不数月间蔓延及于东省。本年六月十一、二等日，俄阿穆尔省总督照会将军寿山，略谓：两国现已失和，拟派兵数千，由黑河启程，俄道卜奎至哈尔滨，保护铁路。寿将军峻

① 标题是编者所加。

词拒之。以江省铁路当由敌国代为保护，如贵国必欲发兵，惟有以兵戎相见。旋得俄督复文，谓：“江省铁道，贵国代为保护，实不能信。然中俄两国久敦睦谊，从未轻启边衅。今贵将军必欲与敌国兵戎相见，足征英勇，敌国亦惟命是听”。寿将军以战祸悬在眉睫，急致电璦琿副都统凤翔，令其戒备。一面严筹军防，分为东北西三路，各派翼长：东路以通肯副都统庆祺兼任，西路以呼伦贝尔副都统全德^①兼任，北路即以璦琿副都统凤翔兼任。

部署略定。旋接凤翼长电告：“有俄兵舰五艘，拖带驳船十三号，载俄兵数千名，由黑龙江下驶。应否拦阻？”寿山以省东黑龙江一江为国际河流，实两国共同航路，既已失和自可阻其进兵。倘如再有俄兵过境，宜迎头痛击，毋令下驶。于是璦琿新练之镇边军十六营，悉数遵令开赴沿江扼守。六月十八日拂晓，又有俄兵舰一【艘】运军火下驶。其护送者，为俄边界官阔利斯达夫。当驶至距璦琿上江二十里之三道沟地方，统领恒玉出而阻止。阔利斯达夫即登陆辩论。恒玉坚执不允。阔利斯达夫含怒回舰，命军士放排枪恐吓，继复开炮，猛向我军防线轰击示威。我军亦发炮还击，俄兵官二人殁焉。阔利斯达夫亦中炮伤臂。急裹创，乘舢板回海兰泡。事后，凤翼长以两军互击情形电告寿山，即转电海兰泡总督，责以轻易启衅之咎，俄实尸之。俄总督复电，至为愤激。自是之后，两军无日不隔江遥击，俄且纵兵将华商之在海兰泡者，约六千余人，悉数驱至江边，迫令赴水。六月二十一、二等日，浮尸蔽江而下，江水为之奇腥。其得水逃免者，仅数十人而已。（中略）

七月初，俄阿省驻军以本筏、兵舰，由海兰泡渡江，三面围攻，璦琿全城被焚，我师退守大岭。七月十七日，俄军来攻大岭，我师

^① 《黑龙江志稿》卷五十三，人物作“依兴阿”。

迎战，却之。

俄军自六月十八日启衅以后，虽连日隔江遥击，尚未以大队猛攻我师。七月初间，彼兵力集中齐备，遂由海兰泡以木筏载骑兵，以兵舰载陆军，陆续渡江至瑗瑀。三面围攻，城遂不守。俄军既入，纵火焚城，火光烛天，数日不熄……。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三十，武备)

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者，黑龙江左岸地，精奇里河而南，至豁尔莫勒津屯一带是也。自咸丰八年，瑗瑀立约，边境和辑，尚无侵犯。厥后田垦既繁，畦畛渐争。光绪六年，黑龙江副都统文绪派员会同俄员路新段量设立封堆，互换字据。九年俄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廓□夫复派员马霍弗、陆金等丈量分划界线。十五年，办理黑龙江漠河金矿道员李金镛，又与俄员勘察边屯，划界(称为犁界)绘图为凭。顾俄屯民畔援相掠，时仍骚扰。其明年，俄阿穆尔省固毕尔那托尔又妄指旗民苏忠阿垦地在满屯界外，迫令纳租。迭经出使俄国大臣许景澄据约驳辨，移牒十数，往复不决。而俄民仍自越境，侵占补丁屯等处。

二十六年，义和团乱起，八国联军内犯，陷京师。俄人遂乘机据我三省地。海兰泡(俄名布拉果维什臣斯克)一带侨民悉被逐沉于江流，死者七千余人。于是江东屯户跳亡殆尽。……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三十五、交涉)

寿山传

寿山，字眉峰，袁氏，汉军正白旗人。……二十六年夏，拳乱作，俄军数千声为保护哈尔滨铁轨，纷集海兰泡，乞假道。寿山曰：“敌逼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拒之。遂檄瑗琿副都统凤翔御北路；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御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御东路。令各严戒备，毋浪战。并牒俄勿进兵，愿负保路责。而俄军已分道进。重以铁路土工可十余万索值，倡罢工，扬言与俄为难。寿山亟下令军中曰：“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复使统领吉详约富拉尔基监工盖尔肖甫入城，俾释疑惧。而盖尔肖甫乃击杀工人宵遁。寿山犹强为容忍也，慎导俄民出境，籍录其财物。然俄军不为止，入瑗琿及黑河屯，华人被迫赴水者尸蔽江下。三姓、呼伦贝尔又纷纷告警，寿山亟电吉林将军长顺会攻哈尔滨，然犹属其语俄总监工，谓：“若能罢兵，愿以全家质”。当是时，诸路军皆溃败，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并陷阵死。于是俄逼齐齐哈尔省城。既而闻联军讲和，乃遣同知程德全往商和议，而自守军覆则死之义。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五十三，人物）

恒玉传

恒玉，汉军，郭氏，字蕴山。……义和拳启衅，俄将廓米萨尔藉为兵端。六月十八日率兵渡江，瑗琿官民死于兵死于水者数十万人。恒玉既败退，扼北大岭，北路重险也。敌蹶至，又败，拥数百人且战且退，步步为营，不失常度。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五十五，人物）

富尼雅幹传

……二十五年，将军恩泽、副都统寿山以富尼雅幹晓兵事，具疏留之，派充镇边新军左路统领。……明年夏六月与俄衅，俄兵来攻，富尼雅幹扼瑗瑁城南富拉尔吉蓝旗屯各隘。俄舰数十艘逆流进薄城，为我军所击，不获逞。已而，城北军失利，瑗瑁陷，城内火起，官兵庐舍俱烬。余民奔城南，敌逐之急。富尼雅幹力战却之。退屯北大岭，拒战两日，所乘骑毙于炮，众寡不敌，大溃。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五十五，人物)

姚福升：《据约辩论追还江左议》

查瑗瑁江东原有六十四屯，满洲人七千余名口。遭逢庚子变乱之际，距海兰泡俄城一带侨居华民六、七千人，皆被俄兵驱没江中。以致江东满洲人等惊慌，半多纷纷逃奔江右避难。旋经俄兵占据江东，烧杀无遗。自二十八年以后，江东满洲人陆续归业者，共计五千余名口，因尚未退还，寄居江右。……

两年以来，迭据江东住户来署泣诉：江东各屯七千余丁口，遭庚子秋变乱，室庐、牲畜、粮食各产业被俄焚掠罄净。六、七年间伤亡病故共二千余丁口，近年陆续归瑗，暂居江右。……

惟前年春，经本署副都统亲履所属各屯，查明江东六十四屯旗户，剩有五千余丁口。遭庚子兵燹，被俄焚掠财产，共约值五、六十万卢布。现均寄居江右各屯，十室九空，赤贫如洗。其鰥寡孤独困苦无告者，指不胜屈。殊令人寓目怵心。

(徐希濂：《瑗瑁县志》卷五，外交志)

黑抚周树模致外部 俄人占瑗琿六十四旗请据理力争函

敬复者：顷奉钧谕，祇悉一切。江东六十四旗一案，查咸丰八年《中俄瑗琿条约》所载：“黑龙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属地。”其下即声明：“惟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住屯中永远居住，仍归满洲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不得侵犯。”又咸丰十一年条约^①所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流处，即黑龙江下流至乌苏里河会流处，其北边地属俄国，其南边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其下复声明：“以上专指空旷之地而言，遇有中国人居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侵占。”各等语。嗣又于光绪九年、十一年，各分界一次。江东各屯与俄人属地均有犁记可证（前漠河金厂督办李道金铺划界，以洋犁勘分，名曰犁记。）图册可凭。是各屯虽在江左，然历次界约，均有特别条款，实与划归俄属者不同。庚子事起，除俄人招集华工无凭查考外，各屯旗户悉被俄人驱逐入江，残其生命七千余人，据其财产三百余万。一切所有权利，均被俄人侵占。（下略）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五）

江东六十四屯^②

查瑗琿东岸自精奇里河以南至霍尔莫勒屯，为江东六十四屯

① 指 1861 年勘分东界约记。

② 标题是编者所加。

地。依瑗琿条约第一款，仍为中国领土。曾于光绪九年设立封堆以为界限。庚子之役，中俄于黑龙江畔构兵，俄人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焚毙无算。其余幸免者，皆逃归江右。江东六十四屯，自是沦陷。龙江左岸，遂无寸土为中国属地矣。

（徐曦：《东三省纪略》卷一）

江东六十四屯^①

瑗琿新城在黑龙江西岸，古城在江东，后废，犹存六十四屯。咸丰八年瑗琿条约订明，仍归我领。光绪六年、九年两次设立封堆为界。庚子之役，俄人驱逐屯丁男女七千余人尽溯江流，鳧水得逸者，仅百余人，于是全被侵占。其地南北百八十里，东西七、八十里不等，均系沃壤。久占不还，所当据约力争者也。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舆地四）

① 标题是编者所加。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外文资料

薛衔天等译

编者按：沙俄制造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东西方都有不少记载。这里节译了五种外文著作中的有关记载和几篇有关惨案的档案，以供研究者参考。

《围困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琿》一书于1900年11月在海兰泡出版。作者A·B·基尔赫涅尔是《阿穆尔报》负责人。当时沙俄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对惨案进行所谓的调查，该书就是在“调查”过程中问世的。它虽然竭力为沙俄的血腥屠杀辩护，但对大屠杀的过程描述得比较具体，特别是对沙俄在江东六十四屯的暴行写得比较详尽，因之对了解惨案的具体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满洲旅行记（1900年—1901年）》1903年出版于圣彼得堡。作者维列沙金是俄国上校军官。他在惨案发生后的三个星期乘船沿黑龙江从海兰泡赴伯力，当时江上还漂浮着无数中国人的溺尸，黑龙江右岸中国村庄还闪烁着俄军点燃的火光，他把目睹的一切写入旅行记中。无疑，他的记载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

《俄中帝国》原书为法文版，译文是根据1904年伦敦出版的英译本译出的。

《俄国的扩张》作者贝弗里奇在1901年到中国东北地区旅行，在此以前他访问了俄国的西伯利亚。返回美国后，他把在俄国进行扩张的地区所看到的情况写成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费拉德而非亚出版的《星期六晚邮报》上。《俄国的扩张》就是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补充、编辑而成的。该书出版于1904年。

《文明的战争》出版于1901年，作者吉奥尔基·莱恩奇将《泰晤士

报》记者利特尔夫人关于海兰泡惨案的一篇报导收入该书附录。利特尔夫人是惨案的目击者，她的报导发表于1901年7月15日《泰晤士报》第十版上。

关于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的档案，沙俄政府和苏联政府都未公布。库罗巴特金奏摺等六份文件，是从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1902年出版的《1900年——1901年在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中选译的。从这篇资料中可以看出：一、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因沙俄侵华军事行动引起的。7月15日（俄历7月2日）俄轮“米哈依尔”号为集聚在伯力的侵华俄军运送军火，中国绥珥驻军阻船检查，“色楞格”号开炮击射，中国军队还击，酿成了所谓“黑龙江事件”。这个事件是沙俄进行海兰泡大屠杀的导火线。二、和沙俄当局血腥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强盗行径相反，中国黑龙江地方当局对东北境内的俄国平民采取了多方保护措施，使哈尔滨三千多名俄国铁路员工和家属安全地回到伯力。第2761号电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份电报对苏联历史学家们制造的所谓中国东北当局杀害俄国东北地区的妇女、儿童的诬蔑是有力的驳斥。三、沙俄把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赶出家园，出兵占领东北，其目的是吞并中国的大片土地。沙俄军事当局擅自把黑河屯、绥珥改为俄国哨所，并提出将黑龙江右岸归并于俄国的方案，赤裸裸地暴露了沙俄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从《英国议会文件》中选译的格里布斯基布告等文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译文的个别地方，译者加了必要的注释。日期系俄历，请引用者注意。

一、基尔赫涅尔：

《围困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瑛》(节译)

……7月3日开始召集全城所有的中国人到警察局去，在那里开始把他们登记注册。中国人的住宅区被搜查。移民也顺便帮助搜查中国人的住宅区，因为移民住的木板房和中国人的住宅区紧挨着。在移民住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组织起保卫义勇队。……

中国人由用美国式的长斧武装起来的预备役士兵集中和押送到警察局去。这些兵的服装极不整齐：有的穿着军服，但戴着毡帽或羊羔皮帽；另一些人戴着军帽，却穿着各式各样的粗呢外衣或破烂西服上衣。看到这些押送成群的满洲人^①的士兵，穿戴这种服装和配备这样的武器，不禁令人惊讶和痛心。

这一天也和围困期间的其他日子一样，免不了抢劫中国人的住宅和店铺。起初，到店铺去是搜查武器和隐藏的中国人，后来就开始拿取食品，因为几乎所有的商店和店铺都关门了，甚至被筑成了街堡，城里已经没有食物了。也免不了殴打满洲人和汉人，特别是当他们略有逃跑企图的时候。……

7月3日下午五点钟，在城外山上的马尔科夫大道上出现了密集的一队人。城郊居民——瓦西里也夫铸铁厂附近的工厂区居民——涌上街头，观看这一沿着大道缓缓蠕动着的黑压压的人群。这是什么人向城里走来了呢？……

最后，疑团解开了：原来他们是哥萨克们在洼地、山里和丛林中搜查出来的近一千五百名从城里逃出来的满洲人，正把他们向

^① 即中国人，下同——译者。

警察局里赶。这些满洲人不愿意走，哥萨克们就用马鞭子抽打他们，有许多人被刺死了。……

7月3日这天，城里集中起来的全部中国人，据说，三千或三千五百人。在警察局里无处安排这样一大批人，在7月3日傍晚把他们送往结雅河边，安置在尼曼公司附近的莫尔金锯木厂的院子里。中国商人和店主自己跑去寻求俄国当局的保护，所以他们的店铺都设立了警察岗哨和志愿人员。遗憾的是，岗哨本人往往贪财而破门行劫。毫无疑问，中国人的大量财物被陆续抢光了。……

7月3日我们的大炮很少回击中国人的炮击。但在7月3日和7月4日之间的夜里从结雅河对岸运来了大炮，并给它们做好了伪装，一清早就开炮轰击黑河屯。7月4日几乎是打了头几炮，就把黑河屯的电报楼打着了火。我们的大炮还打沉了停在中国岸边的几只帆船，……。

……7月4日集中在莫尔金院子里的满洲人被赶到上布拉戈维申斯克镇，以便把他们渡到对岸去。押送这群人的是几十名哥萨克和警察。这次渡河是如何进行的——流传着各种传闻。确实的一点，就是供渡河用的划船和轮船一只也没有，……。

据说，这些满洲人的金钱被剥夺，很多人遭到直接的抢劫，……当时发生了极其野蛮和丑恶的行为。当知道这些情况时，已是事后，一切都过去了。听说，只有极少数的满洲人安全地到达了对岸。……

7月4日城防卫司令、警察局长巴塔列维奇下令：如果谁知道有人窝藏满洲人，要通知警察局；不经过警察局，不得进行搜索。于是全城各处都开始搜捕藏起来的满洲人，这种搜捕常常引起凄惨的后果……。但是7月4日全城毕竟肃清了满洲人。……

自从7月4日城里肃清了中国人之后,他们的财产遭到抢劫,很多店铺被捣毁。这种情况促使对完整地留下来的中国人的财产进行登记。登记在特别市政小组在场时由警官们进行。各店铺的财物被运往专设的场所,也有一部分保存在原来的店铺和商店。毫无疑问,很多人乘机动用了中国人抛下的财物,……。

从7月4日起,阿穆尔河上浮游着大量满洲人的溺尸。这些尸体壅塞在轮船和木排周围,冲积在岸边的浅滩上,严重地毒化了空气。尽管如此,有些志愿者却去打捞尸体,搜查溺尸的衣服。……据说,有时能找到藏在腰带等处的数量可观的金币。

……

在外结雅区^①有六十五个满洲人的居民点,这些村屯精确的居民数字并不清楚。从前认为有一万四千人,但是近几年居民增加了很多,因为在城里和金矿上做工的满洲人大批地住在那里。一些人判断外结雅的满洲人的居民人数为三万五千人。……

7月5日早晨,向结雅河的对岸派出一批志愿人员烧毁了满洲人的村屯,使满洲人难以进攻,同时凿沉了布丁屯的船只,以阻止满洲人渡结雅河。

7月6日,日皮琴金的部队从第一号哨所到达第二号哨所(下行二十五俄里),并炮轰瑗瑛城,瑗瑛城有几处被击起火。……

7月7日,在外结雅区,由嘎尔沁屯的莫罗堪教农民组成七十人的队伍,包围了中国人的嘎尔沁屯,屯中有近二百名中国士兵。……打死了几个中国人,其余的都逃走了。

……在7月3日至7月8日期间,外结雅所有的满洲人的屯子已全部被消灭掉,这主要是由外结雅区的俄国农民和义勇队干的。作为战利品,得到了许多收割机、捆草机、耕犁和打谷机。满洲

^① 外结雅区,即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

人的居民已经一个也没有了——他们全部在事先都逃往中国一岸，同时赶走了自己的畜群。后来这些牲畜大部分又游过河来到了旧牧场，被俄国人抓走了。很多牛和马被四周村子的居民捉去，有一部分被送到城里。这些牲口严重地糟蹋了满洲人丢下的田地和菜园。满洲人饲养的大量的猪造成的害处尤其严重。所以举行了真正的围猎，因为在田野上活捉一支猪都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根据上级的命令在阿穆尔河对岸也举行过同样的围猎，猪在那里也糟蹋了庄稼和菜园。杀死猪发给报酬，同时还为围猎分发了专门的证券。

满洲人村屯附近的家禽完全变成了野禽，例如鸡，当人们走近时，便象野鸡一样飞走了。

(薛衔天译)

二、维列沙金：

《满洲旅行记(1900—1901)》(节译)

(五)布拉戈维申斯克^①

早晨。我们大家都去旅馆找空闲的房间。我很幸运，找到一个漂亮的房间，离码头很近，我马上搬到那儿去。这个房间一天一宿价钱是五个卢布。这时，在这个城市里正议论着将中国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居民——淹死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一译者)的事。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三个星期了，但是人们谈论起这件事来，还象是昨天发生的那样热烈。

我正坐在公共饭厅里吃早饭，看见一辆双套轻便马车飞快地向我们的门口驶来，走出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军官。

^① 即海兰泡——译者。

“谁有兴趣谈这个悲剧，”——我心里想——“我就好好地和他结识。”我向他走去，互相作了介绍和问好。我把他领到我的房间，我们俩就谈了起来。

“劳驾，请您谈谈，是谁下命令淹死他们的？”我试探着问。

“谁也没下命令淹死他们，”我的对话人喝完一玻璃杯柠檬水后，平静地回答说：“在得到军事长官把所有的中国人集合起来，把他们沿着河岸赶到上布拉戈维申斯克，在阿穆尔河最窄的地方，用小船把他们渡到对岸去的命令后，我命令一个警察官来执行这个命令。他找到六十名哥萨克，把中国人赶呀赶地总算赶到了江边，而那里哪有什么船，以后也没有来。这样，把他们一直赶进水里，而后——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地淹死了。”

“你想想看，一共淹死了有多少人？”

“那的确是很多的，因为是分三批赶下去的。”我的新相识解释说。这就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全部情况。

当天晚上我到轮船码头，打听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译者）的头班轮船什么时候起航。我坐在那里的长板凳上和售票员谈了起来，他是一个很可爱又令人尊敬的老人。

“你看码头对面的那个大石头房子，”他解释说并用手指着，“它的第一层全是中国人的商店，它的主人是个胖老头，在那儿做了三十多年的买卖。他很有钱，是个百万富翁。人又是那样善良，他每年都豁免我们俄国人很多欠债。论邻里我们还是朋友。可是，当把中国人从房子里赶出来的时候，他也被赶出来了。哎，他是个很有名望的人，哪里受得了人们的推搡。城里所有的人都尊敬他，他做着巨大的货币流通事业。哎，那一天特别热。我们这位中国人走不动，喘着气。他一看见我，便冲过来将我抱住，抓住我的腿，“伊万，伊万！”他叫着，“救救我吧！”他拿着一把钱，“这是”，他说，

“四千卢布，拿去吧，只求救我一命。”哎！我告诉他：“我是个小人物，我能有什么用呢？”而这时，一个哥萨克一把揪住他的脊背！向前赶去了。就这样，我再也没有看到他。

这位公务员说得如此坦率而诚挚，使我对他的话没有半点怀疑。我眼前一下子浮现出这个肥胖的、热得满脸通红、汗流浹背、穿着兰绸子长衫的中国人，在普通的人群里被哥萨克的长鞭子驱赶着。当然，这太岂有此理了，——几千个和平居民被消灭了。要知道，一些人说是三千人，而另外一些人告诉我，差不多有一万人被消灭了。到底有多少——上帝才知道。……

（六）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到哈巴罗夫斯克

7月24日，我们一行人又坐上轮船，继续向前航行。

……我坐在领水员工作室的小长凳上，欣赏四外的景色。咦，前头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水里黑乎乎的。越来越近了，它们的数目也增多了，而它们的本来面目也渐渐清楚了。

“中国人！”老领水员轻轻地对我说，他那不动声色的语调，就象对一块木头或一个水坑子说话一样。……领水员并没有错。轮船很快追上一具溺尸。它赤身裸体，皮肤暗红，两臂象藤蔓一样搭拉着，两腿张开，在水上漂着，面孔扎进水里，好象还在想着什么。……在这具中国人的尸体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第三具。就这样，在阿穆尔河整个的宽阔的水面上，一具具尸体漂游着，好象追逐着我们的轮船。……很显然，这是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淹死的那些最不幸的人。他们在河底躺了一些时间，膨胀了，现在就浮上来了。

……在一个扁平的沙滩上，一下子冲上来好多溺尸。……

“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他（P.上校）轻轻地数

着。这片浅滩越来越远而泛着白光，由那些黑色的和粉红色的尸体所堆成的长长带子，就象花边一样镶在沙滩的水边上。周围的空气被严重的毒化了，我们都不得不用手帕堵住鼻子。

……我站在甲板上继续观察。船头一下子碰到一具尸体并把它远远地抛进波浪里。尸体的头上包着一块麻布片，大概是作为保护罩。“这是不是一个种菜的？”我想，“要知道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所有的菜农都是中国人。”一条长长的黑辫子从麻布里伸出来贴在湿漉漉的肩上，肚子因为鱼钻了进去而裂开一个巨大的伤口。很难估计出我们这一天赶上了多少尸体，但是，据判断，仅在一个小沙嘴上我们共数出一百五十具，可以想见，中国人的尸体是不少的。我们停下来取劈柴，又一具中国人的尸体靠近了岸边。我赶忙用照像机拍照，但刚刚对好焦距，尸体马上被浪头浮起来冲走了……。

(藤街天译)

三、亚历山大·雨拉：《俄中帝国》(节译)

海兰泡大屠杀

事件发生在(1900年)7月1日布拉戈维申斯克附近。这件事是正式动员自3月1日以来已转入战时编制的西伯利亚军队的求之不得的机会。同时，这件事还提供了一个重要可靠的证据，使欧洲确信俄国局势的严重性，并且，好歹能给华沙军政府从事小心翼翼的局部动员一个借口。这一动员的后果立即在西伯利亚显现出来了，在那里可以看见大批大批军队的到达，如果没有虚构的中国威胁问题的话，这些军队的到达就是毫无用处的。

在这支 182,000 人的军队按照动员计划集结起来之前（参谋部的军官们兴致勃勃地夸耀说这次动员现在就能够击败日本），就已在中国的入侵面前有力地捍卫了俄国的尊严了。

一封主要是为了向西方显示沙皇能够力挽黄祸狂澜的官方电报，大肆张扬地从圣·彼得堡发给戈罗戴科夫总督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司令官格里布斯基；这封电报直言不讳地说：“把阿穆尔河那边的中国人赶回去。”

然而，这股外交上的号角声却被格里布斯基和他那些一心只想到谋杀和掠夺的哥萨克们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格里布斯基下令驱赶的不是一俟完成冒险计划就立即撤离的红胡子，而是中国的全体和平居民；这些中国人在这个地区的半野蛮的俄国人当中是唯一的文明成分，他们是当地仅有的农民、园丁和工匠，没有他们，几乎就不能生存。那里的哥萨克抢劫了所有中国人的住宅，把这些悲惨的人抢得精光，并且干脆把他们赶进阿穆尔河中，淹死4800人，在下游捞上来的尸体遭到卑鄙的搜身和抢劫。

在这关键时刻，只有对格里布斯基的严厉惩罚才挽救了俄中联盟。他立刻被撤职了。

这件事被看得很严重，开始时认为必须罢掉戈罗戴科夫的官，才能平息中国的忿怒。他确实被召回了，但当他刚刚离开公馆，就送来一道收回成命的命令，宣布送给他一把宝剑以示嘉奖；因为如果没有唯一掌握全部情况的戈罗戴科夫，这件事恐怕早已弄糟了。他的那位已经任命并挂着陆军中将头衔的继任者，只得留任外贝加尔省长一职，不过他不久就在蒙古得到一个肥缺。

（李嘉谷译，刘存宽校。）

四、贝弗里奇：《俄国的扩张》（节译）

现在谈谈俄国在远东的最近的历史中的一桩臭名昭著的“丑闻”。你将立刻知道这是指的1900年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对中国人实行大屠杀的事件。作者考虑了每一个观点，并且利用他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情报来源，仔细调查了这一“罪行”。我听到了法院的检查官、工厂的雇员、银行和商行的职员关于事件的叙述。这些人都是当年参加市民们迅速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的成员，正如在同样条件下，美国市民们也一定会组织类似的义勇队那样。一位几乎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独立思考 and 进取心的俄国陆军上校叙述了这件事的情况。另一个哥萨克军官叙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一切。从一个消息灵通的律师那儿，听到了长篇的详细叙述。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已把“震惊文明世界”的这个事件写成了若干小册子。因为你必须知道，在这个繁荣的、现代化的西伯利亚商业城市的历史中，这个事件是十分重要和具有戏剧性的。关于事件的详细情况，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对于主要事实所有的叙述是一致的。这些事实是：

布拉戈维申斯克是个不设防的城镇。尽管这儿有相当大的营房，但在爆发此事件的时候，却只有500个俄国兵驻扎在这城市附近。城里有几千个中国人居住，河对岸是中国领土——满洲。一个中国城镇座落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正对岸。……

有“消息”（也许仅仅是谣言）传来，说中国的总督已经调大批军队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对岸的边境。如果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人和对岸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并且据传闻已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上、下游登陆的中国军队联合，那么这个俄国小城市的毁灭在

其市民们看来将是不可避免的。至少，他们是这样推论的。于是，每一个俄国人立即急忙作战斗准备。商店关门，交易暂停。商人、银行家、职员、手工业工人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能射击任何种类的弹丸的任何种类的武器都利用上了。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人被少数哥萨克赶到这个城市下面的河边，并且把他们强迫赶进河里。有三千或四千人被淹死了。

……最后，俄国援兵来到了，俄国人渡过江去，把那个中国城镇完全夷为平地。你现在可以访问这个地方，但是除了随风摇摆的青草和一片破坏后遗留下来的颓垣断壁，你看不到任何东西。

(吕其苏译)

五、吉奥尔基·莱恩奇：《文明的战争》(节译)

公历7月15日《泰晤士报》登载的利特尔(A·Little)夫人的来稿中所叙述的下面的情景是饶有兴趣的：

当格里布斯基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打电报给哈巴罗夫斯克总督，问“怎么办？”时，该总督回电说：“在战争中，只有烧毁和破坏。”……哥萨克捕捉所有的中国人。并且强迫这些中国人登上容纳不下他们的木船，漂流到河里。当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抛往岸上，而且乞求至少能搭救她们的孩子时，哥萨克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他们的刺刀上，并将他们割成碎片。……

当时有一张哥萨克撤离后的瑗瑛的照片，这是由于哈巴罗夫斯克总督的要求而拍摄的。从照片里可以看到，据说拥有好几千居民的城镇已经全部毁坏，仅仅只有巨大而坚固的烟囱矗立在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留下。另外，有几张正对着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城镇黑河屯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大屠杀前的

情景，可以看到最富裕的商人的非常精致的房子以及华丽的庙宇的弯曲的屋顶，等等。此外，最惊人的是拍摄大屠杀后在这儿举行感恩宗教仪式的照片。这位摄影师说：(举行感恩宗教仪式)“不是由于屠杀，而是因为在这个城镇已经不是黑河屯，而变成俄国的一个前哨了。”当然，这个城镇已经不是黑河屯了。这儿的人们(现在)仍然宣布，这条河由于被突然投进河里的大批的中国人——不冒犯人的、和平的中国居民——的尸体而堵塞着。另外有一张拍摄黑河屯的废墟的照片。照片的前景，有一群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前来的妇女正欣赏着景色，在她们的背后，废墟还冒着烟。可以看到，还是只有一些坚实的烟囱矗立着。在拍摄宗教仪式的一些照片中，在中央有一个大的俄国十字架竖立着，还有一个祭坛，几个主教围着它。格里布斯基将军站在一边，所有的(宗教方面的)职位高的人站在另一边。他们都庄严地答谢上帝，他们已经全部夷平了一个拥有5000或6000名居民的城镇。这些居民中，没有一个人在现场即使据说是曾经举起一个指头来反对俄国人。他们一直到那时为止，主要是从事于赶大车、挑担子和在他们的商店或住宅里服务。男人、妇女和儿童都遭到屠杀。而且，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阿穆尔河右岸(或中国这边)的每一个居民点也都遭到了屠杀。

(吕其苏译)

六、俄国档案材料

奏摺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日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一日上奏陛下

陆军中将库巴特金签字

7月3日格里布斯基将军电报报告，专供加强哈尔滨部队布拉戈维申斯克纵队的“米哈依尔”号轮船的四艘驳船已空着驶出并停在靠近瑗珲的我方第二号边境哨所。

这个船队从哈巴罗夫斯克驶出时没有配备掩护部队，只是在装载炮兵器材的第一艘驳船上有炮兵上尉克利夫佐夫和十名士兵。7月1日，“米哈依尔”号轮船被指定和装备两门什榴浦大炮的兵轮“色楞格”号同行，以便渡往右岸时协助从岸上派出的部队。这两艘轮船与军队的纵队同时前进，它们很顺利地驶抵第一号边境哨所；7月2日，继续沿(阿穆尔)河向下航行时，中国岸上向轮船和纵队开枪开炮。在“色楞格”号上两名士兵被打死，五名士兵受伤，机器被打坏。“米哈依尔”号船舷被打穿一个大洞，大副受伤。由于突然炮轰布拉戈维申斯克，部队被迫连夜赶回城内。“米哈依尔”号轮船留在二号哨所，必须在那里修理好。丢下的四艘驳船被拖出，并于7月4日前夜回到城里。为了掩护这个船队留下了第二边防营的一个步兵连、第二炮兵连的一个排，和一个阿穆尔哥萨克骑兵连。轮船到达后再补充报告。

谨具摺上奏皇帝陛下

陆军中将 库罗巴特金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日

(薛衍天译)

(译自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 1902 年出版《1900 年—1901 年在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第一部分，第一分册，第 137—138 页。)

奏摺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奏陛下

陆军中将库罗巴特金签字

7 月 2 日 6 时 35 分，中国人从阿穆尔河右岸突然向布拉戈维申斯克乱放枪炮，一直继续到晚上 9 点半钟。此时阿穆尔省军事长官陆军中将格里布斯基正带着第二东西伯利亚边防营的两个连和六门炮、第二东西伯利亚炮兵旅的第二炮兵连和哥萨克组成的部队处在边境一号哨所附近，以便给受到来自瑷珲的敌人炮火轰击的轮船“米哈依尔”号以支援。当听到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发出的射击声后，格里布斯基将军赶忙返回，并于深夜到达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

这时留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军队有：第二东西伯利亚边防营的两个连、一支地方小分队、两门轻炮、一个哥萨克连和一些用斧头武装起来的预备役士兵；此外，还有一些参加保卫城市的市民。

7 月 3 日，有一半部队从二号哨所回到城市，为了保护轮船和驳船，在那里留下了一个连、两门炮和一个哥萨克连。

7 月 4 日向城市开火继续到晚上 8 点钟，从而有两名士兵受伤。中国人企图渡江进入外结雅区，但被哥萨克打退了。为了保卫结雅河渡口和停泊在河口的轮船，向外结雅区派出一支小分队。我们的一号哨所和二号哨所得到了四百八十名农民义勇兵的支援。

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和阿穆尔省宣布处于战争状态。

据格里布斯基将军的报告，沿瑗琿至布拉戈维申斯克一线的中国军队，大约有一万八千人和四十五门炮。据传，齐齐哈尔将向这些军队派出有十门大炮的巨大支援。为恢复阿穆尔河的交通和保证对瑗琿城作战的胜利，增援部队已从哈巴罗夫斯克和外贝加尔出发，共有九个营、八个哥萨克连、三十门轻炮、两门白炮和十二门铜炮。7月6日，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出击黑河屯并烧了一些房子；出击时尤尔科夫斯基少尉被砍杀。7月7日城市全天只有零星的射击，夜里响了几声炮。发现中国人对着兵营建筑新的战壕。

7月9日，“松花江”号轮船将炮兵的弹药运到布拉戈维申斯克。

到7月12日从中国战壕里射击的大炮和步枪的火力减弱了。通过对中国方面经常性的侦察和四个制高点的观察，发现了中国人在对岸构筑了二至四俄里的工事。

7月13日、14日、15日，中国人对城市继续进行零星的射击，而夜间进行齐射。

7月15日，苏鲍基奇少将来到城市。

7月14日，第一批增援部队来到城市，城内有军队：两个营、一支地方小分队、八门轻炮和两门什榴浦大炮、四个哥萨克连和第一预备役营的一个武装连（一千零八十支刺刀，四百五十支军刀和十门大炮）。此后，又到了用克林克枪武装起来的四百八十名义勇兵和六百七十名猎手。

从7月14日到7月16日什维林上校的部队的两个半营、一个哥萨克连、四门轻炮到达，而塞尔维安诺夫上校的部队（三个营、一个哥萨克连、八门炮和两门白炮）于7月17日通过康士坦丁诺夫卡村。

7月17日夜,有六十名哥萨克猎手和三名军官的队伍在总参谋部大尉札波里斯基领导下进入中国方面。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俘获两门中国式的钢炮,失去了被杀死的中尉列祖诺夫,一名哥萨克负伤,于第二天早晨回到城市。中国人猛烈地射击,但我们的炮将他们压下去了。

7月18日,中国人射击营房、上布拉戈维申斯克村和城市。7月19日早晨5点钟停火。

关于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形势的最近报告尚未收到。

以上具摺恭呈大皇帝陛下赐渝

陆军中将 萨哈罗夫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薛衡天译)

(译自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 1902 年出版《1900 年—1901 年在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第一部分,第二分册,第 12—14 页)

陆军中将戈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电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自哈巴罗夫斯克 第 2761 号

第一次补充第 2759 号电报。第 90004 号报告的附件。1900 年 7 月 9 日在哈尔滨收到的齐齐哈尔将军^①电报的法文译本。

“贵国驻我们帝国领土的总工程师先生:工程师和工人目前正在受到我们的全力保护,数千人已安全离开边境向西行进,哈尔滨还有很多男女老幼。拳民、士兵和工人义愤填膺;他们渴望满足他们的要求。将军我本人注意到,即使两国开战,他们还是能够互相进攻的。至于年老的和年青的商民,人们怎么能容忍随意将他们都

① 指黑龙江将军寿山。

屠杀呢！因此，我严令所有部队，并劝说拳民，不容许他们过江去无理烧杀，此种行为是违背天良的。考虑到早已宣战，我根本没必要向您谈黑龙江省的防卫和秩序问题，不过哈尔滨直到目前仍很安全。现在不是已经证明了么，拳民和士兵议论纷纷，说将军我支持你们的国家，还说我要用武力制服居民和士兵。然而，你们对中国人和江北所有乡村的居民进行了大屠杀，并强迫他们投河而死。你们怎么能支持这种暴行呢？告诉您，这次所以宣战是因为你们激起了我国人民的公愤。这不是我们的皇帝，也不是将军我本人眼下能够平息的。拳民在聚集，怒火冲天，定会蔓延到哈巴罗夫斯克城和其他一些地方。例如，您应该知道铁路和盛京教堂发生的惨案。燃烧到哈尔滨以西铁路线的战火绝非人力所能引起的。既然大难临头，您就绝对必须照上帝的旨意办事。为了干戈^①我希望您命令部队英勇作战，但不要无理屠杀无辜百姓。如果留在哈尔滨的男人和妇女愿意回国，他们应该立即动身。我已通知所有部队，并用电报和吉林将军长顺商量；如果哈尔滨的载有乘客的俄国轮船沿江下行，为保护人身安全，切勿向其开火。我等您尽快答复，为了今后不至懊悔，请您三思。”

第二次补充第 2759 号电报，第 90004 号报告的附件。

总工程师给齐齐哈尔将军的电报于 7 月 10 日 7 时经中国电报局发出。为复电事：您昨日发出的电报，我已于今日（俄历）6 月 26 日（一九〇〇年七月九日）收到，通过此电报，您向我宣布中俄已经宣战，我必须立即将妇老儿童送回俄国。但是我国皇上绝对没有宣战。将军阁下，我认为，您没有权利向我谈论象战争这样重

^① 原文如此，疑印刷有误。——译者。

要的问题,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借口就发生战争,您对此负有重大责任。当我收到您威胁铁路代表们生命安全的电报后,我觉得我有责任将所有妇女、老人、孩子、商人和全体平民送走。近日,我们的轮船将从哈尔滨沿松花江前往哈巴罗夫斯克。您完全有责任保护船只和全体乘员,直到他们离开边境为止。总之,我从俄国政府接到的电报中,多次说到中俄战争尚未发生,也绝不会发生,对此我坚信不移。我总工程师本人和我的几名高级代表始终留在哈尔滨。我们不能擅离职守,也不能挑起战争。而您要为由于您对我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全部恶果负完全责任。请您马上用电报答复我尤哥维奇本人。发给吉林将军的电报,包括发给黑龙江将军的电报副本,随后还补充道:近日我将从哈尔滨乘轮船前往哈巴罗夫斯克,所有公务人员及家属将沿松花江航行。我请求吉林将军阁下电告齐齐哈尔将军不要轻举妄动,因为这样有损于两国友谊。

(薛衔天译、姚宝珠用法文校)

(译自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 1902年出版《1900—1901年
在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第三部分,第二分册,第21—24页)

陆军中将格里布斯基致陆军大臣电(节译)

一九〇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发自布拉戈维申斯克 第810号

……7月29日,埋葬和烧毁了七百具尸体。黑河屯和瑗琿城被焚之一炬。在瑗琿,只留下营盘的墙壁和用石头砌的火药库,以供我们将来使用。

(薛衔天译)

(译自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 1902年出版《1900年—1901年
在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第三部分,第二分册,第231—232页)

陆军中将戈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电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自哈巴罗夫斯克 第3557号

为在7月22日圣预言者伊林纪念日和7月22日圣玛丽娅·玛格达丽娜纪念日占领的前黑河屯和瑗珲城的旧址上建立要塞，我请求将此二处分别命名为伊林斯基一号哨所和玛丽娅·玛格达丽娜二号哨所。

(薛衔天译)

(译自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1902年出版《1900—1901年在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第三部分，第二分册，第253页)

陆军中将戈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电

一九〇〇年八月一日发自哈巴罗夫斯克 第3551号

陛下亲笔批示：“我衷心感谢军队，它们打得漂亮。” 1900年8月2日陆军中将库罗巴特金签字。

五十年前的8月1日，涅维尔斯克依在阿穆尔河口、该河的左岸升起了俄国国旗并奠定了我们对这条伟大河流的所有权。现在，经过顽强战斗，我们占领了阿穆尔河的右岸，而且我们越能获得在最大边区的这条大动脉上的自由和安全的航行，就越能巩固将整个阿穆尔河归并于俄国领土之内——使该河成为内河，而不是界河——的伟大事业。为了庆祝奠定我们永久占领阿穆尔河这一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事件的纪念日，请阁下将代表沿阿穆尔边区全体居民和军队的这封贺信伏呈皇帝陛下。很荣幸，我将证明，在那些上天赋予的严重考验的日子里，军队和居民不愧为伟大的俄罗

斯人的称号。^①

(藤新天译)

(译自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 1902 年出版《1900 年—1901 年
在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第三部分, 第二分册, 第239页—240页)

陆军中将戈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电

一九〇〇年八月六日发自哈巴罗夫斯克 第 1929 号

在 8 月 1 日的电报中, 谈到占领阿穆尔河这一半个世纪以来的纪念日时, 我指出阿穆尔河右岸已被我们占领这一重大事实。在清理东方所发生的事件时, 关于阿穆尔河右岸问题将被提出。现在, 我有义务及时提出我们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设想, 就是将阿穆尔河的整个右岸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将沿岸地带交还中国人是对我国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判处死刑。中国人会很快诉诸武力, 将有可能从他们的一岸袭击布拉戈维申斯克和我国阿穆尔河沿岸的其他繁荣的市镇, 并断绝我们在该河上的全部交通。所以我认为, 把我国与中国的边界向南推进, 将额尔古纳河与阿穆尔河的右岸和乌苏里江的左岸满洲的一部分归并入我们的领土是绝对必须的。看来, 沿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小兴安岭、那丹哈塔拉岭、肯特岭、老爷岭和崔沟家岭等山山脊划界, 是我们为了保证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江上的交通、以及我国阿穆尔省和乌苏里边区居民安全而应当提出的最低要求。中国现在已经表明, 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 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 过早爆发的“义和拳”没有给暴力在上述方面以成熟的时间。

^① 本电报于 8 月 1 日作为奏摺上奏陛下。

在甘愿效力的日本以及还有可能在为竞争所迷惑的英国的帮助下,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将要以可怕的暴力举行反对所有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真正的起义。我认为在未来的阿穆尔河上有一个强大的要塞作为可靠的支柱是必须的,建筑这个要塞的最有利的地点是阿穆尔河的右岸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相对的地方,第一,因为这里连着一一条通齐齐哈尔的满洲最好的道路;其次拟议中的边界线离这个地方最近。鉴于这种考虑,我建议边区工程技术人员主任熟悉地形情况并拟定建筑该要塞的初步设想。

(薛衔天译)

(译自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术档案馆 1902 年出版《1900 年—1901 年在华军事行动资料汇编》,第三部分,第二分册,第 294—295 页)

七、英国议会文件

中国(1901年)第5号

第23件附件一

摘自一九〇〇年八月四日(公历 17 日)《阿穆尔公报》(译文)

8 月 4 日(公历 8 月 17 日)的《阿穆尔公报》发表了 1900 年 7 月 30 日(公历 8 月 12 日)阿穆尔地区军事长官颁布的下列条例:

“阿穆尔总督于今年 7 月 23 日、24 日及 25 日打电报通知我说,我军所占领的整个满洲地区,今后不受中国当局的管辖,完全置于我们的权力和法律之下。为了执行本地区总司令官的上述命令,我公布:

“1. 我宣布:前满洲外结雅地区(按照瑛珲条约的规定,该处居民迄今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以及我军所占领的阿穆尔河右岸的满洲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

“2. 已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臣民, 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 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移民专用。

“3. 前中国瑗瑁城和黑河屯居住地及其附近的领土, 将暂时交给军事当局单独管辖; 绝对不许任何个人在前瑗瑁城与黑河屯居住地及其附近地区居住。

“4. 绝对不许重建前瑗瑁城及黑河屯居住地。只准许那些目前未遭破坏的中国房屋维持现状, 以供部队驻扎和存放军用物资。

“5. 我军所占领的阿穆尔河左岸领土的行政管理, 以及满洲外结雅地区在移交给当地俄国移民之前的临时管理, 均将置于阿穆尔地区边界专员的管辖之下。边界专员在行政管理和治安方面享有地区首长的权利并执行地区首长的职务。

“6. 为了同边界专员合作, 同时为了管理外结雅地区及前瑗瑁城和黑河屯的地方行政, 已经任命两位官员执行地区官员的职务。

“7. 为了处理与外结雅地区和阿穆尔河右岸领土的行政管理有关的通信事宜, 将为边界专员设立专门的公文档案处。

“8. 鉴于现任边界专员职务的总参谋部陆军中校戈尔契米德因负伤身体衰弱, 并且为了加速外结雅、瑗瑁和黑河屯等地区秩序的组织 and 建立, 边界专员的职务将暂时由阿穆尔哥萨克团指挥官索特尼柯夫负责。

“9. 边界专员索特尼柯夫的驻地将设在前瑗瑁城。地区官员的驻地及其管辖权限, 将由边界专员确定。

“兹公布上述通告, 以供人民知晓。

军事长官 陆军中将格里布斯基(签字)”

(吕其苏译)

中国 1901 年第 1 号 函件《中国的骚动》

第 375 件 哈丁先生(C·Hardinge)①致索尔兹伯理(Salisbury)侯爵函(1900年9月24日收到)

阁下:

我荣幸地随信附上发自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一份电报的译文副本,该电报发表在本月12日的《新时代》上,记述为祝贺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解围和以伊林斯基的名字重新命名位于阿穆尔河右岸的黑河屯而举行的一次感恩仪式。主持仪式的祭司长科诺普罗夫的讲话也已发表,他在讲话中把黑河屯说成是以前属于中国人所有而现在已成为俄国的领土。

(下略)

哈丁

1900年9月14日于圣彼得堡

第 375 件的附件:

1900年9月12日《新时代》摘要(译文)

1900年8月25日(公历9月7日)发自布拉戈维申斯克

今天,在阿穆尔河的中国沿岸,在黑河屯的废墟上,为了纪念俄国军队对该地的解围以及庆祝重新命名伊林斯基哨所,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感恩仪式,出席者有官方人士、军队、英国军官比格姆(Bigham)和大批群众。祭司长科诺普罗夫说:“现在在阿穆尔河彼岸竖立了十字架,该地昨天是中国人的。穆拉维也夫曾预言,此岸迟早会属于我们的。”格里布斯基将军用美好的演说向胜利的军队表示了祝贺。

(吕其苏译)

① 哈丁:英驻俄代办。

黑龙江上的流血悲剧^①

(日)石光真清 著

金字钟 译 赵连泰 校

编者按：石光真清是日本明治时期派到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地区的侦察人员。他在晚年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谍报记》，（或称《石光真清手记》）全书分十一个专题，记述他从1899年—1904年间在远东和东北等地的活动情况，《黑龙江上的流血悲剧》是该书的第一篇文章。石光真清是这一惨案的目睹者、参加者，他的回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背向血染的朝霞，苦难的人群象幽灵般地络绎不绝地踟蹰在黑龙江畔。大屠杀的时刻即将来临。

一、开端

也许有人认为我过于幼稚可笑，的确，同明治的年号一起诞生的我是年轻的，从维新^②开始走向黎明的新日本也是很年轻的。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秋，对于我肩负着侦察俄国侵略远东企图的重任，把妻子留在东京，只身去西伯利亚的心情，有很多人了解的。

满洲大陆，是我在日清战争^③时，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至今那

① 本文译自石光真清，《谍报记》（或称《石光真清手记》）。1945年长春出版，第1—36页

② 指1868年的日本明治维新。——译者

③ 指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译者

里埋葬着许多部下的尸骨，因此，在那飒飒的秋风吹拂下，沙沙作响的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对我来说，是一生难以忘怀的。可是，西伯利亚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黑龙江还未封冻，已接近停航的十月中旬，我化名菊池正三，以学习俄语的自费留学生的身份，搭船溯江西行。一路上观赏着令人惊奇的广阔的中俄边界上的风光，终于到达了布拉戈维申斯克^①。这里是俄国征服远东的根据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然，也并不是徒然以性命作为赌注的。在这个市街里有十几个日本人，看来是开浆洗房和妓馆的。我想，既然他们能在这里生活下去，那么，我也没有呆不下去的道理。我根据在海参崴打听到的消息，找到了日本侨民办事处。那里，原来是一所被煤烟熏得黑黑的很小的木造二层楼房，真是徒有其名呵！当我进了屋，说明来意之后，那位年轻的书记，好象怀疑似的，一再打量我的模样。他说：“您这倒是很少见的想法啊！研究语言，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若用一年的功夫，也就差不多了。拿我来说吧，也并没有单研究过什么语言，但过了一年，就可以随使用俄语讲话了。”

后来，这位书记同意了我无论如何要找一个人家去寄居的请求，把我介绍到一个当地小学教师叫阿历克塞耶夫的牧师家里。阿氏夫妇是很严谨的人，他们诚恳而亲切地接待了我这个外国人。从此，白天我就到阿氏工作的小学，跟剃和尚头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朗读和写字；晚间则由阿氏夫人教我用俄语写作文。虽然我曾在东京的尼古拉教会学过三个月左右的俄语，可是无论我怎样努力，发音和语调很不好听，说起俄语总是南腔北调。这在国外是很有趣的事，经常成为大家的笑料。平时严肃的阿氏夫妇也不免要为

^① 即海兰泡。——译者

此哄笑起来。这样做,可以使彼此之间感情融洽,如果想取得对方的好感,是非常需要它的。我也有意识这样做,所以阿氏夫妇把我当孩子看待,对我的身份和来历毫未介意。

从这里对日本的态度来说,虽然前些年发生的大津事件^①也曾波及到此地,甚至在市内还有一所私立学校叫做“不要忘记我国皇太子在日本被刺的耻辱”这样冗长的校名,可是看来一般市民并不大留心这件事。但在军事上,却正积极地将其魔掌伸向满洲。不仅在街里驻有哥萨克骑兵团,而且不管是从俄国欧洲地区运来的军队,还是修建中东路的器材,都要在这里由火车卸下装到黑龙江上的轮船运往满洲。所以,可明显地看出,街里为一片军国主义气氛所笼罩着。

“东进!东进!”彼得大帝的这一口号,正在变成钢轨、枕木,最后变成兵马和炮弹,接连不断地流进满洲。

随着对当地人情的熟悉和初步掌握了俄语,我的情绪也逐渐安定下来了。提起侨居在这里的日本人,有开浆洗房和妓馆的老板以及当油漆工的,一共十几名男子,其余是二十多名妓女;因此,不久就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人了。俄国人自不用说,在韩国人、中国人中间相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起来。每当冰天雪地的季节,大家就围坐在萨莫瓦尔^②周围,谈笑风生地喝着伏特加^③,有时还兴奋地唱起歌来。就这样使我能很顺利地执行着自己的计划。有时即使我站在黑龙江的江堤上,暗中计算着通过这里的军队和军用物资的流量,也没有任何人来干预。甚至幼稚地托人向海参崴传送重

① 又称为“湖南事件”。指1891年(明治24年),俄国皇太子访日时,在大津市遭到日本警察津田三藏行刺而负伤的事件。——译者

② 俄国式的茶炊——Samovar。——译者

③ 俄国一种烈性酒——Vodka。——译者

要情报,也能安全地收到。我就这样度过了第一个年头。

这时,也不知是谁说:菊池到底是个什么人?说是在学外语,可是他每天总是游游逛逛的,这个家伙,好象不是一个一般人物呀!这样一些话,很快在日本侨民中间传开了。更有好事的人,居然调查起我的身份来历。他们说:我是一个私费留学生,是专心致志地学俄语的一个人。即使我自己的妻子也会相信的吧。因为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对俄国社会的上层人物来说,并不足为奇,可是对于在日本国内没有出路,而流浪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来谋生的日本人看来,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是十分危险的预兆。我下决心得暂时躲开他们。

那么,到底往那里去呢?何况为了完成任务,是不能离开此地的。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取不怕牺牲的斗争策略,到敌人内部去。于是我到哥萨克团副波波夫骑兵大尉家里去寄宿,经过交涉获得了成功。这样,就再也没有怀疑我的人。波波夫夫妇为人颇为爽朗,每天晚饭后,夫人弹着钢琴还请我伴唱。他们夫妇从来不问及我的身世,常常是为我的俄语音调不准,而没完没了的打趣。他们待我很随便,后来竟给我起了一个俄罗斯式的名字,叫谢苗诺夫·伊凡诺维奇。这是对我的一种礼遇。当然我也没有必要拒绝成为伊凡诺维奇先生。在晚餐桌上,经常听到他们议论团部的情况和满洲派遣军的消息等等,这固然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我从来没有表现出积极要知道的神态。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二月十五日,吃晚饭时,波波夫大尉笑容满面地说:“伊凡诺维奇,团长派我做为军事长官的使者,明天到瑗珲镇守使公署去,你不一块去吗?马都准备好了。”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瑗珲是位于布拉戈维申斯克对岸下游的中国城市。若按日本的军纪,这的确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可是

大尉的神态和语言却特别自然,没有任何令人怀疑的。

他说这并不影响工作,在他办完公事以前,我可以到城里随便逛逛。

“璦琿的中国人和我们经常有来往,他们同外国人惯于打交道,是不会恶作剧的,一说你是我的随行人员,他们也会害怕的。”

俄罗斯民族的这种满不在乎的作风是值得相信的。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和他一同去。

二、在璦琿

七点钟,太阳还没有升起,波波夫大尉就穿上了骑兵军装和长长的军大衣,戴上了高装皮帽。我也穿上了一件皮大衣,把身子裹得紧紧的,骑上马带领三个卫兵,过了已经结冰的黑龙江。封江后黑龙江的景色委实壮观,和在岸上眺望的情景大不一样。有象小山似的冰丘,有耸立着的冰崖,从一层压一层的冰缝儿里穿过去,一片平坦如镜的冰面就展现在面前。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黑龙江历来所蕴藏着的伟大力量。一登上对岸,便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没有任何东西挡住你的视野。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边走边眺望着每隔二、三里远错落相间的村庄,便抵达了璦琿城。

这是个约有三万人口的城市。四周是很不象样的土墙围绕着,四面有城门,在市街的中心有副都统府、镇守使公署及其它衙门。副都统府的门口,用古代的兵器和旗帜装饰着。门旁站有穿着长袍的卫兵。前胸和后背都佩戴着都统府亲兵的红色标记。他们把扎枪插在地上站岗,好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

市民大部分是旗人(满族),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南满不同,若在街上相遇,就一条腿跪在地上,互相敬礼。

我们在一个叫聚英栈的旅馆里休息片刻之后，大尉便留下我一个人到镇守使公署去了。聚英栈的小伙计做向导，带着我到城里逛了一圈。瑗琿是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物资供应地，又是结雅金矿的砂金秘密进口地，从表面上看，这里似乎很贫穷，其实一般住户却比较富裕。走过兵营门前，大树上挂着六个木笼子。我下意识地往里一看，一个个都装着发了紫的肿起来的人头。据小伙计说，这是昨天处决的红胡子的首级。看来，这个小伙计也去看过热闹。

据说，这些人被绑在木桩上时，个个昂首挺胸，泰然自若，等着问斩。这可真是束手待毙。所谓红胡子、土匪，无疑是起源于哥萨克。他们模仿着哥萨克，夺取一块地盘才成了今天的红胡子。

我回到旅店，正躺在火炕上烤得热呼呼的时候，那个小伙计进来告诉我说太太(老板娘)要见我。他说：“我从城里一回来，太太就打听大人的事，当我说了一些您的情况后，她说一定要见见面，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

“是日本人。是一位很亲切的人。”

这样的地方竟有日本人，真是意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小伙计领着我到了账房。在那里有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象大掌柜的模样，泰然地坐在那里。在他前面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穿着中国服装的女人，站了起来迎接我，确实有一派日本女人的风度。她温柔地低着头，满面陪笑地说：“关于您的声望早有风闻，但没有想到您能光临，实在有些失敬。这位是掌柜的李老爷，因为他不懂日本话，请您不必在意。”

早就对我有所风闻，这句话使我感到有些不是滋味。但又抱着要弄清这个女人来历的想法，因此就说：“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地方，还能见到日本妇女，真是出乎意料啊！还有别的日本人吗？”

“只有我一个人，到这里已经有四年了。我叫水野花子，我的丈夫是中国人，叫宋纪，在他的照顾下过日子。这里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不一样，人们都留辫子，因此，不能开理发馆。城里也严格取缔妓馆，因此也不能开。看来，今后在这里也不会有更多的日本人，反正象我这样的人，已经是离家在外了，总想多少积蓄点钱寄回国去，由于想到这些，才坚强地活下来。”

“啊！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哇！”我想。

据说，花子的丈夫是在齐齐哈尔的总号里，这里是属于花子所有。因为只把收入的一成送给老板，所以生活比较富裕，她有时也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去玩，因此，听到了一些有关我的传闻。

花子说：“这里客人并不多。我们接待日本客人，您这还是第一次呢。开旅店是副业，我们的本行是经营运输业，做批发货物的经纪人，幸好这个生意还相当兴隆。倒卖砂金在俄国那边只能秘密进行，但在这里却是公开交易，这才是我们的生意。可是连鉴定的仪器和药剂也没有，所以要相当花费气力。因为这个城市是靠倒卖砂金过日子的，虽然表面上看象很平静，其实并不是那样，有时发生杀人案件，有时也有胡子出没呐。”

在兵营前枭首示众的那些胡子，据说是大约在一个月前，从离这有三十里地的村庄里抓来的。他们都是一些喽啰，没有头目。但这六个人无论怎么用严刑拷打也决不招供，没有一个供出他们的据点和首领的名字的。听说他们是含笑被斩首的。虽说是胡子，但由于他们杀富济贫，很象日本的所谓“义贼”，也可以说是武装了的侠客。连喽啰还这样勇敢，视死如归，仅从这一点，倒很象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这个地方虽说有总督将军率领的军队来维持治安，但其势力范围只是离城一、二百华里方圆之内，其余的大片地区，实际上是

由胡子来治理。听起来也很可笑，据说将军和都统大人在赴任和巡视管辖区域时，也必须暗地里与胡子进行联系，以求其保护。

当问到近来俄国已开始侵入满洲，不知其沿线的情况如何时，花子说：俄国人根本不去打胡子，只是对那些破坏铁路工程、盗窃器材、杀害俄国人的人进行打击。当花子谈及胡子时，语言洋溢着热情，甚至还流露出对他们信赖的感情。这未免要引起我对这个女人的怀疑，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在得不到胡子的保护，连出外旅行都困难的这种地方，做为一个大富商，也是如此吧！可见，花子夫人对胡子深表同情，甚至肯定他们的行为，这也是不足为奇的。恐怕所有有钱有势的中国人，无疑对胡子都抱肯定态度，并且要求得到其保护。这使我不禁想到：这个满洲广阔的土地上的无形君主——胡子，说不定可以寄托某种大的希望呢。我终于体会到，在清朝腐败、堕落到不可救药的今天，只有胡子才是统治中国的现实力量。于是我请花子夫人给我讲述了有关胡子的详细情况，从而得知他们坚守信义，歃血为盟。他们的誓约是：

- 一、泄露机密者斩首；
- 二、反抗命令者斩首；
- 三、通敌者斩首；
- 四、图谋逃跑者斩首；
- 五、欺骗与侮辱弟兄者斩首。

一个头目一般是带领二、三百人到一千人左右，他们划分出彼此的势力范围，并互相保持联系。所以，一经入伙就不能退出。即使有些富豪大户溜过了某一伙胡子的耳目，终究也逃不出另一伙胡子的手掌。

我对胡子有所了解，并对他们寄托了某种期望，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这是幸，还是不幸？反正，以后把我的一生引向了未曾想

象过的方向去的这个有缘份的日子,以及花子这个女人,象命中注定了似的使我永远难以忘记。

到了傍晚时刻,波波夫大尉也回来了。“谢苗诺·伊凡奇!玩的怎么样?真是一个不清洁的城市吧,看到枭首示众的人头没有?中国的文明是落后一个世纪呀!把它开发起来并给予指导,这就是文明国家的义务。中东铁路通车后,若把俄国的文明陆续地输入进来,我相信面貌就会为之一新啊!”

有关和花子的谈话,我一句也没有告诉他。

三、七月十六日的大屠杀

西伯利亚的腹地也迎来了春天。封冻了半年的黑龙江开江了。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到处都可以听见冰排撞击和崩裂的巨大响声,在江面上千姿百态的冰块,崩裂着、翻滚着,顺流而下。这个雄壮的春天进行曲,年复一年,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却给蛰居了一个阴郁冬季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他们三五成群地来到江岸,欢欢喜喜地迎接这春天的来临。我也很喜欢欣赏开江时的壮丽景色,每天都要跑到江沿去两、三次看热闹。波波夫夫人开玩笑地说我象个小孩子。冰排流过之后,就是湍激的浊流打着旋地向前流着。这时,汽船开始通航,小船也开始了摆渡。整个城市立刻苏生了。

一天,我同往常一样坐在江沿的椅子上眺望着对岸,那位经常在路上遇到的中国青年,第一次挨着我坐了下来。

“先生,您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到底是看些什么呢?”

“没有什么一定要看的東西,……不过,在黑龙江上航行的船都挂着俄国旗。挂中国旗的船一个也看不见。这是为什么?真使我感到奇怪。”

“那有什么奇怪的？其实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因为早有禁令，在黑龙江上不准中国船只航行。”

“到底是谁来禁止的呢？”

这时，这位青年用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说：“是俄国人禁止的”，使我很惊讶。后来，在和他的谈话中，知道他是瑗珲聚英栈来出差的伙计，日本话是从太太那里学到的。他说，太太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日本妇女，可以给我介绍介绍，请我务必到那里去玩。在那以后又遇见过他，并且同他一块儿到饭馆里吃过饭。六月二日我决定和他一同去拜访爱珲的花子夫人。

我们先坐上小船过江，在对岸的黑河雇了一辆马车，摇摇晃晃地向瑗珲驶去。黑龙江沿岸的初夏，风光明媚，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盛开着芍药花的田野，真使人眼花缭乱。到处都是花香袭人，芬芳扑鼻。展现在眼前的有如一幅绚丽多采的锦绣。到聚英栈后先和花子寒暄了阔别之情后，花子说，因为老板宋纪正好在家，让我和他见见面。宋纪有三十五、六岁，瘦高个儿，白净脸膛。从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举止沉着的仪表来看，他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饱经风霜的人物。宋纪说：“听说您是住在哥萨克大尉家里，您也是在军界混事儿吧？我们本号设在齐齐哈尔，那里是黑龙江将军的都府所在地，是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加上现在又是中东铁路建设工程的中心，请您务必来作客。”

接着，我们把话题转到中东铁路的事情上，当我向他谈到俄国人的企图时，宋纪轻轻地点着头说：“满洲已经变成俄国人的地方了。铁路一通车，俄国的势力会日益增强，不过这是天命啊！老天爷让俄国来统治满洲，我们不能不顺从天命，俗话说‘逆天者亡’，没法子啊！”

“你怎么说没法子呢！难道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吗？假如俄国

的势力越过满洲到了朝鲜，日本人是不会说没法子的。”

“也许是那样。”宋纪只说了这些就没有再说下去。花子虽是个女人，尚且有自己的见解，而此人却如此之懦弱，的确，令人感到遗憾。但又想到，这也许是中国人的性格，所以后来我们就随便闲聊了。

我刚从瑗瑛回来，正好是北京发生了以端亲王^①为首领的义和团起义，他们杀了外国使臣，驱逐了在华洋人，举起了建立大民国的旗帜。据说，祭旗的是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彬和德国公使。于是各国立即召开会议，以日军为主力马上组成联军，占领了大沽，攻陷了天津，进入北京击败了义和团，解除了对各国公使馆的包围。由于这一事件，执政的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蒙尘西安，以庆亲王为全权代表和各国公使进行谈判。

这个消息传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时，已是七月上旬。但是俄国人和中国人都把它看做是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而没当成一件大事，表现得都很冷静。平时把俄国视为假设敌国，内心蕴藏着愤恨情绪的日本侨民办事处的一帮人，也认为义和团起义只不过是有一小撮野心家所挑起的一场骚乱。当我问到波波夫大尉时，他说：“那个呀，那是个微不足道的骚乱，早已平定了。不致于有那么大的力量波及到所有的地方，特别是遥远的边境更没有事。若是真发生什么骚乱，那些清兵又顶什么用，还不是一击即溃嘛！”看来，他也没当做是一件什么大事。

第二天，我在江沿又见到了聚英栈的那位伙计。他说：“先生，

① 指端郡王载漪。当时他所辖的虎卫军与义和团曾有过联系。他企图以义和团初期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利用义和团。但端郡王并非义和团的首领。——译者

您听说过北京发生骚动的事了吗？到底将来会怎么样呢？”

“不会出什么事情，因为早已平定了”。

“在俄国军界，也有这样的说法吗？”

“有一些风声，但看来没有什么其他说法，起码没有当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看来你倒象有什么见解似的，难道是听到了什么新的消息了吗？”

“没有什么新的，但听说端亲王这个人勇猛、果敢，他似乎和别的亲王不一样。他特别讨厌洋人，想把洋人都赶出去，是一位忧国志士。我认为他决不是失败一次就肯善罢甘休的那种人。骚动一定会扩大的。”从这天起，这个青年的踪影便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消失了。

七月十三日，俄国轮船“米哈依洛夫”号牵引三艘驳船，满载军用物资开往哈尔滨。可是到瑗珲城附近的江岸时，分乘小船的十几名清兵靠近了轮船，枪口都对准轮船，命令停船。由于事情太突然，事先又没有采取任何警戒措施的俄国轮船毫无办法，只好听命停航。同时派船员乘快艇前往对岸的阿吉沃尔村，把这一情况电告布拉戈维申斯克的省厅。这一措施异常奏效：阿穆尔省军事长官，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哥萨克营的五十名士兵，携带四门大炮前赴阿吉沃尔村。又派边境法官带领三十多名骑兵，乘“松花江”号轮船前往瑗珲，向清朝副都统提出抗议。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但民间的谣传却很厉害。说什么开到阿吉沃尔村的军队有一个营啦，在瑗珲有五千清兵沿江摆上大炮严阵以待啦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使得侨居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当时，居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人约有三千人，多数是苦力和食杂行业商人，经营规模较大的商店不过占百分之十多一些。由于他们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听到被夸大的谣传而动摇，这是难免

的。其中有些性急的人，甚至关闭了商店跑到黑河去了。当问及他们为什么要逃走时，则说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看来在中俄之间一定是出了大事啦，邻居的人都跑了，所以我也不能不跑啊。

下午九时许，边境法官一行，乘“松花江”号回来了。但谣传越来越厉害，说是璦琿的谈判已决裂，此后，难民便连夜渡过黑龙江。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到处奔走，不仅向俄国人，也向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打听，可是谁说的话也都找不出确切的根据来。当询问波波夫大尉时，虽然他好象没有当做什么大问题的样子，可是态度不象往常那样明朗。他说：“还不了解实情，但看来是和义和团事件有关。据说是义和团的首领端亲王派了五、六名使者，拿着他的命令到璦琿来讲解起义的宗旨，进行煽动。璦琿的文武官员既不了解世界局势，也不了解俄国的实力，所以，有人认为让俄国停船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伙同红胡子挑起的事端。这种看法可能还是正确的。据说，边境法官向副都统提出了抗议，但由于对方态度暧昧，根本不得要领。即使副都统同意进行镇压，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至于阿穆尔军事长官到底要采取什么对策还不清楚。由于对手是清兵，因此，决不会闹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乱子来。”正在他说这些话时，团部的通讯员走了进来，向大尉传达了留守部队立即出发的命令。这时，哥萨克团恰好开往远处，进行例行的夏季宿营训练，留守在这里的只不过是一个营的兵力。

七月十四日，天已经亮了，可是大尉并没有回来。不过街上还看不到紧张的气氛。商店照常营业，中国的商贩也仍然挑着货担子叫卖。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难民数目越来越多。在过江的小船上，塞满了人和行李，使人感到大有沉船的危险；俄国人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很有趣的在看热闹。到了傍晚，青年男女依然挎着胳膊，在江沿散步，一切都和往常那样热闹，没有任何变化。虽然夜

幕低垂，江风徐徐，但过江的难民，却络绎不绝。

十五日没有大变化，又迎来一个和平的早晨。我很早就跑到街上去搜集情报，因为留守部队只有一部分被派到下游去执行侦察任务，所以兵营的门前，骑着马的士兵仍不断地进进出出。

下午两点钟左右，突然以军事长官的名义公布了禁止渡江的命令。并且，把所有的船只都扣留在俄国江岸一边。渡口处有十几名哥萨克兵在巡逻，在强行驱逐聚集前来的中国难民。在被赶走的中国人当中，有人问哥萨克骑兵：“我们是中国人，要回中国还有什么不对吗？”回答是：“对不对我不知道，反正一个人也不准过江，这是命令。快回街里去！快回街里去！”这时，不仅原有的难民不愿意离开，新来的难民又在陆续增多。他们焦急不安地围拢在渡口周围，茫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不久，担任警戒的哥萨克骑兵拔出军刀，在空中挥舞起来，大声喊道：“快回去！快回去！”就这样把群众驱散了。

吃过晚饭后，我怀着不平静的心情，开始做波波夫夫人给我布置的俄文作文。波波夫夫人也不时地注视着昏暗的窗外，不知为什么她好象有些心绪不宁的样子。下午六点钟，突然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不知是什么东西在附近爆炸了。我和夫人都立即站了起来。这时从外边传来了惊慌的叫喊声，夹杂着尖嗓子女人的叫声和逃跑的脚步声。接着，又相继传来了第二次、第三次……连续不断的爆炸声。随着震撼大地的爆炸声，房子也好象摇晃起来。

我跑到屋外一看，有的人从屋里往外跑，有的却往屋里钻，也有的惊慌失措地叫喊着并盲目地乱跑。作鸟兽散的哥萨克骑兵也乱作一团。

根据我的判断，炮轰是来自黑龙江对岸的中国方面，炮弹集中地落在省厅附近。炮火的洗礼，对市民来说，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吧。

由于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以至人们都不知如何是好。每当爆炸一次,每当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时,人们都是没有好声的乱喊叫,并蒙头转向地到处乱跑。

不久,这方面的十门野炮开了火。与此相呼应的步枪声也象爆炒豆似地响了起来。作为留守部队,采取这种应变措施,还算是得心应手的。这样,双方交火大约达一小时之后,夜幕笼罩下的黑龙江又恢复了不祥的沉默。是中国方面先停止了炮轰,不过,突然停止炮轰,不知是意味着什么,所以,街里的恐怖气氛,越来越厉害。能不能登陆作战呢?不过,据派往中国进行侦察回来的密探报告,还不能认为中国方面已作了这样的准备。这次突如其来的炮轰是过于粗暴的。这件事恰好发生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驻军出外进行夏季宿营的时候。可以看出,中国一定是抓住了这一时机,而有计划地采取了这一行动的。既然如此,大俄罗斯帝国也要使用武力,让腐败的清兵开开眼界,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俄国军队传统上是行动迟缓的,不过,一旦挺起腰板干起来,不彻底实现其计划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市军事长官已向去宿营的部队拍去返回驻地的电报,并且对俄国男性居民,不问老幼都发给了枪支弹药,在留守队长的指挥下部署在江岸,以阻击清兵的登陆。另外,加强了野炮阵地,并向上、下游地区派出了尖兵,侦察敌人的动向。与此同时,突然对侨居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人,开始了大搜捕。不管是商店老板,还是苦力,不管是被俄国人雇来的佣人,还是没被雇佣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从各家抓出来,押送到中国街去。这次的搜捕确实进行得很彻底。不管是哭叫着的小伙计也好,还是在俄国人家里当佣人的也好,都毫无例外的被抓起来,甚至不许他们携带随身用的东西,就这样连拖带推地强行押送到中国街。被俄国哥萨克骑兵、警官、义勇队员围起来的中国侨民约有三千人。除了极少数被雇

主隐藏起来的少年佣人之外，恐怕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一厄运。即使出于雇主的同情而被隐藏起来的人，其实也只限于日本人或韩国人的雇主。所有俄国人都冷酷无情地把自家的佣人撵出门外。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怕侨居的中国人里应外合举行暴动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因此，这一悲剧也许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下午九点多钟，团部波波夫大尉的勤务兵下士施罗夫特来探望大尉夫人。他说：“波波夫大尉可能在明天早上在瑗珲登陆，现在我们的防御很巩固，大部队已从宿营地回来。中国侨民几乎全部都围困在中国街，如有逃跑和潜伏下来的人要当场枪毙，因此很安全。您家的佣人怎么处理了？虽然是少年，但还是中国血统，如果继续留在家，对夫人是有危险的。”夫人按着他的意见，把佣人叫了出来，交给了下士官。夫人对于被下士官抓住手腕哭叫起来的佣人，竟无动于衷，毫无怜悯之意，象是赶跑了一条狗一样。对夫人这种冷酷的表情，我从心里感到难过。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抱着臂膀呆呆地坐了下来。佣人的哭叫声逐渐消失在夜幕之中。

这时，侨居的日本人机警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除了青年男子以外，全部都集中到日本人墓地去避难。该地在市区的北部，在中国的炮火射程之外。俄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仍很好，因为无论在报纸上，还是在官方文告中，都赞扬了日军在北京作战的勇敢，与联军配合得很好。因此，对向墓地运送食物的日本人破例地给予了优待，丝毫未加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些日本人，在胸前戴上了红十字徽章，申请到俄国野战医院去服务。尽管说日俄之间的关系这样良好，但日本人绝没有憎恨或虐待中国人的。刚开始搜捕中国人，日本人就好象事先经过商量似的，想方设法地把自家的中国佣人，藏在天棚上、床铺下、地窖里，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因此，被日本人雇佣的中国人，竟没有一个被杀害的。

从下午两点禁止渡江起,至开始搜捕中国人为止,仅有五个小时。这对于慢吞吞的俄国人来讲,却是一次令人惊讶的闪电式的行动。相形之下,中国方面那种漫不经心的作风,又是多么幼稚可笑啊!他们的这种沉着,并不是有信心的表现,只不过是一种毫无组织、毫无计划、毫无头脑的轻举妄动而已。中国方面只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炮轰就沉默下来,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在中国小军阀的冲突上,也许用一个小时的炮轰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即可使对方丧魂落魄,再经过暂时的沉默之后,一经交涉就可以使对方慑服,甚至举起白旗来也未可知。但这次的对手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其目标又是要征服远东的军事据点,这样做岂不是一项过于愚蠢的儿戏吗?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中国三千同胞,竟遭到惨绝人寰的杀害,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畔。不分男女老幼惨遭屠戮的尸体,象木筏一样漂浮在黑龙江的浊流之中。滚滚的黑龙江吞噬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人类的最大悲剧。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行!

第二天,我通过参加过这次大屠杀回来的一个熟悉的俄国人,嘴唇直哆嗦地讲述着当时的情景,获悉了屠杀时的一切经过。我一定要把这一切情景都写出来,以告慰无辜遭受屠杀,含怨死去的三千中国人的英灵。也可以说,争霸亚洲的大规模的血斗史,就从这一天起揭开了它的序幕。

四、参加大屠杀的义勇队员的自白

下午七点刚过,下达了所有能作战的男人都要出动的命令。我也领到一支枪,被派往中国街担任警戒任务。在路上,看到被押走了的中国人。真是彻底,连个很小的孩子也都抓走了。大概您也

都看见了吧！我并不感到他们可怜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毫无道理向我们炮轰的中国人嘛。与其说是可怜倒不如说很想瞧一瞧他们的狼狈相呢！押送到中国街上的中国人之多是令人吃惊的，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据说共有三千人的样子。由于是突然把这么多的人拘压在一起，它的混乱程度是无法形容的。夜渐渐深了，不但没有释放他们，反倒更加强了戒备。这些人只穿着被捕时的衣服，这是无法在路上过夜的，所以孩子的哭叫声、老人的怨恨声、年青力壮的小伙子的吵吵嚷嚷声混成一片。正在这时，谣言又传出来了，有些惶恐不安的人打算冲破警戒线逃走，与骑兵、义勇队员争吵起来。当军队一开枪镇压便有人叫喊：“你们看开始下毒手啦！逃命啊！”刹时间，有争先恐后拥向路旁的胡同里去的，有砸开商店大门往里钻的，混乱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到了午夜，不仅吵闹得更厉害，并且从各处传来了枪声和吆喝的声音。因为俄军早已下令，对逃跑者可以格杀勿论，也许是有些人当场被枪毙了吧？仅我亲眼见到的尸体就有五、六十具，而且大多数是年轻的男子。

这时，中国没有炮轰，谁都很奇怪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不知中国是否会再搞什么名堂，所以心中惴惴不安，精神显得很紧张。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全团已开赴夏季宿营地，要返回驻地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如果在这期间出现什么乱子，我们的性命就都危险了。义勇队员们都在议论：把这么多人围困在中国街里，没有吃的，也没有铺盖，连个睡的地方都没有，可怎么办呢？还有的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给他们留一条命，饿个两、三天不也够便宜的了。我也是那样想的。

人们继续吵闹着，好不容易到了天放亮的时候。有一名军官带着五、六个骑兵冲进骚乱的人群当中。他大声喊道：俄国要讨伐清

国的混账胡子，你们这些良民呆在这里很危险，所以要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去避难，等讨伐结束后，再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不过，一定要听从我们的命令，如有反抗或逃跑的，就当场枪毙！现在就到避难的地方去，跟我来。人们七嘴八舌地一个劲儿乱嚷之后，才排起杂乱的队伍向前走。真是一群乌合之众啊！当时的情景，如今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多数是社会下层的群众，因为突然被捕，衣着十分褴褛，当然也有几个衣着体面的商人，但大部分都象叫花子和苦力那样，蓬头垢面的，人人都显得十分疲倦与恐惧的样子，只有两只眼睛，还炯炯有神。真是一支混乱的队伍啊。他们是在骑兵和义勇队员的刀光剑影的逼迫下走的。宣布避难命令的那位军官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头也不回地牵着马，领着队伍缓慢地走着。

可是又有谁曾想到这些人都正在走向刑场呢？别说是义勇队员，恐怕连士兵也不一定全知道，我想即使是上帝也不会先知道吧。在事后回想起来，那长长的怪物似的队伍，就象在梦里看见的一群幽灵似的，经常在我眼前浮现。那真是一支可怕队伍呀！

我们跟着走的这一队，到诺威布拉戈维申斯克^①停了下来；据说另一支队伍是往结雅河沿岸去的。到达江岸时，东方的朝霞把黑龙江的流水，映照得一片血红。真的，这也是事后回想起来的。由于看到江水象血一样，真有些毛骨悚然。一到那里，马上把人聚集到江沿，并命令要肃静。接着荷枪实弹的士兵把他们包围了起来……。说起包围，可却空出朝向江岸的一面，然后逐渐地缩小包围圈。不用说军官则驱马进行指挥，一面挥舞着军刀，一面怒吼着：“不服从命令的家伙，立即杀掉。”这一来，可乱成一团啦。其实

^① 即新海兰泡——译者

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服从不服从命令。手持刀枪的骑兵，一面吼叫“向后退！向后退！”一面缩小包围。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顷刻间，都象疯了似的嚎叫着，有的硬着头皮往人群里钻，也有的踩倒了妇女和孩子想逃命。可是骑兵们一边纵马乱踩，一边用刺刀捅。接着开始了扫射，喊声、枪声、哭泣声、怒吼声混成一片。人们从江岸上雪崩似地被推进了滚滚的浊流之中。那犹如地狱般的惨剧，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虽说分成了两队，但要一下子杀死将近两千人谈何容易。被杀的人，为了活命，千方百计地想逃走，他们不顾一切地搏斗啊、逃跑啊、祷告啊、躲藏啊。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都处于歇斯里的状态，说象个疯子好呢？还是说象个魔鬼更恰当些呢？在这个世界上，竟能看到这种情景，如今回想起来，还象作一场险恶的梦。假如，被杀的人都是男子汉，也许不至于那样凄惨。那些抱着孩子打算逃跑的母亲，象一个芋头似的被刺死，丢下的孩子被踏成肉饼；被马蹄子踩坏了头颅的少年和象火烧了一样连哭带叫的小家伙，都用枪托打死。把口口声声喊先生、先生，跟在后面乞求饶命的孩子，也一脚踢倒，扔进了江里。有良心的人，怎么能干出这种惨无人道的勾当来呢？看来好象是不可理解，其实，那时，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良心，已变成了一群野兽。当他们用枪托砸碎正在哭叫的孩子的头颅时，他们也就把自己的良心砸碎了。

处理善后，由于是借着刚杀完人的那股疯狂劲儿，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收拾完毕。说是尸体堆积如山，其实，大部分还是处于半死半活状态，有的还在一口口地往外吐血，有的被打破的头颅还在向外滴血，还有的在一边呻吟，一边喊叫地蠕动着挣扎着要爬起来。当把这些人一个个都扔进江里之后，在死尸堆里，发现了几个没有中弹还活着的人。这些家伙有的被用枪托打死扔进江里，有的被扯着衣领活活地踢进了江里……。一个苏醒过来要逃跑的家伙，

被我发现,我也马上给了他一下子,士兵后来也把他给收拾了。我总也忘不了的是,当我刺杀他的时候,他那对瞪得象要冒出来的眼睛,和那张开的血盆大嘴。当江岸上全都收拾完时,这些半死半活的人组成的人筏被黑龙江水卷走之后,江岸上除留下一片厚厚的血泊外,到处都是踩得乱七八糟的鞋子、帽子、手提包和零碎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站在那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声不响。当我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状态之后,在自己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这一切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

军官高声发出了集合令后,我们列队沿着静悄悄的江岸向回走。在路上,没有一个人开口,我却在默默地想:假如我们不杀掉这些中国人,我们就会被他们杀掉。如果是那样,他们就不会是痛痛快快地杀了完事的。他们一定要把我们折磨个够才弄死,女人也一定会遭到奸污,而我们并没有干那种罪上加罪的坏事。我想为了减轻自己沉重的精神负担,每个人只能这样想吧?的确这样一想,心里就感到了轻松好受多了。在这些被杀的人里,一定会有几百名中国胡子混在里边。团部的人说,从中国人乘全团去夏季宿营之机而动手这一点来看,可以证明这是一次相当有计划的进攻。因此,我们有必要当机立断,作出反应。如果不这样,就将要有比这次屠杀还要厉害的大屠杀降临到我们俄国人的头上。

假如对中国人的这种轻举妄动置之不理,那不知还要惹出多少这样荒唐的事件来。我认为为了使中国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即使多少流点血也是值得的。何况把中国变成一个文明国家,乃是先进的文明国家的义务和权利。你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了这种理想,即使采取这种血的惩罚,也是能得到上帝的饶恕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被派去拿枪协助干这件事,难道不正是上帝的旨意吗?因为我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所以感到轻松了不少。今

后中国到底会采取什么措施，还会干出什么事来还不知道。不过，我需要好好地让身体和神经休息一下。

五、大屠杀在继续

七月十六日，侨居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三千中国人，不问男女老幼，甚至连小孩儿，都遭到杀戮，被葬身于黑龙江之中。使我意识到降临的事情终究是不可避免的。直到前几天，还是那样平静的俄中边境，有谁能预料到会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呢？难道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还如此艰难，甚至还孕藏着危机吗？作为一隅孤岛的日本的命运，恐怕也不能由于今天过着和平生活，而过于自信将来也会过着和平生活吧！以这次大屠杀为开端，在满洲一定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俄国人将会得意忘形地将其侵略的矛头指向南方，企图实现其横跨欧亚大陆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美梦。看来，不久哥萨克的铁蹄无疑也将踏上朝鲜半岛。

从这一天起，我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地搜集情报，决心一定要弄到俄国侵略满洲的计划，及其具体情况向祖国送交第一份情报。为此，我想到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需要立刻离开此地回国，于是把身边的东西整理好，把那些有可能引人怀疑而招致麻烦的东西全部毁掉，把那些重要的东西藏在身上。

下午，波波夫夫人看到市里已恢复了平静，就去团部打听大尉的消息，得知“市里绝对安全，中国人绝对没有入侵的可能。波波夫大尉目前已占领瑗琿，正在继续扫荡中。请放心地等待他凯旋归来吧。”她听到这些就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夫人在回来的路上，挎着篮子买回来一些食品。因为不仅家里的仆人已被杀死，连中

国侨民经营的食杂业行商,也都被全部杀光,所以,市内各家主妇,都必须自己上街去采购食品。饮用水也同样,过去是由中国人运送与供应的。当然,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从这时开始就感到很不方便,可是,这对于慢性子的俄国人来讲,并算不了什么。各家主妇反倒不在乎地代替了女仆,主人变成了男佣人,他们互相开着玩笑地生活着。

黑龙江岸边的戒备更加森严,从夏季宿营地回来的骑兵团部署在这里。不仅如此,还从外地陆续调进了全副武装的增援部队。七月二十一日,一百五十名哥萨克士兵,从结雅河口上船,开往维尔夫涅布拉戈维申斯克^①,企图从该地向对岸的中国领土登陆。对岸也沿黑龙江边集结了大量的清兵,可见中国方面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军事行动,但却没有任何阻止的迹象。俄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对岸渡口,并向前推进。清兵在俄军登陆时,并未进行任何抵抗而退却。不过,尽管清军无能,可是部署在村边上的较有战斗力的部队,仍然进行了坚决抵抗,结果双方互有伤亡。这一抵抗出乎意料地顽强,致使俄军怕牺牲而不敢冒然向前推进。双方在相隔三百米处互相对峙着,继而展开了肉搏战,一直持续到八月二日为止。

俄国从东西两面向布拉戈维申斯克集结了大部队,防守越来越严密,并做好了主动攻占中国边境城镇的战斗布署。至当日为止,集结于该市的兵力情况如下:

东部西伯利亚第一营
炮兵一营(隶属不明)
尼古拉斯克第五营
斯特利金斯克营
哥萨克第三营

共计四千人。

^① 原文如此,当系新布拉戈维申斯克之误。——译者

与此同时，调运来的武器弹药和军粮的数量也很惊人，黑龙江岸的码头上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假如仅仅是为了防守，是不需要准备这么多的军需物资的，很明显，俄国是要趁这次大屠杀的机会入侵北满，这已成为定局。

在新建立的司令部里，又雇用了加入俄籍的韩国人，让他们穿上中国服装，带上假辫子，派到清方去做宣传。

“现在有五十万俄军已开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如果清兵企图反抗，将会遭到和上个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一样的命运。”

这种宣传颇为奏效，清方的士兵开始乘夜逃走，由于上级不坚决贯彻作战的命令，结果使士兵英雄无用武之地，部队成了七零八落的散兵游勇，不久从黑河沿岸一带消失了踪迹。就这样，俄军毫不费力地攻占了码头，焚毁了村镇，杀死了没来得及逃走的所有居民。

如上所述，由于清兵的不抵抗和腐败无能的情况，致使俄军立即做出应积极而彻底地扫荡俄清边境地区的决定。八月二日，军事长官格里布斯基亲自出任分队长，率领二千名士兵，携六门大炮，分乘三艘轮船和六艘驳船（货船），在全付武装的赛兰克号等两艘军舰掩护下，午夜零点从结雅河口启航向新布拉戈维申斯克渡口航行。不管动作怎样迟缓的清兵，也要吸取七月二十一日俄军攻占渡口时，由于放走了俄军的渡江船队而受到严重损失的教训。这次从对岸用步枪进行了猛烈的阻击。可是时值黑夜，俄军几乎在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于八月三日早三点左右，顺利地在黑河镇登陆，几乎没有见到一个清兵的影子，就控制了全城。俄军放火烧城后，照例将那些未来得及逃走的居民杀死，并扔进火堆里。于是俄军又趁胜包围了瑗瑛城。对城内所有角落进行了搜查之后，也将这里未及逃走的居民全部杀光，放火烧了全城。那些获悉

俄军要登陆的官员们，早于数日前就逃走了，军队则认为抵抗不住撤退了，市民中的一些富户，也携带着细软财物逃往外地。可是三万人口中的大多数，直到黑河镇被焚烧之前，还仍然留在市街里。与其说是市街里，勿宁说是留在各自的家中。当他们听到黑河镇被烧光，未及逃难的居民全被俄军屠杀的消息之后，就匆匆忙忙逃难，因此，当时的混乱情景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由于黑龙江沿岸都沦于俄军铁蹄践踏之下，所以居民除向南逃亡之外，别无其他活路。通往齐齐哈尔的公路，就必然成为唯一的出路。两万几千人的难民象蚂蚁搬家似的带着自己的东西一齐拥上了这条公路。他们的行动相当迟缓，当一多半人还在附近的路上徘徊吵嚷的时候，俄军已进城放起大火。在枪声、喊叫声和滚滚浓烟之中，摆开了大屠杀的修罗场^①。

俄军不仅把城里的居民一个不留地杀光，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跟踪追击。在清兵早已无影无踪的情况下，对这些手无寸铁的难民们开枪扫射，是无法忍受的。其惨状并不亚于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黑河镇所进行的屠杀。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只不过用二十分钟，就屠杀了三千人，并且把没死的人也扔进江里，使葬身于鱼腹之中。但在瑗珲的屠杀并不那样得心应手，因为是对逃往齐齐哈尔去的长长的难民队伍进行扫射，便使他们纷纷离开大道，而隐藏到草丛和沼泽中去。他们浸在水泡子里弄得满身泥浆流着血在那里呻吟着。这种凄惨的情景，更令人惨不忍睹。布拉戈维申斯克对岸的城镇和村庄，就这样被俄军全部焚毁，当地居民也都惨遭杀戮。俄国人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俄国边境的安全，迫使清政府放弃在黑龙江沿岸建设城镇；同时，使其晓得凡向俄人挑衅者，就会遭

^① 修罗为梵语。这里指血雨腥风的战场的悲惨情景。——译者。

到如此大祸。就在瑗珲城被焚毁的当天，以军事长官格利布斯基的名义公布了以《警告清国人》为题的布告，其内容如下：

俄属西伯利亚与满洲接壤，历来彼此和平相处以至今日，与尔等居民之利莫大焉。然自上月以来，尔等居民寡廉耻，鲜远见，竟敢袭击布拉戈维申斯克及俄国之臣民。此乃置大俄罗斯帝国之领土、民族与兵备于不顾之轻率行为，故惩罚即降临于尔等之身也。瑗珲及黑龙江沿岸诸村镇既敢冒犯俄国之诸村镇，理应予以焚毁，尔等之兵旅理应予以杀戮，黑龙江水始为满洲人之尸体所污染焉。

尔后，凡属满洲人均不准重返黑龙江沿岸各村屯。未遭兵火之村镇居民，则可安然来归。俄军将保护尔等之城乡。但尔等应向我保证，即不对我动干戈，不危害于俄军及我从事铁路工程之员工。若如此，我官兵对尔等则秋毫勿犯，一指不染。尔等将一如既往，安居斯土，休养生息。

不问何人，如有向我方开炮或射击等情，则尔等灾难即将临头。其城市或村镇将被焚毁，不许一人生存，勿谓言之不预也。今且有一言相告，尔等可一如既往，安于斯土，和平生活，劳动经商可也。

大俄罗斯皇帝陛下，夙爱顺民，尔等切勿为他人之教唆而迷惑，凡怂恿与我交战者，实为尔等之敌，由此而导致之恶果，唯毁灭与死亡耳。望铭记之。

除上述通告者外，尔等若图不轨，则必将灾难临头。

特此布告一体周知。

军事长官兼黑龙江军事总监

陆军中将 格利布斯基

参 谋 萨莫依洛夫

尽管公布了上述布告，但中国人并未回来。恐怕这是由于俄国突如其来地屠杀无辜的居民，而对其诺言不相信的缘故吧！直到那一年的十月，该市的主妇们，仍不得不提着篮子，自己去市里购买日用品。

虽然黑龙江沿岸的中国城镇尽被焚毁，甚至连一个小孩也不留，可算斩尽杀绝了。可是俄军并没有就此停止侵略行动。不久，俄军便把入侵满洲的通道指向齐齐哈尔城，并于该地敷设军用铁路，与阿穆尔水运相联结，开始运送军用物资和铁路建筑材料。

如今，瑗珲城已变成一片废墟和瓦砾，成了埋葬被屠杀的居民尸骨的场所。

这不禁使我想起来聚英栈的女将花子，是否已逃脱？其丈夫宋纪和掌柜的李老爷又如何……。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为之感慨万分。

我把要报告的情报，简单扼要地加以整理并带在身上。我想已经到了不能坐视俄军长驱直入满洲的时候了，想到不久就要同这个城市告别，我就偷偷地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

六、偷渡者

八月十日我到日本侨民办事处去，见到了一封电报，电文是“速归”。虽无发报人姓名，但发报地址是海参威，我一切就都明白了。我对书记说，因为这是从家里来的电报，所以，无论如何请给我办理一下乘船的手续。但据他说，现在所有的船只都已被俄军征用，除有关军事人员以外，都不准搭乘。看样子用通常的办法是不可能搭上船了。我从办事处出来走不远，忽然发现有人跟踪，当我停下脚步，转身看时，那个男人也停下来装作看路旁的商店橱窗似

的毫不介意的样子。他不是俄国人，从外貌看，一时还认不出究竟是犹太人、希腊人还是德国人。我也装出并未察觉的样子加快了脚步回到大尉家。一进我的房间，就考虑怎样才能找到回海参崴的特别办法。人们遇到这种情况时，思路往往是很相似的。我模仿着日本女佣人向主人请假时常用的一些借口，对波波夫大尉夫人说：“今天收到家里的电报，说是母亲病危。现在我很为难，正在大尉出征期间要回国，的确太抱歉啦。可是我母亲已年逾七十，久别不见，很想在她生前见一面，请原谅我的放肆。”

波波夫夫人不象往常那样说说笑笑，她庄重地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说：“这真是件痛心的事啊！必须早点回去照顾老母亲才好，上帝也会体谅你思念母亲的心情，一定能保佑你在旅途上一路顺风。我们这里请你放心。待母亲病愈还可以再来作客嘛！”夫人想了一会儿，为了替我联系搭船的事便到团部想办法去了。不知她用什么办法求人帮忙，过了一个多小时回来高兴地说：“成啦！成啦！谢苗诺·伊凡奇，请你高兴吧！今晚十点钟桥梁部队装运器材的阿历克塞耶夫号，要启程去伯力。不过不能公开搭乘，你如果同意的话，就进到船舱里偷渡，他们能给予关照的，你看怎么样？”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吻了夫人的手。

“我正祈祷在俄国的神保佑你哪！能在你母亲健在时，让你到家。”夫人满意地说完这些话后，就又回到团部去了。经过夫人的努力，搭船的一切手续都办理就绪了。她告诉我：上船后要绝对服从船长的命令，还嘱咐由下士斯洛夫卡带领我上船。

下午九点钟，我吻了夫人的手，并向她告别，快步地走向黑暗的码头。按约定的时间斯洛夫卡已在那里等候带领我上了船并把我介绍给船长。船长说：“船底舱的马料库就是你的座席。在那里可能要受些委屈，因为不准公开搭船，所以别无办法。如果跑到甲

板上被哨兵发现就麻烦了。因此，在到达米哈依尔谢苗诺夫斯基之前，千万不要出来乱窜。”

我说：“谢谢您，这样就有希望在母亲活着时到家了。请您转告夫人，我已平安地上船了。”斯洛夫卡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水手，说是遵照船长的指示，把我领到了船底的仓库里。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真是个马料仓库，里边是一个又黑暗又闷热令人作呕的筒仓。我小心翼翼地摸着扶梯走下去，里边全是散装的油麦。水手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么宽敞的仓库都是你的座席，你可以好好地睡一觉！”我向他手里塞了一些钱，嘱咐他在吃饭和喝茶的时候，能准时给我送些开水来。当水手走上甲板，巴嗒一声盖上了出口的铁盖时，我心里的确有些不是滋味。舱里是黑洞洞的，向四周摸，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油麦。我违反禁令点燃了蜡烛一看，除了上甲板的扶梯下边有些空隙外，都装满了油麦，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把身边的油麦摊平，卷起毛毯当枕头，躺下来吹熄了蜡烛。

过了午夜，船才启航开往下游。我起来又点燃蜡烛找厕所，但没有找到，连个便盆都没有。我只好象小猫似的随便在油麦堆背后找一地方，便后又用油麦给盖上了。

从睡梦中醒来，看见从船壁的圆窗射进了阳光。我无比高兴地走到窗边坐下来，擦去玻璃上的灰尘，眺望着对面的江岸，可是始终没有看到已被俄军烧毁的村镇。映入眼帘的尽是一丛丛红艳艳的芍药花和一片片象雪原似的野蔷薇花。我想尽办法要打开窗户，想放进一些凉爽的江风，可是窗上的挂钩生了锈打不开。在这时，我突然觉得背后好象有人似的，回头一看，从油麦堆后边钻出一个年轻的男人，他面带笑容向我走来。我看了看天棚上的出口盖子并没有揭开。当我要站起来时，他打手势让我坐下并且说：

“日本人请原谅。惊动您了，我不是有意吓唬您的，请您原谅！”

“您是什么人？”我问他。

“我是德国人，不是坏人。请您听我说：我是三年前来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德国人。日本人的内情也大体知道一些。我察觉到你和别的日本人不一样，象是抱着什么目的而来。昨天您接到一封从海参崴来的加急电报吧，这些天来我也想要去伯力，可是毫无办法。我想给你来了加急电报，可能要开始什么新的活动，你一定急于要回到海参崴去，因此，我昨天跟踪了你。后来，当我知道你将要到伯力去的消息后，便跟在你的后面混了进来。……我是一个精密机械商人，请放心，我不是要伤害您和妨碍您的工作而来的。麻烦您在到达伯力之前，请把我隐藏下来，相信我日后会有报答您的那一天。”

“好！知道了你的为人，你我都是外国人，都很辛苦。在这里把你出卖给船员，也没有什么好处，你好好藏着不要被船员发现就行啦。”

上午七点，昨天那个水手提着装着热水的铁桶下来了。当我请他打开窗户时，他用粗壮的手捏挂钩，铁锈沙沙地落下来，终于打开了。一股凉爽的江风，毫不吝啬地吹了进来，我敞开鲁巴斯卡的前襟^①吹干了身上的汗水。这时，那爽快舒适的感觉真使我永生难忘。水手根本不知道在我背后还有一个偷渡的德国人。他跟我胡扯了一阵流浪到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日本女人的长相好坏之类的闲话之后，就回到甲板上去了。水手一走，德国人也出来了。他对我说：我有两瓶俄得克，能否换点面包吃？我送给他面包和茶水，两个人就一边吃，一边用不熟练的俄语唠了起来。谈的内容主

① 一种由肩上开口的俄式套衫上衣——rubashka——译者

要是七月十六日的事件。这个德国人说的俄语里还夹杂着德语，使我听起来很费劲。

下午六点，水手又送来了开水。他说：“明天傍晚才能到米哈依尔谢苗诺夫斯基。在那里要把全部货物装到开往哈尔滨的船上，哨兵也改乘那只船。我们的船是空着去伯力。到那时你也可以随便了……你借给我六十戈比可不可以？明天晚间一定还给你”。看来，他是要赌钱去。他从我手里拿到钱后，就高兴地回到甲板上去了。十三日午前四点钟，水手在黑暗中叫醒了我。告诉我说已经到米哈依尔谢苗诺夫斯基了。据说，傍晚前船不能启航，所以，船员们都到村上玩去了。

水手走开后，德国人又爬了出来。他说“谢谢您日本人，谢谢。受到您的关照才安全地到达这里。谢谢，日后一定报答您。”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后，轻快地登上了扶梯，伸出头往甲板上窥探了一下以后，就上了甲板，再也不知去向了。

我边喝茶，边靠在圆窗边，透过微弱的晨光眺望着江岸。过了三个多小时德国人也没有回来。下午七点启航时，全船都是空荡荡的，只有二十多名船员。从此我也无所顾忌地到甲板上找了个座位。那个德国人始终没有回来。

海 沅 臚 瀆 (选录)

苏 鹏

编者按：这份资料选自苏鹏（凤初）所著《海沅臚瀆》全文，共四部分：《柳溪忆语》是苏鹏在辛亥前后革命活动的回忆录，其中如军国民教育会在日本和上海的组织活动、密谋暗杀西太后、王之春事件以及1906年长沙公葬陈天华等革命活动，均可供研究参考；《诗词》部分，多涉及当时的著名革命家和革命史实，可作为《忆语》的补充；《陈天华传》和《周叔川传》保存了这两位革命先驱者的一些事迹，对研究清末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本书于1948年冬曾由湖南新化文化书局石印，传世较少。今由苏仲湘同志选录、整理刊出。

一、柳溪忆语

民十二年癸亥以还，予主席湖南省议会。时李君抱一主《大公报》笔政，凡开会，必来记者席上，觐领言路。暇辄休息于予室，相与纵谈得失。因语予曰：“革命过程中，必多可供报料者，吾子盍将当年事迹，纪述要略，以明真象，而昭来许。”乃徇其请，而成忆语如下：

逊清癸卯、甲辰（1903—1904年）间，予游学日京^①。适日、俄交

^① 据苏鹏《柳溪遯叟自仟记》自载：“岁壬寅（1902年），随邵阳蔡松坡东赴日本，志愿学陆军，驻日清公使不许，恐自费生言革命也。乃改入弘文学院学师范，又兼治理化学。”

战于我满、蒙之野，留东同人，组织义勇队，欲效命疆场，冀以敌俄人，而有以箝日人之口。主之者为黄君瑾午后更名克强。每星期三、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分赴京桥区及各体育场，实弹射击，练习枪法。每次各自备弹费三十钱即日钞三角。意气激昂，精神发越。无何，为清、日两政府协谋所解散，群情愤甚，遂改为秘密结社。效俄虚无党之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本部设东京，由黄瑾午，杨笃生、陈天华湘人、刘禹人鄂人、蒯若木皖人、何海樵苏人、王伟丞浙人、张溥泉冀人、广东胡君^①与予等主之。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子民、吴稚晖、章行严、刘申叔即师培、赵百先、吴樾、徐锡麟、于右任、林长民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后吴樾之在天津狙击出洋五大臣，恐其假立宪之名，阻碍种族革命也，徐锡麟之在安徽刺杀巡抚恩铭，皆军国民教育会实施之政策也。当此之时，孙中山先生组合南部会党，与留学界为桴鼓之应。自瑾午返国到湘，栖身教育界，在明德中学教课，暗结会党起义，在浏阳、醴陵发难，失败，马福益死之。瑾午间关出走脱险，再赴日本，与中山先生合作，组设同盟会，而革命势力遂有一日千里之势。

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则主要所需之武器，为炸药与炸弹。于是实行学习制造炸药，由杨笃生与予，及江苏何海樵、广东胡君、江西汤君均忘其名五人，离开东京，到横滨密租一屋为场所。初次聘广东李翁教习。据称曾在江南制造厂掌理制造火药，所教者不过中国旧出版物化学大成书中一些成法，旋即辞退。乃向日本化学书籍中搜集制药之法。计能制成之药为：硝酸银中国旧名雷银，性最危险、硝酸水银名雷汞，为弹药之发火药、棉花药即普通无烟药、褐色药即普通之有烟火药、黄色药、二硝基偏利斯利尼等品。

^① 据王辅宜《关于军国民教育会》一文，此人当为胡晴崖。

时日、俄交战，日本所盛称者，为一种下濑炸药，乃下濑博士所发明。因其爆发力强，而甚安全，便于装制与搬运也。求其法不得，予与笃生两人广买日本历年所出版之化学什志、药学什志，以关于国防秘密，终无所获。现此种什志书尚存家中，民国改元，虽遭败兵两度之抄劫，尚少散佚也。在横滨所租之制造室，本在临海山腰处，为避免耳目计也。时该埠适闹鼠疫，警察大举防治，当按户清检。同人等大恐，乃将所制成之炸药，用瓦缸盛水，倾药于水中。药为粉末状，轻浮水面，以玻璃管向水中搅和，使之混沉水中，便于倾弃。不幸砰然一声而爆发矣。棹案震脱小半边，楼板冲毁数块。予与笃生之眼同被炸伤。幸缸为敞口，力不横发，不然殆矣。予两人在神田区眼科医院诊治，经一月有余，未告失明，亦云幸矣。此项制药之法，经笃生编辑，成书数十页。后归沪上，寓英租界余庆里第八号，因万福华刺王之春一案，机关被破，同人等之行李均被英巡捕房搜去，此书亦同丧失，惜哉！

军国民教育会本部同人以制药事业颇堪应用，乃开会研究对象。时西太后那拉氏垂帘听政，其所措施，无非摧毁新政，杀戮新党，酿成拳党之变，致八国联军入京之惨，且宣言宁以国家送之友邦，不可失诸奴隶之语，遂以谋刺那拉氏为第一对象。议既定，予等乃向燕京出发。同行者为杨笃生、张溥泉，何海樵，周来苏诸君，颇有荆卿入秦之慨。惟易水送行有燕太子丹，予等为秘密行动，悄然成行，斯为异也。初到天津，租一屋为根据地，将药料、铁弹、电线、电器购就。部署既定，相偕晋京，于草头胡同租一屋，探听那拉氏行动。氏居颐和园，乃于西直门与颐和园之间，在途中埋窖地雷。因其出入警蹕，人不能近前。别于地雷上装置电线，人隐芦苇中，以司发火。不料渠深居简出，吾辈蛰居都门，伺候阅五月，氏尚无还宫之意。吾辈辛苦相筹，东挪西借之旅费已告罄矣！不得已，议再返

东京。检点行篋，而予致家中之遗书灿然存在。当予入燕之时，先寄书家中，托言往台湾考察，而暗藏一绝命书，将此次入燕，为种族复九世之仇，为国家谋改革之路，牺牲个人，为国族求幸福，义无反顾，理无生还等语，重温一遍，笑曰：吾负汝矣！乃毁之。

予等同居京津数月，金尽裘敝，计无所施，同回东京。适黄瑾午^兴在湖南联络浏阳，醴陵会党谋起义，专人赴日本组织，嘱予前往运动湘籍陆军留学生归国，主持军政。时士官学生之毕业者，湖南仅蔡松坡，周仲玉、张孝準、刘介藩四人。以次各班因日、俄交战，不能入士官，皆留滞各联队中。除松坡等正式毕业，相约归国以外，有程颂云，陈伟丞等亦皆愿归。及抵沪上，而浏阳起义之事失败，会党首领马福益死之。湘抚捕黄瑾午甚急，黄由明德学校逃入北正街圣公会，化装出走，闯关冒险，逃至上海。时湘中志士由湘逃至者，与由日本组织归国者麋集上海，乃于英租界大马路旁之余庆里第八号，租设启明译书局。群居于此，铩羽少休，徐图再动。当时有万福华刺王之春一案发生，因章行严士钊探狱，一语不慎，致将启明译书局之机关被破。除杨笃生由予暗示，临时逃脱外，被捕者为予与周来苏、黄瑾午、薛大可、徐佛苏、张溥泉、章陶严、郭葆生及郭随员汤、彭两君。清廷向英人极力交涉引渡，盖思一网打尽也。

予等同被拘留于英巡捕房新衙门中^{在英大马路，老捕房在四马路}，最危者为黄瑾午。同人皆惴惴不安，因其新自湘中逃出，清廷悬五千元缉拿。幸郭葆生为现任江西巡防统领郭为江南候补道，曩抚夏时奏调充此职，到沪采办军火服装。此次访友来此，误被捕；又与现任上海道袁海观为姻娅。仅拘留三日，经袁解释，证明释出。瑾午谎称为葆生随员，一同释出。同人等如释重负，各人自身安危利害，则非所计也。经海内外同志如日本东京、广东、上海、南京、湖南各省，捐汇数千金，延聘中西律师四人为之辩护。审讯六七次，经时二月

余,方始释放。惟周来苏身怀手枪,犯租界妨害治安罪,判监禁一年零三个月;万福华判禁十年。骈肩押入西牢,而与年前犯著书排满之邹容川人、章炳麟即太炎为伍矣!当时在上海为吾辈周章者,有杨笃生、刘申叔、林长民林宗素女士之兄、蔡子民、于右任诸君也。予等在狱,不过丧失自由,忍寒耐饥,而在外奔走者,则心力交瘁矣!出后相见,惊喜交并,有啼笑皆非之慨。

万福华刺王之春一案发生后,外间莫名真象,咸疑王之春不过卸职巡抚,今以在野之身,何值一击?不知此中有一出内幕,并予等此次在铁窗饱尝风味,亦多可称可叹之资料,故再述之。王之春为衡阳人,曾任安徽巡抚,又充出使俄国大臣。当时尼古利亚为太子,与王之春善,王著有《柔远记》一书。日、俄战时,尼已承袭为俄皇。王之春不甘澹泊,在沪倡联俄拒日之议。留学界同人,以日、俄为一丘之貉,有何可联?且逆料战事,日必胜俄,倘联俄之说果成,将来战争结果,日本以战胜之势,对我有大不利者。欲打破联俄之局,非去王之春不可。遂谋刺王之春,作釜底抽薪之计。议既定,乃假吴公子某名义吴颇负时誉,与陈伯严等当时称为三公子。其父亦清抚,与王之春为至交,宴王之春于英租界四马路一枝春番菜馆。推两人携手枪,执行刺杀,楼上有某君在宴客厅下手,万福华则伺于门首梯边,预备楼上响枪不中,或逃去时加以补击者也。王之春居然中计,按时赴宴。及至客厅,四顾皆少年,无一识者,心知有异,稍寒暄,即假小解潜逃。万福华见王之春上楼,未闻枪响,旋即下楼,急趋前扭之,向怀中取枪相击。急切间未得如法。两相撑拒,王之侍从从旁相助,而万福华遂逮入巡捕房矣。

万福华亦留日学生,皖人,有血性。既捕入狱,自认谋刺,无他语。王之春向英巡捕房交涉,谓设局行刺,必多同党,请其穷治党羽。章行严,一书生也,煦煦为仁,独往狱中慰万福华。捕房喜其

不请自来，并羁之，而询其住址，意在获得与万福华行刺相涉之证据，以钩缉同党也。行严本开设东大陆图书印刷公司，寓居其中章斯时尚未聘室，而设行榻于启明译书局其弟陶严室内，以便与吾辈朝夕叙晤。而东大陆公司中藏有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两书数千册，书中多排满、排外之语，恐其发露。乃不以东大陆对，而称住余庆里第八号。于是捕房派包打听即侦探华人一名，印度巡捕四名，来余庆里八号查问。予适在宅，出应门。包打听询章士钊行严之名住居此处否。予见其为捕房中人，知有异，意揣或系调查行严之行迹，绝不料其已经入狱也。慨然曰：“我处未寓此人。”捕人大疑，即带予至捕房新衙门，呼章出质。问曰：“汝言住余庆里，而他捕子言并未住该处，何也？”予见惊极，颇愤其诬，厉声责之曰：“汝明住东大陆，何以说住我处？”章呼予曰：“某兄乎！吾有行榻在，言之何妨？”言下似有无穷委曲。予始觉，亦唯唯。捕人愈疑，仍带予回原寓，逼问章住何室。予带之上楼，首遇杨笃生，方假寐于床。予暗捏之起。笃生见状，仓皇遁去。至陶严室，捕人欲检查箱篋，篋内原无长物，陶严少不更事，力阻，不令检查。捕人认为有重大情节，乃下令印捕将门把守，禁止人出，大肆搜检，各室行李囊笥，倾泄净尽。结果搜出违禁物品甚伙。最重要者，为笃生床下之箱，中有名册及制炸药之译本，又有手弹、手枪、倭剑、照相器等项，又有大批假毫洋。倘使笃生未于搜检之前遁出，情节綦重，必决入西牢监禁。以笃生性情之卞急，恐不待后至英吉利，投利物浦海而死也。笃生原名毓馨，经此役后，改名守仁。最后又于楼下厨边搜出小鼓风炉一座。此种假毫洋与鼓风炉何由而来，言之颇堪发笑。笃生为本党负筹款责任，穷神焦思。先当党费竭匮时，笃生亲赴江苏泰兴令龙砚仙先生处筹措。砚老素喜接济党人，此次猝无以应，即将所破获之假毫洋二千元与之，携带来沪，聊济困穷。笃生尝阅日本出版之《合金学》一书，内载人造

黄金，配合成份，由紫铜与纯锡或铋加媒介剂，冶而成。遂购此炉，以供试验，冀为本党生产。不期两相巧合，捕人不惟认此为革命党之机关，且兼为制造假洋钱之场所矣！搜检既毕，威迫予等一齐往捕房。甫将出发，而郭葆生带两随员款段来访，大踏步一入头门，捕人视为同党，亦邀之同行，遂与予等同为得縲纆之友矣！

刺王之春一案，予等虽知其事，实未参加协助，因其无关革命宏旨。此次被破入狱，一误于行严之探狱；再误于陶严之阻止检查。吾等青年一行十余人，捕者前后相护持，市人咸知必为党人，观者如堵，围绕扈送，直至捕署，犹探伺不散，似对予等表示深情。及入狱，已羁押多人，询悉其与予等为同牢之雅者，皆漱浦滩头锥埋少年也。相将为予等执役，腾出一室，供予等同住，又对予等表示无限同情。日既曛，各发灰色线毯一条为盖。又每人以冰铁盂给粥一煇。其盂不知经几何岁月，外作灰黝色，若在狱外见之，当作三日呕。同人等愤慨之下，面面相觑，皆不屑食。惟瑾午视若寻常，捧之大嚼大嚼，其食量本宏，罄一盂，问曰：“君等不食乎？”又罄一盂。如是者连举三盂。同人见之，皆破颜为笑，曰：“瑾午真可人也！”入夜，予与周来苏同寝，幸有外套加诸毯上。时届冬令，月白霜严，蜷缩如猬。破晓，捕人将毯收去。早煇，各给粗饭一盂，佐煇者咸豆数十粒蚕豆，白菜十数茎。同人困先晚未食，皆吞若贪狼矣。而日长如年，各皆攒眉蹙额。惟瑾午谈笑自若，时向陶严调侃，问陶严曰，“吾辈惟汝年最稚，何年将满二十耶？亦曾几度亲美人芳泽否？”陶严悉举以对。同人闻之，又皆相笑成欢。日复一日，捕房以囚车载同人至会审公堂，审讯一次，又载回原处。

狱中惟壁徒四立，内外又信息不通，实无术以遣此有涯之生。乃各将佐煇之蚕豆节余数粒，以供拇战之需，赌约：每胜十筹者，得豆一粒。计每周之中，豆菜而外，可吃牛肉一次，咸鱼一次。遂计

日程,每星期中,何日可吃鱼?何日有牛肉可吃?而每食难于一饱,咸相与大谈饕餮之经;以当屠门之嚼。凡吴珍粤错、蜀味湘羹^{指汤泡肚}、以及欧飧倭饪,举人间所可悦口者,无不津津相道,以作吾辈之谈柄也。惟葆生在狱,常立于门外铁栅之间,纳两手于衣袋中^{西装外套}而左右摇曳,如临风之柳。溥泉则时时唱其不完全之京调曰:“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亦趣事也。予等在狱,饥寒而外,更苦虱祸。因盖毯每日收发无定,经下等流氓服用后,遂将虱类转殖于吾人之身。又衣垢月余不涤,虱类愈足以营其生而蕃育其子孙。故同人皆体无完肤,疮痍遍体。每日斜阳对照,各作王猛之扞。周复一周,会审五六次,经时二月有余,以与万案毫无实据,还我等自由之身。同人出后,皆大啖大嚼,此饿牢出后之特征。不意腹俭已久,膏腴过量,脾胃失调,旋皆大泄不止。贪口腹而害健康,古云:“福兮祸所倚,”良不诬也。同人散处旅次,行李萧条,阮囊羞涩,惟行严出后,有臆友李香萃诗妓接居香巢,浴以芳泽,衣以文锦,软语温存,过其似蜜非蜜之生活。互相比较,欢戚悬殊。佛云:“各有因缘莫羨人。”然而同人等皆不胜健美之至。

予出狱后,适张榕川^{字济自赣}来沪,就商于予,谓在赣与廖笏棠^{名缙,时在赣参军政}计议:清廷特重军政,钦差铁良为检阅大臣,南下以校阅苏、皖、赣、鄂、湘各省新军。果使清廷军备整饬,于革命前途障碍必重。且铁宝臣^{铁良之字}谙军事、晓机略^{留日士官生},为满员中之铮铮人物,非去之不可。今长途跋涉,狙击之机会必多,天赐吾等以便也。予当时意兴阑珊,曰“容商之。”榕川急切相促曰:“何君小挫而不计大局耶?人财已均备矣!惟弹药是需。今行止均决于兄耳!”予遂同之归汉。同事者有吾两人及胡经五^璞、成邦杰、孙国华、王汉诸君。予将药制配。残腊将尽,雨雪载途。汉口之后,荒僻尤甚。同人分携弹药,于铁道路基之旁^{时未通车,大智门车站亦未设装试炸}

药,通电引火,结果尚佳。探知铁良抵汉,转赴武昌。榕川亲与同人于夜昏雇芦席划船一艘,由宝庆码头装载弹药、电线、锄畚之类,向武昌黄鹤楼下出发,思于官码头装埋炸弹,通电发火。及舟将傍岸,有警卫弁兵厉声呼曰:“深夜悄行,究何为者?当来岸检查。否者,当伺以枪弹也。”乃急令舟子转舵下驶。舟人漫应之曰:“往轮船码头搭船者。”幸未泊岸,不然,其险逾于上海,将骈戮于黄鹤楼下,而跨鹤归真矣!

计不获售,予一人买舟东下,惟王汉独怀手枪,紧随铁良北追,过河南,至正定,仍不得逞,乃以手枪自杀于途以见志。呜呼烈矣!予本拟赴泰兴,投龙硯仙大令,再作区处。舟抵镇江,已腊月二十九矣!舟子呼曰:“泰兴不停轮,往泰兴者,请起镇江。”予不得已,登陆入旅次。单身只影,寒灯相伴,以度予寂寞之岁腊。此情此境,真百感交集也。试填《桃源忆故人》一阙:

十年江海无知己,依旧工愁文士。肝胆赤,关山紫,驾逐风云驶。于今日暮途穷矣!谁是骏才千里?宝剑寒光秋水,静看胡尘起。

此词为予长短句之处女篇,穷途潦倒,言为心声,然亦足规当日之气概。时已爆声除旧,岁序更新矣!市上居民,团圞取乐,彼此相见,笑逐颜开,相与拱手为礼而道新禧。入夜,多高烧银烛,鼓乐喧腾,偌大一座镇江城,似笼罩在喜气氤氲之下。惟予孤身作客,举目无亲。幸新正无雨,兴之所之,信步而行。游至城隍庙,殿宇庄严,中供偶像。便殿有娘娘卧室,雕床、锦被、履屐、梳台及水架盥具,凡一切闺阁所需,应有尽有。特雇一媪供娘娘卧室执事之役,夜则铺毯拂帐,晨则叠被盥水。土人相信甚虔。传闻夜深室中尝喁喁私语,然耶?否耶?考该庙地址,系孙吴时公瑾开府之处,岂地气钟灵,千载下犹存灵异耶?

镇江名胜，当推金山、焦山、北固山，惟焦山峻峙江心，北固与金山居于江岸之上下游，相对如鼎足形。惜予未买舟一登焦山。闻山下江水中有名泉，雅人欲取其水，当制特异之桶，桶有可启闭之门，用绳各记尺数，以一绳垂桶，一绳启门，将桶放至一定尺数时，则牵绳启门，取得此泉之水，汲引而上，以之煮茗烹茶，谓清冽异常。北固山当清高宗南巡时，尝驻蹕于此。有东华门、西华门，其中御笔留题颇多。金山之麓有兰若，僧伽颇众。东坡输与佛印之玉带，尚留作镇守山门之用。山上有高塔，塔旁有法海洞。相传许状元拜塔，法海收伏白蛇精，即为此处。山顶有石碑，面江而立，题曰“江天一览”。传高宗幸游至此，凡江南預告之大臣皆扈从，请御题数字，以作纪念。清帝猝无以应，乃佯书于掌，以问纪晓岚。纪随应曰：“好箇江天一览”。遂书之。于此可见乾隆之虚伪与晓岚之敏捷矣。

直至正月初八，小輪方开班走泰兴，不能成行，乃将虎文洋毯质诸长生库中，以作舟资。既抵江岸，距泰兴城尚有三十里之遥，时夕阳在山，倦鸟归林矣！因囊空不能复留，雇单轮土车一辆，一边坐人，一边置行李，向县城晋发。途中多溪流，架木以通行旅。私自忖度，苟御者而为暴客也，只车临桥上，将车一倾，则予无生理矣！故尝踰距，预备作纵腾之势。三鼓后，安抵县署。承龙砚老招待殷勤，小居数日，赠四十金以壮行色。此予平生受惠之举。至宣统改元，予自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校解馆归湘，备沉香一方、五彩瓷瓶一罇、象牙雕扇一柄，奉之砚老，聊报当日之雅云。

予以终鲜兄弟之身，频年仆仆风尘，饱受艰险。予母仅知予为求学外游，尝倚闾弹泪，几至失明。设知予旅外之情伪也者，更不知伤感何似矣！乙巳（1905年）早春，予返故里，登堂拜谒重闾父母，举家惊喜，如拾珠珍。予母喜极，洵至涕泪交横。天伦团聚之乐，亦可想矣！家居不久，各处友朋交缄相召。予整装请命于堂上，屡

请均不许行。乃于吾舅之时荣桥试办小规模之造纸厂，以改良纸业，盖冀小贡献于社会生产也。

吾地向产纸，其制造仍沿袭中古时代之旧法，费料而价贱，如大块东山纸，以供南货业包裹之用；小方块纸与夹板纸，徒供迷信者焚楮化冥之用。上焉者为时尖纸，老尖纸与毛边光堆，为普通书写之用。原料，劈嫩竹成块，以生石灰浸蚀，使其纤维分解。用石灰浸解者，不能用漂粉漂之使白，以手工滤制，成各式用纸，质粗色黄，故价值低贱。改良法：以苛性曹达煮料分解，再以漂白粉液，加硫酸少许，漂成白料，以旧式手工滤制，出品较优，药料亦贵。若将嫩竹去皮，削成白料，浸清水池塘中，成丝条而为竹麻，大可减省药料。然以药品须购自汉皋，供给时虞缺乏，至于停办。遂应罗师仪陆之召，至长沙勤办游学预备科。

清季废科举，各省设学务处，兴办学校，主吾湘学政者为张筱圃观察名鹤龄，于各级学校外，创办游学预备科，考选优秀青年之旧学较有根底者，学习英、法、德、日各国语言文字及数理科学，为将来分送各国留学之预备学校也。张兼总办，而以罗师仪陆为监督，一切由仪师主之。予应聘未久，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学生，留学界主张一致归国以抵制之，尚有少数学生违背公议不归者。吾友陈烈士天华字星台，愤激投东海日本大森海湾而死。遗书万余言，勸国人团结救国，全国感动。吾舅周叔川先生，系革命先哲，为国是在日本，与孙、黄诸领袖策动进行，亦病逝于神户。湘学界推予渡海，接运灵柩。同时益阳姚烈士宏业，在沪办中国公学，亦因愤投海死，予均护运以归。海天万里，生死神依，楚些频歌，魂兮归未。三櫓抵湘，万人空巷，学界在天心阁开追悼大会，议决公葬陈、姚两烈士于岳麓山，以志景仰。旧绅嫉湘抚尼之，谓张党人之目，新旧意见如水火冰炭之不相容。

时张筱圃署理按察司，召予及各校校长议商调停之法。予建议价买方氏私管岳麓外围之天马山为墓域，谓该山附庸岳麓，位濒湘江西岸，与湘垣隔江相立，帆船上下数十里可望，朝野双方当可迁就。众随予言，按察署即备金二百交予，委办此事。予诣方叔章兄，契买天马山巔纵横百数十丈，除备窳窳外，犹可建立华表也。筹备营葬事务者，为予与禹之谟、谭心休、覃振、陈家鼎诸君。再于左公祠开大会，报告买山备葬事，众不谓然，意气之盛，直冲牛斗，而尤以禹君之谟为尤激烈。议定，发靛，学生会而执缚者万余人，强葬于麓山云麓宫之阳，湘抚庞^①具奏于朝，密旨究治，拿办党魁，停办学校，卒将陈、姚两墓改阡，瘞诸山之北坡荒草中。吾湘学界，掀起大波，高压之下，湘人士气因之不振者数年，恸哉！予走粤后，和仪师有诗，即指此也。诗云：

行托扁舟叶似身，伤心无泪哭湘灵，秋来红豆离离子，结得相思满洞庭。
燕筑新巢垒不成，狂风苦雨误前程，落英满地知多少，怕向三间泽畔吟。

陈、姚葬事甫毕，湘学界接踵又生一事，即长沙城厢内外廿四小学校教员，捉捕俞飭华事件是也。飭华曾游学日本，学速成师范，与陈夙荒、颜习庵辈同学，为经正学校校长俞经贻之叔也。归国后，张筱圃处长委充湖南学务处总文案并长沙城内外各小学校监督。为人精刻，各小学教员多衔之。又不自检束，好冶游。一日设牌局于私妓家，为小学教员所侦悉，纠众捕捉，卒从败席中捕获，拘至西长街濂溪祠议处。经贻窘急，无以为计，走仪师处计商，问策仪师，急促予去相机营救。因是时学生气势颇张，凡办官立学校者，动遭学生所窘，以予为运枢事，当不与学界忤也。

^① 庞鸿书，时署理湖南巡抚。

予抵濂溪祠，人如潮涌，见台上飭华君，肉袒中立，反缚其手，左右各缀长绳，两学生牵之，割其发辫，纽诸裤带之旁，状至可悲，有若待决之囚；而两目灼灼，瞋形于色，盖一有心计之人也。会场人声鼎沸，有主张游街示众者，有主张痛加鞭撻者，有主张投之湘流者，莫衷一是，情形险恶。予尽力冲过人丛，登台演说。初言俞负教育重任，不自爱重，理应重惩，以顺輿情；继言群众无法权以判决人罪，张公筱圃为学界所共仰，俞某供职学务处，为其僚属，不如送学务处，请其惩办，必有以慰群情者。大众一致赞成，送至学务处，始得脱险。临行，予解黑纱绸汗衫与俞衣之以遮羞。然飭华不知予为经贻等央去为之解围者，当予演说时，屡目予记度。事后仪师与经贻亦未与言明，飭华反怨予甚。历年余，予南走粤，湘中大吏犹悬赏五百元缉予，促成此举者，闻飭华亦与有力焉。语云：“以怨报德，”此之谓歟！事后，湘人缀两事成一联语云：“其死也荣，其生也哀，天华千古，飭华千古；载易之地，载寝之席，新化一人，善化一人。”亦可谓雅谑矣。

西太后那拉氏垂帘听政，最忌新党。以湘省学界强葬陈、姚两烈士于岳麓山，异常震怒，密旨严办。封闭惟一学校与游学预备科等数校。惩办首魁禹之谟，借案充戍靖县，旋密杀之；餘皆散走。湘学界受此痛创，如风雨连宵，落红满地。予于丁未（1907年）春，出奔桂林，应曾叔式君之聘，充当高等巡警学校理化教习。旋因抚院与藩司意见齟齬，警校停闭，先余诚格为按察使，创办高等警校，自兼总办，委曾叔式为监督，嗣升藩司，仍归余办。张鸣岐由粤督岑春煊保奏，以右江道调署桂抚，余藩不悻，院司意见因之日深，张抚故停警校以抑余司。予喜桂林山水，勾留旬日，游览独秀峰、风洞山，七星洞诸名胜。独秀峰矗立省垣之中，旁无依伴，一峰独耸，故名。又名紫金山，明桂王时，建宫于峰下，较金陵之紫金山小，而秀削过之。登峰一览，全省尽收。风洞山位于

城北，山通一洞，因势辟有厅堂，南北空气流通，凉风习习，避暑尤宜。七星洞在城东，凭临漓水，为石灰岩所构成，洞深里许，其中景象万千，绕成邱壑，忽启忽闭，宽者俨如堂宇，列有石台石凳，窄处仅如窠洞，逼人匍匐蹲距，随处倒悬钟乳，如笋欲堕。土人常备篝火灯烛，导游客游洞，以取薄资。出郊数里，随见诸峰耸峙如削，拔地由旬，如雨后春笋，比比皆是。语云桂林山水天下奇，良不虚也。

当此蔡君松坡在桂，办理广西陆军小学，兼办随营学堂，所延用教职员，多湘籍旧雨，如雷时若、梅霓仙、毕春深、岳卓如辈，整饬严肃。于学科之外，尤重精神教育，为国家将来蔚成有用之材。查民国以后，桂系人材，如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担当国事，皆当日蔡公教泽所遗。予朝夕过从。松坡得粤东电，悉需聘教员，乃缄荐予与邵阳刘君五典偕往，刘应陆军速成学堂之聘，予应陆军小学聘，任理化日文诸课。举目无亲，语言隔阂，私自忖度，非先取得学生信仰，必难立足。乃于授课之先，撰理化学讲演词数千言，阐述物理化学，关于社会进化之成例，每首由战争攻守而有所发明，然后推及于普通社会之应用，学生阅读，皆心悦诚服。历时二载，至宣统改元，予受党祸嫌疑去职，学生等尚依依惜别耳。

予属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建筑宏敞，为张香涛督粤时所设之武备学堂所改，比邻为水师学堂与船坞，附近为长洲炮台，皆同时所修，足征香帅局度之开拓也。予所教者为一班生之日文兼理化学，又二三班之理化。正课外，一班学生之优秀份子有李鼎曾、何其雄等，从予学为诗词。在同事中，以桂林赵君兰荪、丹徒姜君证禅为交密。嗣赵君百先声继韦汝骥为监督，相交尤为莫逆。黄埔距广州数十里，专备差轮以供往返。此间气候和平，冬不衣裘，夏可覆絮，霜雪不常见，故珍果中如龙眼、荔枝、洋桃、菠萝为其特产。湘籍党人之来粤者，每主于予，邹价人代藩先生在桂，与臬司王芝祥不睦，

旅粵半载、皆予所供应。谭石屏夙先生与克强策动云南河口与广西镇南关各处军事，过往皆主于予。然羁粵已年馀矣，湘中大吏犹悬赏五百金缉予。寄松坡高阳台词中，有“年来抛却不平思，问闲流，何事翻澜。”即咏此也。其词全阙录下：

乱墨数行，短歌几阙，此中容我盘桓。谁是鲁阳，挥戈止住流丸思贤也。年来抛却不平思，问闲流，何事翻澜。怎禁他，流莺弄舌，鸱鸢扬翰。忧谗畏讥也由来众女多谣诼，况羊肠九曲，行路歌难。匹马功名，莫教孤负征鞍励友也。寒潮入港晚来急，看斜阳，已到阑干伤时事日非也。劝使君，珍重戈矛，努力盘飧。

缙绅腰词寄赠松坡于南宁，寓规劝之意。时有某者，以小忠小信，向蔡雅献殷勤，以作威福。劝其远佞纳贤。松坡覆书，备极谦虚云：“迩来政事，全凭一己之脑力运用，未免有夜郎自大之弊，此间求为师友如吾兄者，不可多得，假时遣返珂里，务望过我晤谈，以纾积懣”云云^①哲人怀抱，不同流俗，于兹可见。旋黄克强、谭石屏等在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光绪帝崩驾，宣统髫龄嗣位，人心浮动。粤中大吏，惴惴如防大敌，严缉党人。湘乡葛覃被杀，新化罗曙苍被捕入狱。韩紫石因观察，为督练公所总办，陆军小学素归管辖，知政府不利于予，暗为爱护，颺赵监督百先曰：“汝校苏教员，可令其请假离校。”予即束装归湘，各教职员同仁治酒饯行。酒酣，百先嚎啕痛哭曰：“夙初，惟汝知我。”挥一足，踢木壁成洞。百先有赠词曰：“好男子，为人役，好身首，何须恤，看锋刃不伤，血花狼籍。对此聊堪图大嚼，伤心快意都无迹。独何来，触耳动雄愁，吹箫客。”又有诗云：“我欲穷师极北鞭骆驼，一军直抵莫斯科，又欲驱策下瀛

^① 蔡锷推重苏鹏相交颇稔，尝有“此公才识，俱超出等伦”之语。（见蔡松坡全集〈与曾叔式书〉）

与伏波，片帆横渡苏士河。无如坛坫不称意，十年依旧山之阿。文章本为进身阶，不进不如从荷戈。”以此可规儒将风度矣。予浮珠江，下香港，转海轮过沪，临行，成《临江仙》一阕，寄赵百先、周来苏、姜证禅诸友。词曰：

昨夕匆匆轻话别，而今共对珠流。来朝放棹驾寒湫。珠江携手处，逝水太悠悠。岭外淹留几两载，算来名利都休。聚时容易别时愁。不堪潮信恶，掀浪送归舟。

此词前言惜别，结韵两句，即指离粤之原因。自港鼓轮返沪，途经厦门，海风大作，波如山立，轮船簸荡，行篋如盘中走芋，人昏眩作呕。旅怀客病，国事乡情，齐凑胸头，成《渡江云》一阕，词曰：

吴闽还浙粤，扁舟横渡，归路海云遐。剑书都误我，底事频年，飘泊遍天涯。惊涛午夜，搅羁怀，绪乱如麻。端怕是浮槎无力，雨急趁风斜。言国是日非，内忧外患交集也。堪嗟。残明季宋，弱帝孤臣，更仓皇何似，都向此东南海溢，喘度年华。河山不少兴亡感，望中原，满眼尘沙。今古恨，凭他几度啼鸦。

抵沪，凭访旧居，故旧星散。昔日群英聚处，风云会合，今不胜凤去台空之感，尤以徐锡麟与秋瑾两烈士死事为可惨。徐烈士，亦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纳资捐候选道，分发安徽，以干材见重当道。于秋操检阅时，以手枪击毙皖抚恩铭。比即就捕，廷旨大辟，并割其心以祭恩抚。秋女士瑾在杭州因此案被逮，备受酷刑，就义时，口占一语曰：“秋雨秋风愁煞人。”士林传为纪念。秋瑾冢在西湖孤山之畔，与各名胜同为千古凭吊之所焉。

抵家半载，梁鼎甫为矿事来新化，邀予同往广东韶州赖老顶，办理锑矿。翌年，再赴粤，组办宝昌锑矿公司。集资二十万元，官商各半，一采矿，二炼纯锑。先是鼎甫在法国，以巨金买得炼纯锑

之法，在湘开设华昌公司，以西法炼纯铋。其法先将花石以吨炉用焦煤炼成黄色之酸化铋末，俗名铋养。再以铋养入反射炉，加炭酸曹达，以成化学上还原作用，炼去氧气即成纯铋。便可售销海外工场，作合金之用。华昌开工二、三年，获利巨万。故鼎甫乘其邑人袁海观督粤之便，分组宝昌公司。除官股一半外，商股则为源丰润，义善源两汇票号及梁鼎甫、李慎生诸君担任。重履羊城，除黄埔旧同事外，尚有方叔章、梅擷云诸友在督署参幕。擷云名光羲、赣人，为湖北候补道。由袁奏调来粤办新政，深明佛理，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予之粗解佛理，由擷云兄启之也。

及赴韶关、再转赣老顶、远不过一程。该矿山形势，范围尚小于陶塘，四围亦如新化矿场，铺列石灰岩。当时矿山喷出，成圆锥形，上所露之顶小，而隐藏于石灰岩下者，较为宽大，此一定之公式也。矿为片状结晶，亦全与陶塘同。如龙山、板溪各处之矿为星点光。工程师王博士宠佑以探矿机探试，亦无多把握。以前所采剩之砂灰尚多，无人能洗砂得矿，人工亦昂贵。公司委托予，从新化招工人前来工作。时已夏五，因欠阅历，速辄归新，托先德从兄、月泉表兄、李允元兄、锺寅洲兄等，在新化招集工人一百廿余人。于六月下旬，冒暑南行。经十馀日路程到山。溽暑遄征，途中饮食寒热欠调。到场，即发湿瘟症，蔓延殆遍。大热而不甚渴，允元兄知医而不精，误用麻黄桂枝，死亡累累。先德、月泉、寅洲均客死异乡。予亦病五月几死，自诣禹王宫哭祷，愿以本身一死，求救群众之灾。结果仅救十八人返家，精神上之痛苦亦可想矣。说者谓起程之日为红砂日，故大不利。此不必论。然犯有两忌：(一)则冒暑远行；(二)则以夙未出里门之人，忽投数百千里之外，水土不服，故遭此厄。后之人，当引为深戒也。

交冬后，予带病返湘，由韶乘民船溯北江，经平乐再上。滩流

陡激，船行，昂首几欲壁立，舟篷两边走板，步步设梯级。上滩时，舟子撑篙，群以足踏梯板，尽力匍匐抵撑，以与滩流相斗而进。至平石，舍舟从陆，路宽及丈，皆青石勦修。途石上马蹄痕深可数寸，当轮运未通时，湘粤货物，均由此以骡马驼运所践踏残留之痕迹也。由湘运粤者为茶油、谷米、山货；由粤运湘者为盐、糖、海味。逾五岭山脉一百二十里，至郴州。当时为百货起落之场所，其繁盛有小长沙之称。风景亦佳，对岸为苏仙岭。循耒水下至瓦窑坪，易重载之船，下通衡阳、湘潭。此小埠今虽零落，但其遗留之铺屋砖墙，皆系水磨，细腻熨贴，亦可见当年货物经过时之繁荣。盛矣！交通之有关社会也。予由耒水源头，雇舟至湘潭，又换舟溯涟水，直至兰田。计水程二十余天，经历北江，耒河、涟江三水，穷源竟委，亦妙游也。抵家，又调养三个月方愈。其不死也，亦幸矣。

辛亥(1911年)春，予下长沙，与彭庄仲、曾伯兴、龙砚仙、谢祝轩及醴陵之龙云墀等，合组百炼矿务公司。实际上谋为革命界组一财团。公举彭庄仲为总理。彭见龙云墀奔走殷勤，畀以协理之职，惜夫所任非人，为德不终。彭死后，龙云墀一手把持，视为私产，不仅侵蚀股本，即予在铜元局所存之薪金数千元，概归乌有。此种人，混与革命界为伍，宁不可叹。百炼公司首由临武、桂阳之香花岭开采砒锡，才及三月，而武汉反正，湖南响应。予等在山闻讯，心绪不宁，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成《梦江南》五阙，词曰：

江汉上，霹雳一声雷。五色旌旗翻上下，关心成败费疑猜。庭院几徘徊。

更漏永，新月上帘钩。忽梦少年豪壮事，屠龙快似解庖牛。燕市尽遨游。京门何狙颐和园事。

山月小，风挟万松号。乍见繁华歌舞地，割鸡曾许用牛刀。鱼服困龙螯。上海万福华刺王之春案，予与黄瑾午等均被逮。

风瑟瑟,吹过蓼花洲。黄鹤楼高仙飘渺,长鲸未斩剑含羞。江水逝悠悠。钦命铁良南下检阅三江两湖之新军,与张榕川等伺狙黄鹤楼边未成。

心绪恶,无计去安排。商遍恩仇都不是,前尘留影拨难开。似去又潮来。

二、《诗词》〔附章士钊等赠诗二首〕

去湘吟

为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被缉走粤

春风几度惜离别,杜宇声声啼热血。啼声唤彻到天涯,血染千年帝子花。花开花落年年在,那忍桑田变沧海。海水横流无限波,恰是相思涕泪多。

南浦

怀女同志林宗素、秋瑾、陈缙芬在日本

韶光容易,又兼葭秋水正怀人。遥望蓬莱旧地,欲渡渺无津。回首行船别馆,把国忧种祸话酸辛。忆英气干云,清谈拨浪,巾幗有天民。我惯穷愁潦倒,向蛮烟瘴雨久栖身。谁愍包胥哭国,觅不到西秦。只剩离愁孤愤,欽玉树,翘首望风尘。托南溟流水,凭波送悃到瀛滨。

台城路

怀杨笃生在燕京

纵横眼底看余子,英雄几辈堪数。一领尘衾,十年孤愤,莫向

长门献赋，剑书如故。怅易水歌寒，击秦频误同狙顾和园事未成。叔度雍容，襟怀涤我津沽渡。沧桑世变无据，奈鸡鸣不已，八荒风露。紫燕无家，哀鸿满野，尚待何人相顾。关山旧路，为结客燕邨，京华流寓。珍重加餐，年华容易暮。

齐天乐

寄杨晰子在燕畿

萧萧叶落苍梧野，今古幽情如许。尘海茫茫，衣冠相哄，优孟几番容与。欧潮吼怒。问亚陆风云，伊谁为主？忧患环来，须知天意玉吾汝。虎哮狗偷无数，莫侈言绛灌，羞与为伍。刚毅膺艰，聪明解事，智勇原难并举。盱衡寰宇，只矗立高峰，万山妒侮。止谤无争，有容德自树。

忆旧游

赠陈树人同志，有序

陈君荆，字树人，同盟会旧友也。出其题册属书，故旧零落，怅怀往事，眷此以归之。

忆狂来说剑，酒后拈诗，四座都惊。不解温和饱，惯撑持傲骨，拚却牺牲。宗社百年幽恨，洒血洗神京。喜胜友如云，丹忱为国，会结同盟。陈荆！到今日汉业已重兴，漫说升平。虎视眈眈逐，蜗角年年斗，嗟我民生。剩得几人新贵，意气许纵横。只劫后相逢，班荆道故谈转清。

游岳麓山步程十发(子大)云麓宫题壁原韵

山雨洗新霁，湘流静不波。时民十三年护宪役后。摩空华表峻，访旧鬼雄多。黄克强、蔡松坡、陈天华、刘道一皆故友也。天帝昏如醉，狂徒哭当歌。东南望衡岳，云气动山阿。

满江红

登岳麓山礼黄克强，蔡松坡两公墓，用萨天锡金陵怀古原韵。

一代人豪，均去也，湘流不息。曾收拾，河山故国，抚今怀昔。
 嶠岭黄花徐烈事黄花岗之役，党人有自认为黄兴而死者三人，皆冀以一死易黄之生也。共和洪宪交相识松坡推翻洪宪，始再见共和。望中原，依旧待澄清，风云急。
 生死异，神交织；风雨晦，怀芳迹。对摩空华表，停云孤日。留守金陵王气尽，功标铜柱生民泣。我重来，瞻仰旧威仪，天空碧。

读王汉刺铁良别内诗志悼有序

清季，满廷钦差陆军大臣铁良检阅三江两湖新军，党人张学济组合王汉、胡瑛、孙国华、成邦杰与不佞，埋炸弹黄鹤楼下刺良，警卫严，不得逞。王烈士汉，只身跟踪至正定，终无隙，以手枪自杀见志。臆潜烈幽光，永埋天壤矣。其别内遗诗，悲壮沉毅，从容就义，允扬国魂。既伤旧侣，复叹来兹，诗以悼之。

哀歌斫地有王郎，就义从容悼国殇。九世复仇怀祖国，一心别内赴疆场。遗诗有生死人天各一心之句。碣碑剥落埋英冢，遗句光芒挟洁霜。尚有故人垂涕似，白头天宝话宫妆。

长白山头王气销，军容已是霍骠姚。当年壮烈驱胡虏，此日衣冠睹汉朝。青史班班传任侠，中原莽莽尚蟠螭。杜鹃啼碧萋弘血，易水萧萧赋大招。

〔附〕 章士钊题苏凤初《海沅滕濬》

百字令

卅年一瞬，记南冠横紫，楚囚黯对同系上海外权下之西狱。几辈狐鸣初试手，革命军蜂起。隐隐陈王堪戴。指黄瑾午。张楚终穷，过秦年

少，劣有文章在。黄花开日，撩人往事如海。追念我等
书生，走空皮骨，出处成尴尬。惟羨山人坚不起，少室微云不碍，鹏
翥孤忠，凤雏雄略，尚友存英概。偶然天问，琼楼高处无奈。

罗植乾步韵和苏凤初六十初度诗

我识君为天华友，天华耻为异族苟且生，而愿为吾族精神之耆
考。东海波臣继屈原，岳麓山谁牛马走。君曰我是黄炎裔，为种为
族肯孤负。天心阁上大声呼，湘邵学生瞻马首。三户之气遥接南岳
巅，虎牙狼爪敢察咎。君乃仗剑复东渡，誓再来时取印绶。陈烈士天
华与君同邑，同学东瀛，愤时蹈海死，君护归谋葬岳麓山，大吏旧绅均忌之。君与禹之谟
等，开全省学生大会，谓不葬麓山不休，声泣俱下，声震屋瓦，卒得营葬。予之毅然革命，
自此始。自是君义侠之气，时萦予脑。当时君尚不识予，予几屡噬于虏狗。
丙辛之间，予因革命几两次被逮。奴才入川调鄂军，下令格杀不准否。时湘
鄂川粤反对借款修铁路，端方调鄂军入川，执行格杀勿论。鄂中
同志急发难，廿粒子弹配某某。鄂发难急，防益严，新军子弹全收。八月十九，
熊秉坤邀搜党员，得弹二十粒，由金兆龙分配，乃开枪，毙房哨阮弗，革命乃成。十月十
日重光华，卿云幔兮纓以纠。挂冠来清故里萑，驻旄喜起先生柳。
迴雁峰头酈湖杯，然后剑光合牛斗。民元冬，君驻衡监选国会，予办衡永清
乡事，与君论交衡城，君始识予，杯酒言欢。自是予宣潇湘铎，大木储换广厦
廡。君陈利弊登议坛，医国妙方拜肘后。相思相望不相谋，几阅春
三又秋九。无端春申江上逢，适献蒋山无量寿。君王爱少臣未老，怎
奈强仕称以叟。岂知蟠根错节松，千岁万岁自不朽。人爵詎彼天
爵尊，信余皎洁修无忸，忆税下梅遥式君，曾论无邪勸予守。今再
嘉拜兔置篇，以养以卫胥民有。民有民有果何如，惟君独与争夺取，
乃知君之浩气岳所鍾，曰吾湘人谁不共跻公堂祝朋酒。

三、陈天华略传

陈烈士天华，字星台，湖南新化人也。性聪颖，诚笃，不喜与群儿伍。少失恃，随其父宝卿茂才，侍读资江书院。贫甚，其父尝令贩卖糖果，博蝇头利以佐日食。烈士则手《东周列国》或《三国演义》一卷，糖果被群儿取食，不知计值也。父计其无可获利，乃专课之读。对史学深感兴趣，寝馈与俱，不数月，即将《资治通鉴》阅毕。丁酉、戊戌间，清廷言变法，兴办学堂，新化晏谷如、邹价人等创办实学堂，与长沙之时务学堂并时为两。烈士考入肄业，主讲者为罗师仪陆，以经世济用之学为教。乃与群英研究历代兴衰之故，方輿夷险之道，与典章制度之原。烈士下笔数千万言，辄冠其曹。戊戌政变，停办学堂，烈士走长沙，肄业城南岳麓书院，籍月课膏火之奖以资其生。旋以监照应秋闱，领荐不捷。省当道检取荐卷，拔尤资送日本游学，烈士备取，送入弘文学院。见国势日非，列强协以谋我，乃悲愤膺胸，著《猛回头》、《警世钟》等通俗之书，痛陈国族之颠危、国际风潮之险恶，唤醒国魂。纸贵洛阳，不胫而走。清廷严加禁革，而国内外青年私相翻印钞写，辗转送阅，哄动一时，对清政府之种族革命，播散广众之种子。时日、俄交战于我满蒙之野，留学界同人组织义勇队，冀效命疆场，以挫俄人而谢日人之口。烈士与黄君兴等主之，每星期日赴体育场，各自备资，实弹演击。日、清两政府合谋解散之，改而为秘密结社。本部设东京，由蔡子民、吴稚晖等设分部于上海爱国女校。以后吴樾之在天津刺出洋五大臣，徐锡麟之刺安徽恩抚，皆此团体之举动也。阅期年，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颁布，留学界大愤。开会议决，全体归国，以相抵制。中有一部怀升官发财者，则破坏此议不归。烈士愤人心之不齐，草遣

书数千言告国人，当团结救国，自投日本大森海而死。时年才二十有六也。事发觉，国内外人心大恟，湖南学界开会，公推赴日本运其遗榇归国。其愤日本取缔归国之学生，在沪组立中国公学。益阳姚烈士宏业，因办中国公学者之意见参差，亦愤投海死。陈枢过沪，由将姚枢一同运湘。双榇归来，万人空巷。湘学界乃开追悼大会于天心阁，议决葬两烈士遗骸于岳麓山。旧绅耸湘抚阻之，群情愤极，会葬麓山，执缚者万余人。举其事者，由禹之谟、谭心休、覃振、陈家鼎及等。湘抚奏闻于朝，大兴党狱，缉捕首要，禹之谟执充靖州，阴杀之；余皆逃窜。停闭湘学多年，卒迁两烈士墓于麓北荒草中。烈士未聘娶，邑人为择抚族子远祥嗣焉。

四、周叔川略传

公姓周氏，名辛铄，字叔川，又号督川，新化大同镇时竹村人也。清县学附生。为人任侠有奇气，富改革精神。世事不善者，辄思改造之。性落落，不矜细行。当科举盛时，世尚制艺试帖，公独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急公义，毁家捐躯不恤。清末庶政不纲，地方多游惰，莠民伤俗，有司不能禁。公创大同公约，诘奸发慝，境赖以安。拟仿古寓兵于农之制，凡本镇年满二十岁之男子，编为团练兵，训练八个月，期满退休，每年大操二次，预计十年，可得即戎之丁壮万人。众以难于创始，未成。甲午国败于倭，清廷变法兴学。丙申、丁酉，与邑人邹沅帆，晏谷如等，创办实学堂，与长沙之时务学堂，并时为两。又纠合同镇之辜藻堂、苏香谷等，刊行《大同辑报》，以开地方风气。旋倡办大同学校。公款匮乏，毁家变产以继之。因筹学款，提会产，抽煤捐，窒碍环生。沙塘市业煤之黠者至欲剗刃以报，公不顾也。癸卯、甲辰间，孙中山先生与东瀛留学界组合革

命洪流。公在国内,谋作桴鼓之应。与同县坛石屏纠集会党,奔走辰、沅、黔、桂,联络组织。岩疆千里,筮屨往返,无间寒暑。返里,设社于一字山庄,部勒里中党人,策动革命。清廷探捕急,出走日本。谒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甚壮之,延入同盟会,甚相倚重,委以长江上游宣抚重任。束装返国,至神户,因积劳病发卒。其遗榇由船渡海护归,礼葬之。生于咸丰丙辰,卒于光绪乙巳,春秋才五十岁……。

论曰:逊清末造,新化之组合会党,实行革命者,当推公与坛石屏两人为首,均果敢坚决,冒死难而不移其志。公尤虚怀接物,遇事尽虑。使天假以年,其事业宁只如坛氏耶?惜乎赍志未酬,客死异国。天赋以才而吝其遇,悲夫伤矣!

附一: 记周叔川事迹

周叔川是我的外曾祖父,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是湖南新化大同镇时荣桥人氏(现属新邵县),生于1856年,歿于1905年。他在前清末年,很早就进行维新活动,1897年在新化创办实学堂,1898年创刊《大同辑报》,1901年创办大同学堂(这个学校开办至今,八十年来,迄未间断,现为新邵二中),这些活动,在当时的湖南乃至全国,都属于最早的改革活动之一。以后,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走上了反清起义的道路。据我外祖母周范华生前回忆,周叔川当时为了联络各地会党,组织反清活动,一年中常有几个月不回家,在湘中、湘西以及西南各省,广泛奔波,仆仆风尘,不辞艰危劳瘁。时荣桥附近有座一字山,形势冲要,他多次聚集各地会党同志,在山中会议反清大计。每当开会时,断绝山上和家人邻里的往来,以保守秘密。家人对集会具体情况都不得悉,只知道为了供给

聚义志士的粮糈，每从山下村中赶牛上山，杀牛为食，每次都要宰牛多头。周叔川的长子京甫、次子宣甫，正当青年，积极参加秘密活动，每次均参与上山开会。宣甫当时是十余岁的青年，斗志蓬勃，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尝在内衣上写满革命口号。谭人凤先生也是新化人，为周叔川的亲密战友，谭家距时荣桥百余里，山岭阻隔，交通不便。每逢山上聚义，谭人凤必赶来参加，共同谋议。后来，清廷闻到风声，要追捕周叔川。周叔川就在1905年东渡日本。他到日本后，和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结识，参加了同盟会。周叔川、谭人凤都比孙、黄年长，孙、黄对他俩很推重。孙中山先生了解到周叔川和西南各省会党有广泛联系，就授以长江上游招讨使的职衔，委以回国在西南发动起义的任务。周叔川受命后，即启程归国，组织起义工作，不料他到神户时，突然发病，终告不治。周叔川临终前，想到甫膺重任，壮志待酬，突成虚愿，满腔悲愤，无可抑止，写了一首长诗述怀。这首诗已经失传，只残存了下面几句：“我欲横吞此胡虏，可恨阎罗昏聩不相许，哀哉此恨长终古！”就这样悲愤地结束了生命。周叔川去日本后，家人受到清廷的迫害，京甫、宣甫都曾被捕入狱，后虽得释出，但由于遭到折磨，都在辛亥起义之前，就过早地病逝了。周叔川当时的革命活动保守秘密，亲人不知其具体情况，他逝世过早，至今已七十余年，当时的同志也均不复健在，因此，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活动情况已无记载留存。今但有上录《海沔贖瀆》留存此传。此外，1931年湖南《新化大同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上也刊有他的小传，是原湖南《大公报》主笔李抱一所拟。李抱一曾在笔记中谈到他的父亲参加过周叔川、谭人凤在一字山集会的活动。他还另有一则题为《登一字山》的笔记写道：“时登一字山头，一眺平皋秋色，亦是病中乐事。山中茅庄，运石屏（人凤）、周叔川诸前辈，清末在此结社谋革命。当时胜况，今犹仿佛见

之。予登一字山诗：‘亭亭一茅宇，乃在山之陬；楹檐伤零落，旧迹殊瑰奇；斗酒聚豪侠，大义盟坛坵；抚景怀往昔，霸气犹在兹。’盖指此也。”

以上材料，虽惜零星，但通过它们，也可略见当时湘中反清活动的情况，有助于了解辛亥革命在全国所具有的广泛基础。

(苏仲湘记)

附二： 李抱一撰：周叔川先生传

先生名辛铄，号叔川，又号督川，新化大同镇竹半村人，清新化县学附生。为人任侠有奇气，处世落落，不矜细行。科举盛时，举世尚帖括之学，先生独留心经济，以求致用。急公义，毁家捐躯不惜。光绪中叶，新化创办学田，分团募捐，大同团先生与王哲敷先生等董之。以所获捐羨于额，倡议于本团设学田分局。岁缴总局募课，而以所羨并入义学学产，储为他日兴学之资^①。以是创办大同学校时，义学田租独丰。先生寻被举团总。时国政渐弛，地方多游惰，有司不能约束。因与诸同志创立大同约，诘奸发愿，雷厉风行，宵小远颺，全境大治。甲午以后，痛国势之不振，知非兴学育才，开通风气，不足以挽救，一意提倡新学，与晏谷如、彭庄仲、邹沅帆、邹价人诸先生创办新化实学堂；与肖竹雯、王哲敷、辜藻堂、谢映星诸

^① 据《新化大同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王哲敷先生传》：光绪壬辰岁，学使张公札飭我县捐置学田，我团由先生与周叔川先生等综理大纲。因所捐逾额，乃议设分局于本团，而岁缴总局募课，以羨余归并义学存积，备他日兴学之需。嗣是先生管理县中学田，与邹伯礼、晏谷如、彭庄仲诸先生创办求实小学堂，今之县立中学校也。

先生刊行《大同辑报》^①。时学堂、报馆方萌芽，长沙亦仅时务学堂与《湘学报》、《湘报》闻于世。吾邑先进，僻处方隅，竟不让谭、唐、皮、熊独有千秋，良可称也。先生更复乎莫尚已。迄辛丑清廷下诏兴学，先生遂与肖、王诸先生倡办大同学堂。筹款立案，延师招生，毅然以自任。开办费不足，私贷二百元济之^②。提会款、抽煤捐，窒碍环生，怨谤丛集，仇者至欲剃刃以报，先生不屑顾也。自壬寅至甲辰，揜捂三年之久，跋前疐后，心力交瘁。适有国家之志，乃于乙巳春季东渡日本，以校务委竹雯先生。临行致缄，有“弟去矣，学堂事望兄好为之”等语。抵日，犹殷殷以煤捐事邮呈湘抚，请飭县查办。乃不久竟歿，不得睹学校之成，哀哉！先是，先生忿清政不纲，汉族将与之偕亡，投身秘密社会，谋革命，与同县谭石屏先生奔走辰、沅、黔、桂，联络各地会党^③，岩疆数千里，簞屨往返，无间寒暑。返里，则设社于一字山之山庄，集里中豪杰谋响应。清廷名捕急，乃走日本。谒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两先生壮之，延入同盟会，甚倚重，

① 据《新化大同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筑云老人(肖竹雯)〈回顾录〉》：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余……与叔川、哲敷、藻堂、映星、凡栖诸先生晤谈，以为风气之开，首资阅报，请先生深以为然。……公决购买《申报》、《湘报》、《时务报》各种，编辑成书，月出一册，定名《大同辑报》，廉价分售各村。

② 据《新化大同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本校历年大事记》：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八月，清廷诏立学堂。十二月，周叔川先生发起设立大同高等小学堂一所，……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正月，本团绅董议定：校舍暂假小溪周祠，略予修理，以二月初八日开学……招收学生百余人。……是年，开办伊始，需款颇巨，自叔川先生借垫洋银二百元外，拟提公款，未得照支；按村劝捐，无人缴现。一切耗费，纯从省约，管堂仅支在堂火食而已。

③ 参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三期；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及《邹永成回忆录》、《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邹协勋；《我所知道的谭人凤》。

委以长江上游重任，资其所夙席以谋大举^①。急病发，卒于日本之神户。遗榱由其甥苏鹏迎护归里。吾邑实行革命者，首推石屏、叔川两先生。两先生俱猛勇坚毅，冒死犯难不移其志，叔川先生尤能虚怀接物，遇事尽虑。使天假以年，勋业当在石屏先生之上也。夙志未酬，客死异城，伤已！先生为洛东公之第三子，兄伯暄、育风、弟叔陶，皆有隼名。男子子三：京甫、宣甫、湘甫。京甫有父风，早故。女子子二：长范华，创办大同女学。婿谢晓庄煜樵，亦有大勋于大同学校，皆能世先生者。先生生于清咸丰丙辰，卒于清光绪乙巳，春秋五十。

(《新化大同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

^① 据周叔川孙周良霄同志回忆，在《时荣周氏族谱》中收有陈天华为周叔川所写的传记。其中说到周叔川东渡日本后，参加同盟会，孙、黄委以长江上游招讨使的职务（谭人凤为副）。当时正是日俄战后，东北局势严重，周叔川拟前赴东三省考察。至神户，因肝癌病逝。周叔川读书求致用，不屑科举。从他的藏书看，他早年的思想多受王（船山）顾（炎武）的影响。蔡锷少时，曾经受过周叔川的赏识和资助。

风雨楼痛语

秋宗章 撰

编者按：本文系绍兴葛玲琍同志由家藏资料中抄出。今据以刊载，供研究秋瑾史事之参考。

先君居官，以清廉著，鹤俸所积，原非丰裕。脱令子姓力保先畴，兢兢业业，犹可毋虑冻馁。既丁和济之变，则一败涂地。资产荡然，异地不可久留，乃摒挡作归计。罗掘所有，得数百金。挟先君灵柩，于癸卯五月旋里。犹忆成行之先日，予偕侄辈往王宅谒姊辞行。姊虽不作儿女子态，顾骨肉远离，相逢无日，亦不禁黯然。临歧，丁宁频数，予辈惟含泪应之。归途道经湘潭厘局，追惟先人宦辙以及儿时游钓之所，益为怅触。今兹事隔三十年，回首前尘，犹恍然在目也。

自予家归里后，姊婿子芳入资为小京官，携眷北上。当是时，清廷失纲，亲贵用事，值甲午、庚子两次丧师辱国，赔款兆亿。累卵之危，岌岌不可终日，而君酣臣嬉，泄泄沓沓，犹不知振作。姊目击心伤，思以改革为己任，新书新报，靡不浏览。所受刺激既深，持论亦益烈。稠人广坐，议论风发，豪情胜慨，不可一世。尝摄舞剑小像，又作宝刀歌、剑歌以见志。和者甚众。桐城吴芝瑛女士者，挚甫先生汝纶犹女，为梁谿廉惠卿德配。惠卿官户部郎中，偕居京邸。女士幼承家学，尤精八法，诗文转为书名所掩。于时人少所许可，邂逅论交，独倾倒于姊，结金兰之契。女士稍长，姊之。两情爱好，不啻同怀。居处密迩，过从酬唱无虚日，惜随手散佚，稿已不可

得见。姊之思想既甚变迁，乃首创男女平权之说，尝语女士曰：“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日志士倡言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女士然之。惟以凡所云锋芒太露，足令腐儒掩耳，骇世警俗，时时戒以慎言。姐曰：“吾所持宗旨如此，异日女学大兴，数十年后必能达吾目的，然不有倡之，谁与赓续也。”女士深佩之。

于是有东渡留学之志，而子芳不善之，靳弗与资。姐遂脱簪珥，谋学费，勉强成行。京师相识诸姐妹，先期置酒城南陶然亭为祖帐。此光绪三十年秋间事也。会宁河某君（疑即王照，字小航，宁河人，戊戌以礼部主事言事，超擢候补四品京堂。政变避日，复潜行归国。在京闻沈荇被逮而死，虑亦不免，乃至步军统领衙门投案，下刑部狱）以戊戌事自首，系刑部狱。姐闻之，乃分其金以应急。展转达狱中，属勿告姓名。逾宁河遇赦出狱（西后下诏赦党人。王照出狱，复原官）始知之。而姐已东行。宁河寓书谢之。事后语人日，辄为流泪。然姐与宁河初不相识也。某女士赠诗有云：“隐娘侠气原仙客，良玉英风岂女儿”二语，为能仿佛其生平云（见芝瑛女士撰《秋女侠遗事》）。

姐抵日本后，初入预备学校补习日文。以资斧未充，利在速成，故所习倍常程。明年乙巳，考入实践女学校肄业。是夏，孙中山先生赴日，夏正六月二十三日，东京留学生开欢迎会于富士见楼，到者甚众。旋开同盟会预备会于饭田町程家柅寓宅，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为誓词。次日开成立会于赤坂区桧町内田良平之宅。越数日，又在灵南阪子爵阪本金弥宅开干部选举会，推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其职权如协理），汪兆铭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总长。各省分会置分会长一人。姐被推为浙江分会长（见《太平杂

志》田桐撰《革命闲话》)。事为清廷所闻，与日政府交涉。由文部省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留学生群起而争，陈天华以蹈海死，众人益奔走相告，相率罢课。一部归国者，在上海创立中国公学。而驻日公使收买若干不肖学生为间谍(时公使为杨枢)，刺探学生虚实。姐既深憾帝国主义之压迫，又亟欲返国为革命实地工作，乃于丙午春间归国。道经上海，晤吴芝瑛，述其留学艰苦状，出新得倭刀示之曰：“吾以弱女子只身走万里求学，往返者数，搭船只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殆。所赖以自卫者，惟此刀耳。”俄而行酒，酒罢，姐拔刀起舞，唱日本歌数章。芝瑛之女以风琴和之。歌声悲壮动人。翌日别去。两人自此遂不复见矣。

姐留东时，不废吟咏，然遗稿流传不多。所曾见者，惟《中国女报》所载五七律数首而已。如《感时》云：“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黄海舟中》云：“驰驱我梦中原马，破碎山河〔河〕女儿羞。”《感愤》云：“搏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均脍炙人口。又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有句云：“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亦足觐其胸襟。创办《中国女报》以前，曾与留日同志创《白话报》于东京，月出三册，每期约四十页，委托日人代印，鼓吹排满，论调最为露骨。与同盟会机关报之《民报》殊途同归。他人作品，类皆记名张禄，惟姐所撰白话论说，则直署真姓名，不稍隐讳。出版十余期，姐即回国，箱篋满贮是报。丁未之变，悉付丙丁。惟予髫龄好弄，爱其封面图画，曾向姐乞得数本。今犹存在。盖亦足为中国革命史中之纪念品矣。

清代光绪三十年，科举停废，各省广设学堂。然风气闭塞，人心顽固，不为社会所信任。且戊戌政变，一现昙花，新党攫祸至烈，前轸未远，可为殷鉴。是岁改革，疑非西后本意。事变以来，未可逆料。故子弟之入学堂者，不无戒心。予及两侄，初就外傅读于私

塾。姐闻之，不谓然也。自东贻书，命予入会稽县学堂。长次两侄，则入徐伯荪烈士手创之东浦热诚学堂。岁时通问，督趋甚至。原札均毁，今所存者，惟致大侄壬林之函（按此函为各文献所未收），虽非全璧，犹为手泽。今附后，以供众览。吉光片羽，弥足珍已。

附函原文。

壬林贤侄：入春接汝手书，尚为清楚，阅之甚喜。惟有白字，亦因中文程度尚浅之故。但虽入学堂，中文亦宜通达，断无丢去中文专学英文之理。但凡爱国之心，不可不有者。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心也。尚有两月之久，可专注意于中文。进学堂之后，即不能专集也。吾侄既兄弟二人俱喜进学堂，性情尚宜改良，不可如前之竞争。兄弟务必互相亲爱。待尊长须有礼。勿事游嬉。学堂之规则当遵守。若能循良勉学，为秋氏争荣光，方不虚生于人世。况侄年已成童，并非幼小。当知家计艰难，入不敷出。（下阙去）

姐就义惨状，知者甚多，毋庸殚述。且涉笔至此，心烦意乱，罔知所从，亦不忍追忆也。然自此案发生后，越中人士明知贵福之倒行逆施，大都噤若寒蝉，不敢仗义执言。而贵福则犹未悔祸，欲兴大狱，按照大通学生名册，命山、会两县一体查拿。或派差访饬，责令家属交出。又委山阴知县李君来余家搜查军火（事详后）。间阎骚扰，群情惶惑。城内居民稍有资产者，惧祸至之无日，相率迁避乡间，市廛银根，异常紧迫，钱业向杭垣调集现银十万元，以备缓急。浙抚张曾扬听信金壬之惑，复檄委候补道陈翼栋抵绍，会同查办。翼栋亦鹵莽灭裂者流，据匿名揭帖之言，带队擎枪，捣毁绍城同仁学堂，乘机抢掠，历二小时。搜无实据，乃将堂中董事拘至府署，将穷治之。于是教育界人士大哗，联名电诤。

上海《中外日报》于此事曾加以评鹭，颇能鞭辟入裹。略谓：“同仁学堂事，由吏役诬诈而起，非若妄杀秋某，枪毙学生，事关人命，激动公愤者可比。乃越人舍大而遗细，置豺狼不问，而问狐狸。即此以观，绍郡绅士之无人，更甚于他府矣。”

同时某报有署名佩韦者，致浙省绅界书，责备甚至。谓：“公等中于惧罹祸累之一念，而卒不敢异议。是不惟无义气、无热血，亦且眼小如豆，胆小如粟矣。是天下可鄙可怜之人，莫公等若也。”

又某报撰《卖友者之将来》一文，对于某某等之告密，冷嘲热讽，词严义正。略谓：“秋某之死，不死于侦探，而死于告密；不死于渺不相关之人，而死于素号开通、昕夕过从之人。彼其所以为此者，以畏株连之一念。故不惜牺牲一弱女子，以自丐其生，在彼固宜以为得计。虽然，彼其将来，果能见赦于官吏与否，殆尚有所不知。”舆论之激昂，可窥一斑。因摘录之，以见公道之未泯也。

浙抚张曾扬，既为满奴所蒙蔽，铸此大错，颇为舆情所不满，曾扬患之。乃于六月八日捏词电奏。略云：“获到金华、武义匪目，供出系大通学堂学生勾结起事。当由该府嵩守稟请札查。旋据绍兴府贵守稟称：大通学堂系逆匪徐锡麟所办。查阅江督、皖抚电钞徐匪供词，情节略同。当飭贵守昼夜来杭，面商一切；并札派常备军两队赴绍兴，会同贵守查办。又据绍郡绅士密稟：大通体育会女教员匪党秋瑾、吕鸿懋、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天左右起事。竺实党首。闻已纠约嵎匪万余人来郡，乘机起事等语。贵守当于初四日傍晚，率领军队，前往大通学校及嵎县公局搜查。该匪党胆敢开枪拒捕，兵队即开枪还击。毙匪数名，并获秋瑾及余匪十余人，起出后膛枪三十支、子弹数千粒。讯据秋瑾供认不讳。并查有悖逆亲笔字据。匪党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系胁从等语。由该守电

禀，当即覆电飭将秋瑾正法，仍搜捕未获余匪。其嵊县、金华等处军队后到，亦格毙匪首多名，捕拿匪党二十余名。余匪星散。杭州省城近已解严，目下尚称安谧。请代奏。扬庚。”查是年五月中旬，金华、武义等处，有九龙党刘耀勋开堂，乘机抢掠。驻衢巡防副将沈琪山于十八日率巡防队抵武义。二十三日与匪激战，拿获头目聂李唐、李嘉宾、李好江、李良金、李维伦、李何齐、陶思乾等。会同武义县知县钱宝谿禀报。初与大通学堂无涉。张电所谓勾结起事，诬陷罗织，不足为信。惟谓绍郡绅士密禀云云，则即前文所纪之劣衿某某等十人所为，确系实事。惜辛亥光复时，府廨档案已无此函，坐令反革命之土劣得以漏网，有余憾焉。

同时贵福亦有所谓安民告示，云：“大通学堂体育会事，前奉抚台密札：据金华府电禀：‘武义县获匪聂李唐等，供出党羽甚众。内有赵洪富、缙云人，在绍兴体育堂司帐。勾结大通学堂党羽，希图接应起事。’飭即密拿。当时密访，果有女匪秋瑾勾通竺绍康、王金发等图谋不轨消息。禀奉抚宪，派兵拿获。而秋瑾竟敢开枪拒捕。又在学堂内搜出九响快枪四十余支、十三响快枪一支，夹弄内搜出弹子六千多颗，又有悖逆论说，及伪造军制单字据。当堂提问时，秋瑾已承认不讳。并认竺绍康、王金发亦曾相识。拿获秋瑾时，在其手中夺得七响手枪一支，装有子弹。续奉抚台电：准安庆电：‘据徐锡麟之弟徐伟供：徐锡麟与秋瑾同主革命。’可见秋瑾图谋不轨，在在确有证据。此次正法，并无冤枉。民间均多误会意旨，合再明白示谕。现匪首秋瑾已经正法。竺、王两匪在逃。如有能拿获竺绍康、王金发两匪，每获一名，赏一千块洋钱。如有来府报信以致拿获，每获一名，赏五百块洋钱。至于学堂乃是奉旨开办，学生乃国家所培养。断不能因大通学堂之故，概以大通学堂例之。如有不肖之徒，敢与学生为难，一经本府知悉，定当重惩不贷。”凡所云

云，桀犬吠尧，闻之令人发指。沪上报纸，如《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大声疾呼，昌言无忌，指斥贵福罪恶，不留余地。贵福欲以一手掩盖天下耳目，故有此示。惟是民愚可畏，虽在专制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张曾扬与贵福内惭衮影，外顾清议，卒致不安于位。未几曾扬调晋，贵福亦调安徽宁国府。

皖人习闻贵福之悖谬，一致拒绝，不克履新。卒清之世，蹭蹬终身。顾犹不自咎责，强颜语人，憾及秋氏。入民国后，易姓名为赵景祺，钻营入仕。此獠不杀，诚不能不疑于天道矣。

六月六日先姐就义之耗既播，桐城吴芝瑛女士首为作传。旬日后又记其遗事。且谓：“罪人不孥，古有明训。吾与女士有一日之雅，又能道其平生。愿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望当道负立宪之责任者，开一面之网，伤属保全无辜。勿再罗织，成此莫须有之狱，诬以种种之罪状，使死者魂魄尚为之不安。此余既为之传，而又纪其遗事之微意也。”

所撰祭文，亦极沉痛。其辞曰：“呜呼！君之死，天下冤之，莫不切齿痛心于官吏之残暴也。吾意大厦将倾，摧楹折栋者，又嫉然交错于其间，其非一人所能支者，明矣。尼父以至圣之才，怀济世之志，尚不能挽衰周风靡势削之运。今时已将矣，澜已冽矣，君固英杰，奈之何哉。设不幸徼斯阴霾惨毒之冤，恐数载后，同是奴虏耳。生人之类，修名讳恶久矣。浙帅甘冒不韪，完志节，成其千秋不朽之名，虽曰害之，其实爱之，此仁人之用心也。反常移性者，欲也。触情纵欲者，禽兽也。以浙帅之贤，岂嗜欲之流、禽兽之类欤？意者，抑君礼祀以求之哉？”

此外，徐寄尘女士之祭文、天僊生之哀词，均传诵一时，文长不录。

尔时民间传说一异事，迹近误会，而言者凿凿，一若信而有徵。据谓姐被逮后，系于请室。有某妇者，作奸犯科，禁锢终身，已不作重睹天日想。惟居狱中久，与狱吏渐习，狴犴以内，行止亦甚自由。所居适与姐为邻室，悯姐遭遇，调护甚至。相处两日，姐即就义。某妇闻之，哭失声。一夕，忽见姐入室，不言不语，厥态甚庄。良久始隐。狱中人皆亲见之。予谓此事或由心理幻化，要难凭信。厥后又闻湘潭王氏，亦闻堂屋发巨响，且有革履橐橐之声，通宵不绝。王氏大惧。百计禳解。其时甥男女辈，均为伊大母所抚养，乃抱两雏默祷之，请顾念襁褓物，勿为已甚。自此遂寂然无声。而姐孀子芳已先期辞官归湘，因悸致疾，翌岁捐馆。由斯言之，风车云马，英灵僥在，招魂剪纸，神其来归乎。

初，皖江发难之耗传至越中，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先姐逆料势将波及，亦曾早为之所。余家旧宅之西南隅有小楼，废置杂物，其下为姐卧室，平时扃键，人迹罕至。室后扶梯，隔以木板，有扉可以启闭。推去木板，则梯下黝黑，终年不见天日。而姐之秘密册籍以及往来函电，靡不贮藏于此。虽家人亦弗知之。比事亟，得溪女学学生吴珉女士犹居予家，乃助之移出，悉付丙丁。故后此满奴搜索，一无发现。惟以莫须有之事，锻炼成狱而已矣。

予五六龄时，先君官桂阳，闻哥老会有攻城之讯，先君已拼与城共存亡，惟念孺子无辜，不忍同归于尽。又以公然出走，民心惶扰，乃制黄布之袋，命予及诸侄各据其一，虱处其中。贼获辈作负米状，深夜肩之而出。既而事定，终亦无恙。此予命官初次所遭糜蜎也。

复次，则为丁未六日之事矣。予家所藏革命文件，既已尽数销毁。先姐以为脱然无累，犹存万一之想。且以光复军草创伊始，基础粗定。即此些微胚胎，萌发已非易易，雅不欲萎于俄顷。抑先姐

生平胆大气豪，尝喜冒险，以是迟未果行。藉令畏葸苟全，洁身以去，则徐烈士皖江发难之日，以至六六之变，相距一旬，时日从容，早可就道，宁致构会乎。

是岁六月初三，阴雨未霁，予家方有私奠，姐亦与焉。饭后围坐晏语，不殊畴昔。俄而先兄招余入密室。诏之曰：“少顷予往峡山村张时帆家（时帆为先兄之妻弟），汝第言乡间集资报赛，亦欲偕行，余佯未许，汝则固请，然后同往。顾情景宜逼真，毋留罅隙，致滋疑窦，否则不汝贷也。”予闻言大震。盖先兄性严重，曾授予读，夙畏惮之。亟唯诺如命，颇讶是事之突兀，亦不解胡由出此。既退，兄遂扬言命仆夫雇小舟，将往峡山践观赛之约。予知旨，立请同行。兄初弗应，予请益力。姐佯为缓颊曰：“弟方暑假，家居无事，童年好嬉，毋拂其意。盍破例挈往一游乎！”兄闻语勉诺，予亦雀跃。嗟乎！同气女兄，此别遂成永诀。追维畴昔，有余恫矣。

予既偕兄乘舟以行，风雨凄其，相对默默。橹声欸乃，若助太息。天夺其魄，局中人犹不悟大祸之迫于眉睫也。

峡山村距郡城二十里，日晡而至。嫂氏挈侄辈方归宁母家，睹予兄弟不速而至，良以为怪，兄亟与耳语，嫂亦无辞。翌日，延一乡人何姓者，晋城探音耗。始知大通学校被抄，姐已就逮。且有收系家属之谣。事不可测，兄既惊且痛，苦无术营救。吾侪居此，复非安全之所，即晚匆匆他适。此一页奔波小史遂初展序幕矣。

距峡山村八里，有镇曰滴渚，为山阴诸暨两邑往来孔道。人烟稠密，市集繁盛，称越郡西乡巨镇。离镇三里许，有宝寿禅寺，建于林莽间。自镇遥望，有山屏蔽，峰回路转，乃睹寺门。住持僧增法，年五十许，生性孤僻，不乐与人周旋。香火浸衰，赖有薄田百亩，山产称是。每岁所入，勉足自给。当光绪中叶，寺宇日就衰頹，先兄之妇翁曾为创议鸠资复修。故张氏遂为是寺护法檀那也。吾侪既审

峡山不可以久留，亟思迁避。顾满眼荆棘，无地容身，莽莽红尘，桃源何处，迟回审慎，行止未由自主，忽忆及宝寿禅寺，差可安顿。是日晚间九时，乃雇一脚划小船者往漓渚。舴艋一叶，共载兄嫂侄辈佣妇暨予凡七人。舟小不能回旋，局促若辕下驹。幸为途匪遥，历一小时抵埠。适遇大雨滂沱，都无雨具。除嫂氏及佣妇抱幼侄分乘肩舆外，诸人皆昏夜冒雨步行。道滑泥泞，不敢携烛笼，暗中摸索，逾越田塍，颠蹶者屢，衣履尽湿。鼓勇前进，久乃得达。剥啄寺门，则已闻讯前候。住持所居禅房，较为幽邃，昼间扃闭，谢绝游观。是晚迁让余等下榻。明旦晨兴，履湿不可纳足，姑著先兄庞大之黄色军履，履底缀蹄形之铁，著地橐橐有声，跬步不容妄动，先兄心绪拂逆，性益急躁，尝怒目斥责曰：“吾家遭兹奇祸，若曹未知死所，犹复泄泄沓沓，何无心肝乃尔。”坐是予及侄辈动辄得咎，噤不敢声，几如待决之囚，静待运命。

六月六日旁午，予家遣人来寺，密报先姐就义之耗。予侷童駭，初犹未审，既而睹余兄及嫂氏之饮泣，乃知已罹奇祸。于是兄哭，予及侄辈亦哭。又虑声闻于外，不敢号咷，但有呜咽。顾已为住持所闻，亟遣徒来告：“顷有客来寺随喜，察其形迹，疑是官中役吏，请稍留意。”兄闻之惧，亟强予等屏声静气以待。良久良久，始闻游客已去，喘息稍定。实则此寺为越郡大丛林之一，平时游人孔多，是日会逢其适，遂致自扰。然住持僧终以寺近市廛，不能终秘，脱有变故，悔将奚及。乃别为介绍，迁避于平水镇之广孝寺。在起程以前，予短衣窄袖，犹作学生装束。兄甚以为虑，为予假一土布短衫，袖长及膝，着之良不称体。俟黄昏人静，仍步行出寺，雇舟前往。同坐者，除兄嫂及一佣妇外，幼侄尚在襁褓，不能离母。长次两侄，则已别往诸暨避难，故未偕行。

漓渚距平水镇可七十里，一棹容与，舟行奇缓乌篷不启，蒸郁

异常。数日以来，予惊惧失态，几同傀儡。拳曲舟中，倚舷假寐，鼾声甫起，而蚊蚋扰人，俄即惊寤。少顷入睡，复知【如】之。一宵之中，精神肉体两受痛苦，为毕失【生】所永不能忘。颠沛流离，一至于此。谁为为之，孰令知【致】之，非贵福所赐欤！

夏夜苦短。昧爽，至平水镇。舍舟而陆，又步行十余里，乃至广孝寺。住持僧雪莲，慰藉良厚。寺有上下两院，下院爽塏，布置亦稍整洁，雪莲自居之。惟以渠有眷属，且生平好客，座上常满，良非善地。既为逋客，则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倘有人迹罕至之所，日与猿鹤共处，乃为得之。职是之由，则上院适符其选。两院相距才数百步，极为隐僻，中惟一龙钟老僧卓锡，盖即雪莲之阿闍梨也。此老僧者，自炊自食，既耄且聩，鲜与人交接，人亦遂淡忘之。予偕既至，辟室于东偏小楼，明窗净几，足慰日来奔波之苦。自先兄以次，人各茹素，食脱粟饭，以山中苦笋佐餐，间或易以醃蔬。论其甘美，不异粱肉。播迁之际，随遇而安，有此享受，已为乐土矣。

且住为佳，惊魂甫定，人亦劳止，迄可小康，逝者已矣。惟一念及予家近状，则为之机陞不安，又苦无从刺探。数日后，来一寄书邮，其人为城东某庵之带发修行女尼，法号德圆，年事已高，更不暇作他语，亟询消息如何。乃知贵福自围搜大通学堂后，犹复包藏祸心，疑军火别有藏匿之所，檄委山阴县知县李钟岳来予家抄查。番役密布，户闾为满，前后逻守，毋许出入。此辈倚势横行，视为利藪，耿耿欲逐，乘机乾没。赖李令贤明，躬亲弹压。每至一室，督同搜检，翻箱倒篋之际，仍守秩序，故无丝毫损失。时余家守宅者，胥为女流，惊惧失措，疑为籍没。李令睹状惻然，屡以温语慰藉。约炊许顷，迄无违禁证物发见，遂徒手去。或疑吾家门首将有发封之条，遣人密覘，则亦无有。于是家人咸颂李令贤明，感叹勿置。予兄闻之，稍以为慰。

惟贵福则因先姐系狱时，李令不能刑迫，抄查军火又劳而无功，憾其怙恩市义，将假他事严劾，以泄其忿；一面拟别遣酷吏来吾家，再度搜检，必获证物乃已。卒以人言籍籍，慑而中止。

李令目睹贵福之横暴，欲平反此狱，虑非其敌。居恒郁郁，卒未能平。未几，忽投环自尽，以谢邑人。居官清廉，几至不能归棹。噩耗既传，闻者太息。今西湖秋社，为设粟主附祀。崇功报德，俎豆馨香，灵爽烟熅，庶几来格乎。

于此有一事，今日思之，犹不幸中之大幸，向使当时发觉，则李令亦未能左袒，而予家毁矣。其事惟何，盖当李令搜查时，他室遍至，虽佣所居，亦难幸免。而西南隅之一角小楼，夙为先姐卧室者，则以地僻，独未□临，此中殆有天焉。姐平时有倭刀一柄、李朗宁手枪一枝，晚间置枕畔，昼则随身佩带，不须臾离，亦从未弃置，自无大碍。尚有莲蓬式九响手枪二杆，子弹数百发，藏于姐室衣橱内。又日文书籍及留东时所寄家书，均杂贮一藤筐，搁置后圃垂圯楼上。侥幸之幸，均未败露。非然者，瓜蔓之抄，贵福益当振振有词矣。

予家搜查，既无实据，方谓事态可渐和，詎杯蛇市虎，谣啄孔多。盛传官中将两次光顾。明知里巷谰言，未可据以为信，要不能不预筹防范。于是将莲蓬式之手枪，埋于后圃。掘一深坑，覆之以土，上植蔬菜，略无痕迹。其余书札函件，则夤夜焚毁，数宵乃毕。先姐手泽，遂悉付祖龙一炬，绝少留存。予尝于书笥寻捡殆遍，惟留东时寄壬林大侄之函（已录原函文于上）硕果仅存，然原书两纸，只得其半。

最可惜者，姐所撰精卫石弹词手稿四本，初意在《中国女报》出版两期，费绌停刊，搁置勿用。原稿第三本，遂亦误历此劫，余幸完好无缺。是或灵爽式凭，乃得幸免。予近发一宏愿，拟将所焚之稿，别为撰补，俾成完璧。异日付之剞劂，即以真迹上石，庶广流

传。

凡稍谙清代掌故者，于康雍乾三朝之文字狱，类多谈虎色变。盖明代遗民，眷怀故国，心伤左衽，既无力光复神州，其愤懑不平之气，一以托于著作。不幸事发，则严刑峻法，处以重典，牵累子姓，无或幸免。甚至文人学子，偶然吟咏，失于检点，触犯忌讳，往往为摺摭以闻，动膺惨戮。此种先例，指不胜数。

嘉道以还，士子深中科举之毒，无人敢蹈禁网，文字之狱渐罕。降及光宣之交，孙总理组织同盟会于东京，公然排满，不稍隐饰。其初清廷颇思绳厥祖武，穷治反侧。既而默察大局，知非压制所能奏功，则又翻然改图，力示宽大。自预备立宪之诏下，狐埋狐搯，益不能不有所顾忌。故徐烈士皖江发难之役，张之洞、袁世凯等皆尝力主严办，科以极刑，并夷九族，以为惩戒；独肃亲王善耆力争不可，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灃、贝子载振和之。徐之亲族遂得从宽免议。以此因缘，张曾扬与贵福于大通一案，纵有株连之心，而环境万难允许，虎头蛇尾，但能不了了之。脱令兹事发生于数十年间〔前〕清室鼎盛时期，吾族宁有噍类乎。

尔时，有一困难问题，耿耿于怀，不容翊置者，先大姐之灵柩是已。

当六月初旬，吾兄弟颠沛造次，已为亡命之客。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掩蔽无具，听其暴露。此则先兄引为大憾，而又责无旁贷者也。

会贵福去官，过去事已为社会人士所淡忘。先兄遂密雇夫役，移柩于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焉。

明年戊申，桐城吴芝瑛、石门徐寄尘两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窆窆之谋，卜兆西泠，营建莹地。董其事者，为芝瑛之夫无锡廉惠卿先生。先兄至杭会葬，于灵柩过断桥时，及安窆后，各摄一影，留为

纪念。墓成，芝瑛女士自书“乌乎！鉴湖女侠秋瑾之墓”。饒勒贞珉，立于墓门。寄尘女士撰墓志铭，亦由芝瑛女士书之，石印成册，分贻朋好。论者谓其事其人及书法足称三绝，盖非过誉也。

崇阡卜吉，奉奠礼成，久土为安，永固魂魄，意谓可以无事矣。讵知轩然大波，转瞬即起。有满御史常徽者，忽奏请平墓。词连南中首事诸人，吴徐两女士均未能免。两江总督端方，于惠卿伉俪，夙相推重。芝瑛女士知其人金石癖，賂以初拓牌〔碑〕板数种，值价巨万，为外间所不经见。端方大悦，力任昭雪。而美国传教士麦美德女士，尤为奔走斡旋，幸未根治。惟平墓则事在必行。先从父青士公为官黑龙江提法司，先兄以迫于境遇，往依之谋升斗。浙抚增韞，故与从父有旧，贻书龙江，促家族迁葬。先兄不敢抗，间关万里，遣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①

招魂致祭，设座荐亡，孀妇孤儿，凄惶可想。大侄壬林，童年失怙，星速奔丧。次三两侄，虽有〔在〕髻龄，如雪麻衣，亦知哭父。斯时吾家猝遭变故，家运艰危，自顾不遑，奚暇及他。湘中所遣干役，在势不能不令其暂待。行期屡易，直至九月中旬，始克扶柩起程。辞灵祖奠，草草举行。追维两三年间，兄弟姐妹物故。在逝者一棺附身，万事都已。而生者自念，情何以堪。李后主有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亶其然乎。

邑人阿金、嵎人阿富，佚其姓氏。均大通学堂工役。阿金掌舟子。畴昔先姐自堂返宅，间亦奔骑而舟，胥由阿金执役。自丁未之变，两人均乘间遁免，不知流离何所。宣统二年秋间，忽偕至余家候起居。语及前事，于邑不胜。此辈细人，忠款乃尔尔，以视得鱼忘筌者，诚有间矣。

^① 以下似有脱漏。

辛亥八月，武昌起义，浙省相继光复。缅怀死难诸先烈，愿捐顶踵，誓扫妖氛，或丧先軫之元，或埋宏莛〔莛弘〕之血，见危授命，视死如归。不有表彰，奚资矜式。于是浙省当道，徇地方士绅之请，有营建秋墓之议。派员往湘，专司其事。湘潭王氏初以惊动先灵为辞，拒绝迁葬，浙中人士则以先姐归正首丘，宜瘞故土，争之甚烈。几经平定，卒得启穴归榑。仍就西泠桥旧址，筑茔安葬。三尺桐棺，迁徙频数，至是乃佳城永固焉。

湘人刘典，咸丰间以诸生从戎，随左宗棠转战皖赣有功，官至广东巡抚，卒谥果敏，建祠西湖。光复后，刘典过去历史，与革命旨趣不合，未便崇祀，没收入官。海盐朱介人（瑞）都督浙江，以刘祠适近秋墓，乃拨给秋社，改为鉴湖女侠祠。社长徐寄尘女士擘画经营，规模粗具。当齐耀珊长浙时，刘氏子姓夤缘北政府内务部，咨请省署发还。惟以祠旁隙地已建秋墓，视为刘氏捐助，仍从其旧。浙人闻之大哗。赖省议会诸议员提案力争，始得打销。孙传芳据浙，又一度归刘氏。直至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复得收回。

予客皖江十稔，居乡之日至罕，于此事【底】蕴不甚了了。曾以询之徐女士，然女士当时适有粤东之行，据友人告及，方悉其事。亦无案牘可稽，爰就耳【闻】所及，志之如此。至于详细之记载，当俟诸异日焉。

西湖秋社甫经成立，而鉴湖秋社亦居然接踵而起。局外人观察，以谓越中为先姐桑梓之乡，又为成仁之地，神州光复，革命告成，邦人士追维先烈创业之艰，死事之烈，千秋禋祀，礼亦宜之。庸讵知内幕实为一滑稽可笑之剧，其作用迥非若是之简单也。

先是漓渚镇之宝寿寺，即吾侪丁未岁六月一度避难之所，寺产无多，而觊觎者大有人在。果焉民元之夏，有人假借佛教会名义，图谋兼并。事机不密，为住持僧增法所闻，既惊且惧，丐诸镇中诸

檀越为助。有张某者，夙工心计，阴念此事非出奇制胜，决难瓦全。彼辈既挟佛教会名义而来，在法，此间当以更大名义拒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庶其有济。遂号早[召]于众曰：昔秋女侠尝游宝寿禅寺，爱其景物萧旷，流连不忍遽去。雪泥鸿爪，大是有缘。设为人攘窃以去，非唯住持僧之责，抑亦护法者之羞也。为今之计，宜于寺中附设鉴湖秋社，纪念先烈，即所以保存兹寺。一举两得，无逾于此，诸君以为何如。众拊掌称善。议遂定。实则先姐生前游踪曾否至寺，既未能起九京而问之，亦只能任若辈假名以行己耳。

增法于兹事有利无害，自所乐从。乃由地方绅士联名呈请官厅立案。仓卒筹备，瞬即就绪。于寺中左偏辟静室，正中设一神龛，位置栗主。先大兄祿绩、前任山阴县知县李钟岳、河南烈士程毅均附祀祠焉。

夏六月六日，迎主入祠，巡行全市。一切仪仗，悉仿丧葬。突梯滑稽，直同儿戏。绍兴民团统带何悲夫(旦)率部一排、军乐一队，前往参加。增法节瓶钵余资，备素肴款客，所费亦达百金。席间，悲夫质发起诸人曰：“越郡创设秋社，不让西湖秋社专美于前，诚为当务之急。顾社址宜居城市，交通较便，庶使四乡人士之来祠崇拜者，无跋涉之劳。曷为附设于此荒僻之禅宇，致令游人裹足。事先又无宣传，不容他人妄参末议。草草成礼，终嫌褻渎。不佞景仰先烈，虽明知之，亦复躬预其盛，不知诸公何以教我。”主其事者闻之，顾而言他，乱以他语。悲夫遂置之不问。然而寺僧之计，则已售矣。

栗主入祠典礼告成，寺门乃悬一铅质黑底白字之牌，大书“鉴湖秋社”，借为护符。事果奇效，彼垂涎寺产者，已杜妄想。然赵孟所贵，赵孟能贱，原为人之恒情，比丘何知，胡能例外。彼其立社之

初,无非借秋社之名为保产之计。事过境迁,于清净佛地,设此不伦不类之秋社(僧人势利,固有此想,非笔者厚诬也),已极痛心疾首;且增法为人异常怪癖,于兴建水陆道场,在他寺借此沾润,求之不得者,而增法拒之惟恐不速。个性如此,则秋社之难持久,早在吾人意计之中。

翌岁六月六日,为先姐就义六周年纪念。鉴湖秋社诸社员,已淡然忘之,不再举行祀典。顾名思义,立社之本旨云何,恐亦将哑然失笑。后此吾尝往寺调察,所设神龛,蛛网密□,尘霾积封,已如荒废古刹,终岁不见人迹。寺门所悬秋社之牌,久为住持撤去。所谓“鉴湖秋社”,固已形存实亡。增法圆寂,继承衣钵者为其再传弟子。恐无几时,此社将自然消灭。数方栗主,或将视为舆薪而拉杂摧烧之矣。可慨也夫!

当吾越光复时,嵊县王季高首先率部入城,易帜响应。事定,遂为绍兴军政分府都督。有邑人章某者,挟申韩术,曾居浙抚张曾扬幕府,微闻丁亥大通之狱,实左右之。事无佐证,章固弗承也。季高既主越政,籍没其家。章机警,先期免脱。季高因于入官之产,拨回二十亩,为先姐永久祀产。由大侄负责保管,永以为例。

未久,季高下野。越年而有二次革命,时局变迁,祀产幸尚无恙。民国四年,章某以袁世凯之力,获充财部秘书,权势炙手可热,旧产先后璧还,惟祠田则颇难借口。值先从父青士公方任约法会议议员,侨居燕京。章乃浼乡人关说,愿为大侄谋一善地作交换。侄初不许,继念彼居要津,势不能敌,国民党方为袁氏非法解散,党员星散,无可诉语,只能勉诺。章既躊躇满志,所谓交换条件,则已食言而肥。大侄本无意于此,任其玩弄手法,第一笑置之而已。

叙述至此,忽忆尚有数事,为前文所未及,因补志之。

先君好饮,予兄弟姐妹四人,秉此遗传,亦恋良醪。忆丙午之

冬，岁已云暮，大雪竟日，积至盈尺，室内呵气成冰，冷不可耐。姐温酒消寒，独酌无俚。瞥睹予及一侄午桥在侧，因笑谓曰：“尔辈能饮乎？”曰：“可。”姐戏取案上二巨盏，各容酒半斤许，引满之，命予等作鲸饮。一吸而尽。姐莞尔曰：“犹有余勇可嘉否。”予年少好胜，强应之。复浮一大白。幸无醉态。而午桥则玉山颓矣。后此每举以为谐谑之资云。

先姐赋性质直，胸无宿物，眉宇间含英气，双瞳尤奕奕有神。待人接物，必信必忠。生平不尚狙诈，亦不乐人谄谀。予幼时与侄辈嬉，间作妄语，辄遭呵斥，以故恭畏惮之。

犹忆河南程烈士毅，时任职大通学堂。某日来予家，不知是何过失，为姐所责。严词诋诃，不留余地。烈士唯唯引咎，不敢辨白。及午餐后，携余手游于户外，谑浪笑敖，犹有童心，前事俄已忘却。固由烈士天性纯挚为不可及，抑亦先姐胸襟坦白，所以感人也。

予于烈士最为审熟，尝见其着黄色斜纹军服，镀金之钮，熠熠生光，剪发蓄小髭，肤色黄黑，身材中等，声容笑貌，宛在目中。丁未之变，烈士禁于囹圄，闻耗较晚，惊起跳浪〔踉〕若中狂痫，不食不饮，卒致瘐毙。今“西湖秋社”奉其栗主附祀。社会鲜知其人，因纪其崖略如此。

贵福知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李钟岳，既忤以旨被迫自尽，而会稽县知县李瑞年，则于大通之狱，实终始之，能得贵欢。李福建建瓯人，在沈金鉴长浙时，檄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剑丞先生（定一）通电反对，指为秋案祸首。未克履新，调任富阳。洎革命军底定东南，曾一度归籍。未久，复还寓武林。闻官囊充牣，已于杭市置产，作终老是乡计。此君子清室为忠臣，于民国为能吏。浮沉随俗，出处何〔无〕常，诚识时务之俊杰矣。

先姐平时手不释卷，著作等身，然经丁未案后，散佚殆尽。王

芷馥君编先姐诗词，仅收诗八十七题、词三十八阕。龚味荪先生之编虽云较多，然亦只收诗一百零九题、词三十八阕、歌一首而已。长沙秋瑾烈士纪念委员会于民国二年在长沙刊先姐遗稿，多于龚编诗一首。即王灿芝编本，收诗一百一十一题、断句十一、词三十九阕、歌三首、杂文八篇、译文一篇，虽云大备，但亦阙失者多矣。故予近二十年来，随处索求，复得先姐手稿弹词精卫石一篇（此文曾于坊间见刊本，然非先姐原稿，系知其事而伪撰假托先姐所作也）、信札十三通、诗卅八首、词廿阕、歌三首、联语一。仅〔谨〕将原稿什袭而藏外，又录副以附本书之后。全璧之求，当俟之于他日焉。

民国廿年四月秋宗章脱稿于和畅堂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44 号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100080

近代史資料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

编者说明

《近代史资料》自 1954 年创刊至 1958 年末，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印行 23 期；1959 年以后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实际成为不定期刊物，至 1964 年止，共出版 12 期。1978 年复刊后仍由中华书局出版，现已出版 6 期（总 36 号——总 41 号）。自 1981 年第 1 期（总 44 号）起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已交中华书局的总 42 号、总 43 号仍由原出版社出版。我们希望今后成为定期刊物，年出四期。

编辑凡例

- 一、原始资料，不拘正文或原注，均酌量选录或删节，但不作内容和文字上的改动。
- 二、编者在每篇资料之前酌加按语，说明其来源、原作者立场与参考时应注意之处。
- 三、资料中残缺之字，以□代之。资料中错字、别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简单注释，均加在正文之内以○号标明。较长的注释列在正文外，以阳文①、②……号标明。佚文的增补以【】号标明。
- 四、编者按语和校勘、注释只以编者所知为限，不知者阙之。
- 五、纪年原文用阴历者，酌注公历；原文用公历，在1912年元旦以前者，酌注中历。

近代史资料

总 4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所发行
8.0.3 印刷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¹/₄印张 165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52 定价: 0.83元